



像摩纳哥王妃一样优雅

格蕾丝·凯利的真实人生

Grace Kelly

刘丽娜 王丹 作品

LIU LINA
WANG DAN
WORKS

从奥斯卡影后到摩纳哥王妃
格蕾丝·凯利，世界影迷的超级偶像
送给正在长大的灰姑娘们的励志读本

Grace Kelly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她是电影史上最昂贵的女人，亦如她的名字一样是优雅的代名词。26岁息影的她一生的定义是：美，就是女人与男人的童话。

——网友歌占K

当我对女性着装风格进行梳理时，我开始对标志性风格进行研究，而后我发现格蕾丝·凯利的风格在众人中独树一帜。

——时尚大师汤米·希尔费格

她是王妃，她以世界瞩目的明星身份嫁给了一个小国的国王，引来无数人的艳羡，而我却无比遗憾，一个给与世界这样多美好的女子，终于被一顶王冠囚禁了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事？

——网友若男

Grace Kelly



建议上架：生活时尚 | 魅力女性



ISBN 978-7-5436-7705-0
定价：29.80元



像摩纳哥王妃一样优雅

格蕾丝·凯利的真实人生

刘丽娜　王丹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摩纳哥王妃一样优雅——格雷斯·凯利的真实人生/ 刘丽娜、王丹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36-7705-0

Ⅰ. 像… Ⅱ. ①刘… ②王… Ⅲ. 女性 – 修养 – 通俗读物
Ⅳ. 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9658号

书　　名	像摩纳哥王妃一样优雅——格雷斯·凯利的真实人生
作　　者	刘丽娜　王　丹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邮编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0532）68068026　（0532）85814750（传真）
责任编辑	赵文生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乔　峰
文字校对	陈迎吉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10mm x 1000mm）
印　　张	14
字　　数	18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705-0
定　　价	2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68068629

格蕾丝•凯利的真实人生

从出生开始，她便与政治相联相系，而那个一生执著于荣耀与追求的父亲告诉她的人生哲理是："宝贝，一切都必须要经历过努力、执著与真诚的争取后，才能获得。"她的容貌光彩照人，她的人生绚丽多彩，她曾是一名仪态完美的女演员，更是一名超凡性感的女性，这一切在她进入欧洲皇室之后，成为了她人格魅力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所在。

你可以称她为摩纳哥的王妃，也可以视她为好莱坞的传奇银幕女神，更可以将她当成一个美国式的传奇——格蕾丝•凯利的优雅、时尚与教养、风度，都让她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法复制的经典人物。

如今，她依然是好莱坞影坛中的偶像巨星，从莎朗•斯通到玛多娜，再到格温妮丝•帕特洛，无数影星都在对她所特有的优雅风姿进行着刻意的模仿，期望可以凭借超越她来塑造出另一个时代经典，可惜，她们的尝试无一不是以绝望告终。

若你想要细数格蕾丝•凯利所经历过的别致人生，不如先从了解那些与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肯尼迪夫妇、夏尔•戴高乐、温斯顿•丘吉尔、伊丽莎白女王、温莎公爵夫妇——当然，这只是世界上曾经最具知名度的政治人物而已，而在演艺圈里，你则能看到，贾利•古柏、克拉克•盖博、加利•格兰特……

她的一生围绕着二战后的费城、百老汇，50年代的好莱坞，70年代的伦敦、巴黎与蒙特卡洛的上流社会生活展开。在聚光灯下、在社交场上，她面临过无数次的选择，同时也作出了选择，而她最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她一直在随遇而安，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从容应对，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不管是家庭还是管理国家，她都体现出了聪明睿智的一面。

她魅力四射，荣耀天下，凭借着自己的形象令摩纳哥从名声不佳者的最佳避难地，变成了如今的世界知名观光胜地；她冷艳却又典雅，就算去世多年也未曾被世人遗忘。许多人习惯于将她当成女神一样来缅怀、来回忆。但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位圣女，她与普通的女人一样，经历过情感的浪漫与波折，遭遇了如今许多孤独少女、家庭主妇、妻子与母亲曾经遭遇过的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两难境地。

她是灰姑娘，也是白雪公主，而且，她最终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王子，但最终结局是否如同格林童话一贯描述的一般，我们却不敢断言：幸不幸福，只有当事人才明白，我们只是看客，而她，也早已无法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

不要将她想象成圣女，因为在阅读中您也许会失望，我们的笔只能如同诗中所写的那样，帮助您“从一颗沙粒中窥见一个世界”——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所描写的有关这位美丽王妃的每一个生活片段，都有利于您看到她更完整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也许并不是您所喜闻乐见的，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上帝借这个看似完美的女人的人生，再一次向我们印证了这样的事实：

没有人可以生活得十全十美，但您却可以借助自我的力量，让它变得趋向于完美。

目 录

第一章 ■

源于家族的荣耀

我们可以毫不忌讳地说，一个女人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成长资本。正是因为父亲杰克·凯利孜孜不倦的努力，格蕾丝才有幸能够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她童年时期便已经见识过的事与物，更帮助塑造起了她日后优雅、从容的气质。

1．强有力的父亲，服从的母亲

时光飞逝，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些局外人再次回首观望格蕾丝·凯利的人生时，不得不承认：生活在这样一个被荣誉与奋斗充斥着的家庭中，是格蕾丝最终能够获得命运青睐的关键所在。

格蕾丝·凯利的父亲杰克·凯利在家族移居美国后，曾经向他人讲述过家族中的那些艰难时光："我们的祖居在爱尔兰一个名叫马约县的小农场中，19世纪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但是钱却很有限。在他看来，事情非常明显：他没有能力让所有的孩子都去学校接受

正规的教育。所以，在一天晚饭后，他不得不心情沉重地将所有的孩子都召集在一起：‘孩子们，我和你们的母亲打算让你们之中年龄最大的帕特去上学，其他的人则留在农场里面耕作，为你们的哥哥帕特的学费贡献出一丝的力量，这样，我们家至少会有一个念过书的知识人。’多年过去后，我的伯父学业有成，成为都柏林大学的教导主任，而我的父亲，约翰·亨利·凯利却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不过，你看，虽然上帝过去待我们不佳，但如今，他已经开始青睐于凯利家族了。”



格蕾丝与父母在一起

杰克·凯利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美国男人，这个地地道道的民主党人身高1.88米，曾是个职业军人，从事过拳击、双桨轻划艇等运动，并赢得过三枚奥运会金牌，甚至曾经一度想要进军政坛。这个浑身肌肉的男人不仅拥有着出色的幽默感，而且处处流露着领袖人物所需要的独特超凡魅力。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男人时时刻刻都在将自己当成人群中心，他期望能够支配一切，而其他人则只是他人生舞台上的配角。

杰克·凯利一共有9个哥哥，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更是整个家族宠爱的中心，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宠爱并没有让他养成娇纵的毛病，却令他拥有了爆棚的信心。当然，来自于哥哥们的帮助也使杰克·凯利有机会成为费城知名人士：在他从部队退役后，曾经一度陷入困境，他的哥哥

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大笔资金资助心爱的弟弟，帮助他建立起了凯利砖瓦建筑厂。这也正是杰克·凯利成功人生的开始。

在费城人看来，杰克·凯利绝对是当地的一个传奇人物，这种传奇绝不仅仅因为凯利家族出现了一位嫁入欧洲王室的王妃那么简单，更因为凯利家族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美国梦：只要努力，便没有什么不可能。原本出生低贱的凯利家族到杰克这一代，出现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帕特里克·亨利是一个极为有名的建筑承包商，费城的自由图书馆与市内许多雄伟的教堂与学校都是经他手承建的；沃尔特·凯利曾因创作出了轻歌舞剧《弗吉尼亚法官》而在美国闻名，同时，也因自身出色的表演与融入了个人特性相符合的独白，而被世人称为“美国最幽默的男人”。

当杰克发现自己的事业已然稳定时，他开始锲而不舍地追求那位自己所钟爱的姑娘：玛格丽特·马耶尔。她是一位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女性，拥有着良好的家教，同时与德国的贵族有着一定的联系。

杰克是在23岁时遇到玛格丽特的，多年以后，杰克依然可以回忆起两人相遇的那一瞬间：在位于费城的一家体育社交俱乐部中，一位拥有着金色头发、碧色眼睛的姑娘，正在与她的友人开怀大笑——当时的玛格丽特不过才14岁。在看到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之后，杰克坚信，这位拥有着娇美外表的健康少女同样也拥有着杰出的智慧与坚强的意志力。

不过，虽然杰克当时经常出没于游乐场所，精力充沛，而且处处洋溢着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与男性原始情欲的磁力，但是，玛格丽特依然没有注意到他：当时尚且年少的她正沉迷于自己作为本地最受欢迎的少女之一所带来的快乐之中，她可不希望与某一位异性建立稳定的关系，将这种被人追捧的美好氛围一手破坏掉。

玛格丽特认为，初次见面时，她和杰克两人都没有将彼此当成一回

事，但事实却证明她想错了：杰克不仅时不时地将她从俱乐部中接回家，甚至还会在放学时来接她。这位晚熟的姑娘一直认为，两人的正式约会是在二战结束，杰克从战场回到家中后才开始的。

中学毕业以后，玛格丽特考入了坦普尔大学攻读体育教育，后来成为当地第一位在男女同校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体育教育的女性。她是一位游泳冠军，而且拥有着出色的容貌。凭借着身体与外表的出色，她被选中为《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女郎。这些杰出的表现无疑更加深了杰克对她的占有欲望。

两人正式约会之后，杰克惊讶地发现，玛格丽特不仅外表出色、身材健美，而且厨艺极佳：她曾为他做过一顿丰盛的晚餐，这顿晚餐让他回忆起了自己所深爱的祖母，在童年时期，祖母烹饪的佳肴让他拥有了足够强健的体质，更让他留下了对稳定家庭生活的足够向往——毫无疑问，玛格



热爱运动的凯利家族

丽特的手艺让他更坚定了要娶她为妻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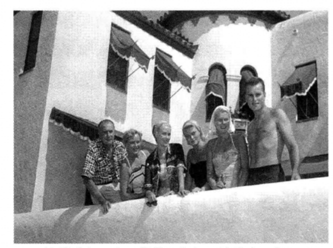
这段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顺利：虽然玛格丽特是杰克最理想的妻子人选，但是杰克依然选择了长跑恋爱，9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实现着身为男人的野心与抱负。当然，在自己的单身汉时代里，他还不断地以自己特有的男人魅力去寻花问柳。令人惊讶的是，玛格丽特最终原谅了杰克的作为，并认为，婚后的丈夫定会有所改变。于是，在1924年1月30日，玛格丽特与杰克最终站在上帝的面前宣誓将“效忠彼此”。

二人的婚后生活虽然甜蜜，但这种甜蜜并没有使杰克受到约束，相反，他比以往更热衷于到处去寻花问柳。此时的杰克不仅英俊而且富有，难免会令人想入非非。他刻意于优雅的举动与穿着，并时刻搜索着那些能够吸引自己注意力的女性，同时，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他愿意，那些女人就是他的。

婚后的某个圣诞节，他以每件150美元的价格，向当时最著名的女性用品公司伊丽莎白·阿登公司定购了多达27只、装满化妆品的手提袋，他将这些手袋分别赠送给27名不同的女性，而对方则无一例外都是他的情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她们皆以此为骄傲。

不过，大部分女性都不足以威胁到玛格丽特的“正室”地位，毕竟，在杰克心里，玛格丽特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玛格丽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是，当一位名叫埃伦·弗雷泽的上流社会的女人走入杰克的生活后，玛格丽特感受到了短暂的威胁：杰克曾经一度被埃伦所迷惑，她拥有着了不起的魅力，不仅富有、优雅而活泼，更善于逗人发笑，且为人可爱——面对这样一位几近十全十美的女性，杰克几乎要抛弃玛格丽特，转而投向埃伦的怀抱。

虽然这段恋情最终无果而终，可是，杰克·凯利对于女性的吸引与被吸引远远没有结束。玛格丽特也许曾经后悔过自己在众多男人中最终选择了杰克·凯利——毕竟，拥有这样一个热衷调情、有着过人魅力的男性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痛苦，你需要时时防备，以至于自己根本无从建立起与其他女性的友好关系。



格蕾丝与父亲、哥哥、姐姐、妹妹在一起。

关于丈夫的不忠，玛格丽特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有屈辱，可是，自始至终，这位坚强的女性都没有向外人言说过丈夫的一丝坏话，相反，她处处维护丈夫，帮助他在公众面前建立起爱家、负责的良好形象，同时还为他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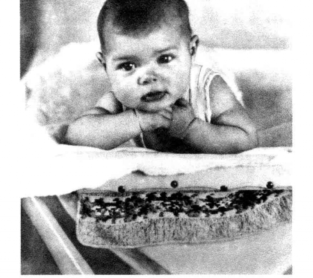
对于格蕾丝而言，父亲杰克的威严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哪怕她日后嫁入了欧洲皇室，这种服从父亲、爱戴父亲的行为依然没有任何减少，而且她毫无怨言地接受在父亲的人生中扮演顺从者的角色，就算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每逢提及父亲，她依然深怀爱意："我对他只怀有最美好的回忆。"母亲玛格丽特则是格蕾丝一生念念不忘的女性典范，在格蕾丝·凯利看来，自己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都是源自于母亲的精心培育，而不是来自于父亲的爱尔兰血统：她拥有着德国人一贯的坚忍不拔，同时还将家庭作为女性人生的重点。

2．爱上闪光灯带来的关注

格蕾丝·帕特里夏·凯利正好出生于世界金融历史上出现股市最大跌幅的1929年11月12日。凯利家族并不迷信股市，所以，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没有受到股市暴跌的影响。她是玛格丽特与杰克的第三个孩子：大姐佩吉生于1925年9月15日；哥哥约翰·凯尔生于1927年5月24日。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格蕾丝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幸福时光，一直到她的妹妹莉莎娜在1933年6月25日出生，才抢走了她身为家庭重心的所有美好。

在儿时，格蕾丝对小妹妹的出生一直抱着嫉妒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过去的四年里，家人所有的宠爱都汇集在她的身上，她总是会被母亲抱在膝上，在柔美的哼唱中入睡，可是，在莉莎娜出生后，这一特殊待遇立即成为了莉莎娜的专属。

当时的莉莎娜虽然年幼，却完全可以感受到来自于姐姐的嫉妒，当两人成年后，有人将格蕾丝形容成一个胆小、懦弱的孩子时，莉莎娜立即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格蕾丝其实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她将固执己见隐藏在自己温和的外表之下，而且总是有能力、有办法让他人认为她是需要帮助并乐于去伸手相助的人。



8个月大的格蕾丝·凯利

这样的尴尬在格蕾丝的人生中时时出现：虽然母亲对她的关注并不算少，但是毕竟还有另外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一位母亲的爱被平均分成四份，摊到格蕾丝的身上自然不会太多。而杰克则一直忙于扩展自我事业与野心，当他出现时，也总是将大部分的时光花费在唯一的儿子凯尔与他最珍爱的大女儿佩吉身上。

与格蕾丝年幼时的内敛有所不同，姐姐佩吉更加出色：她拥有着张扬的个性，热情奔放、诙谐风趣在她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当这些性格优势配合美丽的外表同时出现在一个女孩身上时，可想而知，这样的女孩必将被人宠爱。

佩吉的出色源自于父亲的宠爱有加。由于她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杰克总是对她另眼相看，她的一言一行都会让他夸耀半天，而且，他也丝毫不打算在其他孩子的面前遮掩自己对于大女儿的偏爱："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便是有了佩吉。"这对于生性敏感的格蕾丝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她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但是很明显，父亲并不曾将她看成是凯利家族中拥有成功潜质最大的那个孩



虽然身为父亲的杰克偏爱佩吉，但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格蕾丝与佩吉的合影中看出来：格蕾丝并没有哪点比佩吉差。

子。

对于这一点，我们很难去责怪凯利夫妇：格蕾丝在15岁以前表现得很一般，有时候，甚至极不像这个以“勇敢、健壮”出名的家庭中的一员：她不仅体弱多病，动辄感冒，而且总是将自己打扮得毫不起眼。看上去，她根本没有任何野心从其他孩子那里抢夺父母的疼爱。

1935年，杰克·凯利决定让自己的头上再增加一道“出色政治家”的光环，于是便参加了费城市长的竞选。与其他出色的政治家一样，杰克同样将自己那些充满了吸引力的可爱的孩子们当成了宣传活动的道具。有一次，他甚至设法搞了一次专门的记者招待会，同时，让他那些十分上相的孩子们陪同在自己的身边。

所有的新闻摄影师都将镜头瞄向了“父亲与孩子”的身上，先是佩吉，然后是凯尔，接下来的那个人是格蕾丝。格蕾丝表现得比自己的哥哥姐姐更加出色，她不仅轻松自如，而且充分地表达出了自己获得父亲关爱时的开心——精于公关宣传的杰克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这一瞬间，他将小格蕾丝高高举起，在半空中快乐地旋转着。闪光灯闪耀间，格蕾丝不仅体会到了父亲从未有过的专注与关爱，更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在照相机下，自己好像更容易赢得幸福。

虽然杰克的公关做得很出色，但是他依然在市长竞选中败北。后来，妻子玛格丽特坚持让他放弃从事紧张的政治活动，而他竟然罕见地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其实，细想之下便可知道，他这样做是明智的选择：他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砖瓦建筑商行总裁，他早已品味过了金钱、权力所带来的威望，再加上年轻时获得三枚奥运会金牌为他赢来的近乎英雄的地位，他的一生早已可以满足。相比之下，政治更加动荡不安，再缜密的心思也难保自己不被丑闻所袭击。

很明显，这次竞选的最大赢家是格蕾丝：她发现了一个能够吸引其他人的别致方法，这个方法不仅能够将她深爱的父亲留在自己身边，更能让所有人关注自己。

随后，父母将格蕾丝送到了位于雷文希尔的一家静思女修道院上学。修道院的生活枯燥而毫无乐趣，格蕾丝对这里虽然并不厌烦，但也不喜欢这里的沉闷气息。可贵的是，在这样的枯燥环境中，她依然可以很好地完成学业，并锻炼了自己更强大的内心世界。

在学校排练圣诞节的剧目时，修道院的老师正在发愁，到底应该安排谁来演出圣母玛利亚。当老师在每一个教室的窗前轻轻走过甄选时，一位拥有安详表情的女孩进入了她的眼帘：那个女孩不仅年轻美貌，且拥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随后，这个名叫格蕾丝的女孩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理所当然的圣母玛丽亚。

紧张的排练过后，格蕾丝正式登上了舞台。虽然初登舞台的她难免害羞腼腆，但是所有的观众都被她在聚光灯下的惊人美丽与出色表演所震撼，并爆发出了一阵接一阵的喝彩声。由此，格蕾丝发现，自己拥有了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爱好——站在聚光灯下生活。

她的表演天赋开始初露峥嵘：在11岁那年，她与费城老学院的一些演员在一起，演出了独幕戏剧《不要喂动物》。

演出之前，她害羞地将邀请函交给了父母，并以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们：自己期望他们能够到场。虽然杰克·凯利是一个对自我极为关注的人，但是，他依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格蕾丝的爱心，他少有地到场观看了格蕾丝的表演。

在格蕾丝成名后，身为父亲的杰克得以庆幸自己曾经观看过这一剧目：当时，扮演母亲的演员由于太过紧张，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台词与动

作，于是，扮演女儿的格蕾丝故意将自己的手提包弄丢，在捡回来的时候，她低声将台词告诉了对方。在看到了这一幕之后，杰克转身对妻子说："看！我们的格蕾丝成了台柱演员了！"

格蕾丝在台上的出色表演也让所有的成人为之惊讶：她那种全身心投入与善于领会导演意图的本领在11岁的小演员中极为罕见。随后，当地报纸打出了醒目的标题：杰克·凯利的女儿格蕾丝小姐经受了舞台照明灯的洗礼。

父亲的出席与热情鼓掌、媒体随后的大量报道，这些都让小小的格蕾丝越来越乐于享受这种由表演带来的关注，她开始对伯父沃尔特·凯利的职业产生巨大的兴趣，同时经常在与伯父相聚时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表演方面的问题。沃尔特起初以为，这只是侄女一时的兴致，因此总是好心地对她进行指导，他并没有料想到，自己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代巨星。

格蕾丝在11岁那年，正式向自己的父亲提出：以后想要当一名演员。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让父亲有些吃惊：按杰克的想法，女儿的人生应该完全由他来做主，她应该健康地成长，在成年后嫁入非富即贵之家，为他自己的成功再添上浓厚的一笔。不过这时的他并没有竭力反对：此时的格蕾丝还是一个孩子，她的人生还有很多可能，谁知道会不会有哪种可能冲淡了她想当"影后"的梦？

3．被纵容的多次爱恋

长到十来岁的格蕾丝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人，她不仅拥有着白皙光洁的皮肤，同时还有修长而匀称的四肢，更有着清澈明亮的蓝眼睛。从那时起，她的美丽便为父母与外人所惊讶。她深深地了解到了自己在外表上所占据的优势，同时利用细心的装扮，将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保持更优美的体型，格蕾丝一生都保持着严格的体型意识，坐下来时，她从来不会将双腿叠放，她给出的解释是："那样只会让我的腿肚变得肥胖起来。"虽然她曾经一度想要成为芭蕾舞演员，并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她的身高已达1.74米，显然不适合跳芭蕾舞，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在日后的生活中多次运用芭蕾舞中的优美动作：不管是与友人一起徜徉街头，还是独坐看夕阳，格蕾丝的双腿与手臂都显得极富表现力，她的每一个动作都体现出了流动着的优雅——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芭蕾梦想，而且在心中将自己当成了真正的首席芭蕾舞演员。

如果非要说格蕾丝的脸庞存在一些瑕疵的话，那就是她过于方正的下颌，对于这一缺点，她从很小便已经注意到了，在未得到专业人士指导的那些岁月里，她总是用领口遮盖起来或者稍微侧转一下自己的脸，以避免让自己给他人留下"方正脸"的印象。由此可见，她的审美能力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获得充分的磨砺。

凯利家一直居住于费城梅因莱恩高级住宅区里，美丽而年轻的格蕾丝自然在首次正式进入社交界前便已经拥有一定的恋爱经验了。她之所以能够如此纵容自己年少时的恋爱，实则源自于父母暗中的支持：杰克与玛格丽特在对女儿养育的同时，在两性问题上，表现出了当时家庭少有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建立于"门当户对"的基础上。

杰克与玛格丽特对女儿的宽容其实在美国极为常见：当某个家庭有女孩已到社交年龄时，全家人都会服从于这个女孩的社交活动。若是她在等某个男孩打来的电话，全家人在她未接到电话的那段时间里，都不能动电话：没有哪个人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妹妹、姐姐成为社交中心的，而那些在青春期中没有得到一个约会的女孩与其家庭成员则会沦为当地人的笑

柄。

当格蕾丝日渐长大，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与当地的名门贵公子进行社交的欲望时，杰克首次表达了自己对女儿感情生活的担忧：“我听说，你的一些好朋友已经开始约会了，难道你不想去吗？”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问话竟然罕见地引得格蕾丝发了脾气：“不，我不去，你以为我非要利用那种成人间的社交才能找得到约会的对象吗？”杰克看到女儿竟然表现出了例外的强硬，只好暂时放下了这一话题。

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担心，格蕾丝早就已经有了恋人，而且她的恋人在青春期处于频繁的更换中。在父亲明是发问、暗是鼓励的语气中，格蕾丝充分地利用了父母的放任态度，开始了与异性的频繁交往。

她的初恋如同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虽然感情纯真而又热烈，却并没有美好的结局。那个名叫哈珀·戴维斯·凯尔的男孩是格蕾丝的同班同学，他的父亲是费城一家汽车经销商，他拥有着出色的外表、迷人的风度、不俗的谈吐，这一切足以让他成为学校众多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格蕾丝对他有着深深的迷恋，这种迷恋让她第一次品味到真正的爱情味道。

很可惜的是，格蕾丝并没有将这段恋情持续下去，就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最美好的东西总是持续得最短。在父亲杰克发现自己那个美丽的女儿竟然深爱着一个小小的汽车经销商的儿子时，他不禁设想起了他们的未来：并不算富裕的生活，女儿的美丽也将被浪费。这一切让这个操纵欲望强烈的男人大为不满，在女儿陷入爱河一年后，杰克直接行使了他身为父亲的权力：他要求格蕾丝必须要与哈珀断绝恋爱关系，没有否则、没有但是，只有“必须”。

面对来自于父亲的权威，格蕾丝一方面为失去爱人而伤心，另一方面，却因为自己受到了父亲的关注而开心，她发觉，父亲还是非常爱她



杰克·凯利领导下的昌盛家族，左起依次为格蕾丝·凯利、佩吉·凯利、玛格丽特·凯利、杰克·凯利、凯尔·凯利，前排小姑娘为莉莎娜·凯利。

的——至少在此事上，她感受到了来自于父亲的关心——此后多年的时间里，格蕾丝的人生多次重复了这种盲目顺从父亲的模式。

在告别初恋以后，格蕾丝将目光投向了最为安全的范围：哥哥凯尔所在的救生员巡逻队中。对于这一组织，杰克·凯利不仅从财力上对他们进行了大力的支持，而且还经常会抽出时间，发挥自己在划船上的特长，与他们一起划船，同时督促他们之中那些最出色的年轻人到奥运会上大显身手。那时，格蕾丝经常去照顾那些在锻炼中精疲力竭的救生员，并给他们带去美味的三明治。

在对那些年轻的救生员们进行过观察之后，14岁的格蕾丝开始与其中

一个名叫比尔·达西的男孩开始约会，那时，比尔经常会开着他父亲的那辆1931年生产的折篷帕卡德车去接格蕾丝出来游玩。二人总是会去议会大厅里，那里经常举办舞会，这对相互倾心的情侣则总是随着优美的乐曲翩翩起舞。当时的比尔是所有男孩羡慕的对象：他的约会对象不仅美貌出众，而且拥有着苗条的身材、优雅的举止。相比于格蕾丝的初恋而言，身为救生员的比尔明显幸运得多，他俩的交往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格蕾丝对这段恋情不再有激情感觉时，她便发挥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果断特质，毅然断绝了与比尔的联系。

在费城，格蕾丝还与其他一些小伙子进行过短暂的约会，在经历了初恋的失败以后，格蕾丝一直在力求获得爱情的美好感受的同时，去争取父亲的赞许。考虑到父亲与哥哥都热爱运动，她在随后所挑选的多个约会对象，无一例外都是运动员。且不说这些恋情最终是因何种缘由分手的，但是这些恋爱对象对于格蕾丝的评价无一例外都极佳：她是一个出色的约会对象，总是会让男人感受到她的专注，令男人的自尊心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虽然她家境优良，但是却从来不会矫揉造作，更不会处处让别人以她为中心。这些美好的品质让每一个曾经与她约会过、恋爱过的男孩都拥有了一段值得炫耀的恋情。

可是，不管自己的约会对象如何出色，都无法满足格蕾丝的内心渴求：作为得到父亲关注与爱心最少的女儿，她在年少与青春时期明显具有“厄勒克特拉情结”——即俗称的“恋父情结”，她一直渴望寻找到一位父亲式的男人作为自己的男友。

当18岁的格蕾丝第一次遇到那个名为保罗·斯基尼·达马托的男人时，她丝毫没有顾及到对方比自己大6岁的事实，而且一反顺从约会对象的习惯，变得好斗而行为欠缺优雅起来：在格蕾丝看来，这个风度翩翩、

魅力十足的男人简直就是父亲的一个翻版，她渴望对方可以关注自己，并期望能够获得同样热烈的回应。

事实上，保罗并非善类，他是美国大西洋城里的一位传奇人物，不仅经营着多项合法的娱乐项目，更参与到了多种黑暗交易中。保罗这种善恶综合的个人形象并没有吓倒纯洁的格蕾丝。在格蕾丝看来，这些行为反而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加富有男子汉气概。好女孩总是会爱上坏男人，这是古今中外通行的恋爱准则，更何况，保罗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

格蕾丝向保罗发起了强烈的攻势，她年轻、美丽，单身一人，到处向人打听保罗的去向，而那些人多半会卖给她那个声名显赫的父亲一个面子，告诉她保罗在哪里。这种突如其来的艳遇让一向乐于猎艳的保罗受惊不轻：若对方是一个毫无名气的普通女孩，自己想必早已将其俘虏，可惜，眼前这个对自己大献殷勤的尤物，拥有一个权财两全的父亲，这使事情变得非常严重。

为了逃避格蕾丝的追求，保罗只得到处躲藏。有一次，保罗要举办一场酒会，杰克·凯利是他名单上的贵宾。在格蕾丝的强烈要求之下，杰克只得带她一起去赴宴——当然，他丝毫没有料想到女儿随后做出的举动。

整个酒会上，保罗一直在逃避着格蕾丝的“纠缠”，这个感情热烈而真挚的女孩丝毫不顾及他的妻子与孩子正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格蕾丝仿佛是在刻意地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追求一样，她的脸上洋溢着见到心爱之人的高兴。到最后，不堪其扰的保罗只好躲到了一个小房间里，并由一位侍女当他的眼睛，不断地观察着格蕾丝的去向。

格蕾丝不断地围绕着酒会打转，她的眼睛不断地搜索着那个比自己的父亲更具有强悍作风的男人，全然不顾他人对自己的招呼与年轻男孩的邀请。当杰克·凯利终于有时间从与其他客人的攀谈中抽出身来的时候，他

终于看到了自己那个以“优雅”出众的二女儿早已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笑柄，他迅速地走到女儿身边，以少有的严厉责骂了她一顿。格蕾丝带着破碎的心与满眶的眼泪，伤心地离开了宴会，此时，保罗才从小房间中走出来，长吁一口气：“她终于走了，终于走了！”

4．与政客家族的渊源

在告别了无法追逐心上人的痛苦之后，格蕾丝正好高中毕业了，为了散心，也为了看一看其他的国度有怎样的风景，她与一家人一起踏上了跨越大西洋旅行的航程。在船上，他们很幸运地遇到了肯尼迪家族。

肯尼迪家族同样是从爱尔兰移居到美国，在最初踏上这块自由之地时，他们同样贫穷。祖父帕特里克 · 约瑟夫从做搬运工入手，辛苦干活，一点一点地积蓄资金，在他的努力之下，肯尼迪家族的家境越来越好，并顺利成为了美国梦的另一个代言人。随后，他涉足政治，并成功竞选州议会议员，在与富家女结婚后，生下了儿子约瑟夫 · 肯尼迪。随后，这一孩子逐渐地在父亲的支持下，成长为全美国最年轻的银行董事长。后来，约瑟夫通过从事各种投资经营，赚了不少的钱，为了让四个儿子能够进入社交界，成为政坛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还将家迁往了繁华之都纽约。

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凯利家族与肯尼迪家族都是注定要相遇的：他们的孩子都拥有着出众的外表、富有生命力的健康体魄，父亲在教育他们成人的同时，还将大量的竞争精神灌输给他们。曾经有幸同时见过这两家的人往往会十分惊讶：他们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别人无法分辨到底谁是来自于哪个

家庭的。

可以说，杰克·凯利与约瑟夫·肯尼迪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党人兼政客，他们不仅头脑聪明、本领高强，更依靠着家族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了移民成功的神话。在美国这块崇尚强者的土地上，他们皆拥有极多的拥护者。他们同样高大英俊，一生风流不羁，魅力十足，并乐于对孩子进行严格的管教。两人早已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不容质疑的习惯，可以说，他们都是公众眼中的形象大师。

约瑟夫·肯尼迪的人生哲理是："你是做什么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人认为你是做什么的。"这样的人生信条同样出现在杰克·凯利的人生中。这两个男人都是颇有手腕的政治党人，却最终未能在党内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不过，政治上的失败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成功：他们是人生谋划家，更是极有能力的百万富翁，并下决心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期望与梦想倾注于孩子的身上。

当然，他们也同样难逃成功男人的恶习：乐于寻花问柳，他们的长期含辛茹苦的妻子在付出了青春与全部的爱心之后，却无法获得丈夫的青睐，致使她们不得不靠其他的追求来驱散各自人生中的寂寞：约瑟夫的妻子罗丝总是会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巴黎去参加时装发布会，将她对于丈夫的怨恨发泄在挥霍大量钱财购买高级时装上；玛格丽特乐于为女性健康中心工作，并以此来保持健康的体魄和苗条的身材。

可能两个家族之间的唯一不同是，肯尼迪家族最终在政治上一举成名，而凯利家族则一直未曾真正踏足政治，而是生活在金钱带来的满足之中。

不管怎样，反正，两个同是从爱尔兰移民至美国的家庭在大西洋上相遇了：他们的父亲乐于握手去一边聊一些成功男人之间的话题，母亲们则坐在咖啡厅里优雅地喝着咖啡，留下一群孩子在船上嬉戏。

凯尔·凯利很快和肯尼迪家的二儿子约翰·肯尼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不仅年龄相仿，而且兴趣也相同：都乐于从事运动与观赏美女。凯利当时对约翰·肯尼迪不停地说，他的妹妹是如此漂亮、如此迷人，而约翰·肯尼迪一边享受着当哥哥的荣耀，一边不断地望着在旁边玩耍的格蕾丝——在他第一眼看到这个美丽的女孩时，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迷人的人？

敏感的格蕾丝早已感受到了这种暗中萌芽的情愫，她并没有直接回应，对于她来说，这样的热烈眼神她早已拥有过无数。她只是一边暗暗地等待。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格蕾丝也只是将与约翰的交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毕竟，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在轮船上这短短的几天，而她也并没有做好长距离恋爱的准备。她对这个英俊的男孩当然同样抱有好感，可



与哥哥一同出行的格蕾丝

惜的是旅程是短暂的，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酝酿一份成熟的感情——很显然，一见钟情的确存在，只不过，双方因为一定的原因，并没有让这份恋情铺展开来。

当时，格蕾丝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对自己一见钟情的毛头小子在日后竟然会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总统之一。若他们在大西洋上能够将恋情展开，谁也不敢保证两人不会踏入婚姻的殿堂。

可惜的是，我们设想中的一切并没有发生，十几天的旅程过去之后，轮船到岸，两家人礼貌地彼此挥别，格蕾丝与约翰也只好就此告别——未能与格蕾丝深入交往，可能是约翰心中永远的遗憾。

5．被总统夫人嫉妒的人生

随后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约翰·肯尼迪与杰奎琳结了婚。杰奎琳同样是个令人敬佩的杰出女性，她不仅不甘于做成功男人幕后的女人，而且协助她的丈夫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1954年10月，杰奎琳第一次遇到了格蕾丝，并请她以好友的身份到医院去看望早已成为总统的肯尼迪，那一年，他由于背伤而到纽约曼哈顿的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为了让烦躁的肯尼迪开心一下，杰奎琳邀请格蕾丝一起到医院去安慰一下肯尼迪。

毫无疑问，杰奎琳在此时还不知道格蕾丝是肯尼迪一见钟情的对象，否则，她断然不会这样做：杰奎琳与妹妹一起向肯尼迪介绍说，医院里来了一位新的值夜班护士，而尴尬的格蕾丝则站在门口，进退两难。而当她踏入病房的那一刻，肯尼迪立即认出了她，两人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回忆再一次苏醒。格蕾丝不再拘谨，而肯尼迪的心情立即大好，两人开心地

聊了起来。杰奎琳对此极为惊讶：要知道，丈夫在生病之后，已经许久没有如此快乐过了。

1956年，格蕾丝正式嫁入摩纳哥王室，成为王妃，她的婚礼被全程播放，各大报刊上全是她与丈夫的婚纱照片。肯尼迪与杰奎琳坐在一起浏览新闻报道，在神情专注地端详了一番报刊上的照片后，他不满地皱起眉头说："那个站在她身边、与她结婚的，原本可能是我！"也正是因为这句话，让杰奎琳开始对格蕾丝反感了起来，再联想之前丈夫见到格蕾丝时的快乐，杰奎琳的嫉妒日益明显。

1961年5月，格蕾丝和兰尼埃应邀赴白宫，与肯尼迪总统和夫人共进午餐。依据正式的礼仪，杰奎琳应该以正式的规格穿小礼服、系黑领结，并以筵席结束后有跳舞的持续4小时的正式宴会来招待他们，但最终却改



成为王妃后的格蕾丝与丈夫一同访问美国，肯尼迪与杰奎琳对他们进行了招待。

为了只有80分钟的小型入座冷餐会——这意味着，一次正式的访问，被降级为一次非正式的访问，所以，不需要特地设国宴。这样的礼数不周在美国白宫极少出现，而格蕾丝也明显能够感受到，杰奎琳待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虽然当时已贵为王妃，可格蕾丝依然不安：到底是什么惹得总统夫人对自己如此冷淡？她万万没有想到，总统十几年前的一段暗恋竟然会让自己遭遇如此大的尴尬。

除了礼仪上的欠缺外，总统夫人个人的打扮也令人大失所望：虽然她依然身着名牌，但是那一天，她竟然披了一块上面印有小花的白色头巾，将自己的一头秀发包了起来，这让她看上去颇像戴了一顶水上运动员在表演过程中戴的印花橡胶浴帽。与之相比，格蕾丝的优雅与大方顿时光芒四射。

在宴会期间，格蕾丝与肯尼迪坐在了餐桌的一端，而杰奎琳和兰尼埃则坐在另一端。对这样的安排，杰奎琳满脸不悦，她不断地对着总统耳语，希望能让自己坐到他的身边，可最终她的愿望落空了。相比之下，格蕾丝却显得格外兴奋：她因为再次见到肯尼迪而激动不已，整个眼神始终都流露出对他的钦佩。此时，在格蕾丝看来，肯尼迪便是她的英雄：昔日的男友如今成为了美国的总统，她当然有理由欣喜若狂。

正当格蕾丝内心荡漾着激动时，肯尼迪突然转过身来问她："你穿的是纪梵希品牌的服装吗？"

格蕾丝有些惊讶："您真聪明，总统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哦，"他回答道，"既然时尚的重要性正在超越政治，新闻界关注杰奎琳的服饰胜过关注我的演讲，我也就变得内行起来喽。"

这短短的对话让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了一分，而坐在对面的杰奎琳则气愤得无以复加，在她看来，这是格蕾丝明显的挑衅。但事实上，格蕾丝

只是因为再次与肯尼迪相遇而欢心不已，所谓的挑衅根本就不存在。

格蕾丝后来曾经对媒体如此赞叹："（肯尼迪总统）为人之好，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就是一名典型的美国青年，可不是吗？他不仅英俊帅气，而且富于睿智，充满魅力……"赞誉之情溢于言表，令人不得不产生质疑：她是否后悔多年前没有抓住机遇嫁给肯尼迪？不管怎样，格蕾丝都非常高兴，在自己婚后还能与肯尼迪见面。

悲剧发生的那个早上，格蕾丝并没有意识到远在美国的达拉斯正上演着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幕：肯尼迪总统遇刺了。格蕾丝还记得，那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久未出门的她决定带着孩子们去嘉年华会游玩。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摩纳哥人，对方邀请她到打靶场里试一试运气。可怜的格蕾丝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已然中弹身亡，只是有求必应地手持步枪，摆出了一幅帅气的射击姿势。随后，第二天早晨，即肯尼迪遇刺的第二天，那张持枪照片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出现了。

她在伤心肯尼迪离世的同时，还要尽力让自己摆脱窘境：虽然她向新闻界发表了一则声明，并对那张照片的原委进行了解释，但是却丝毫无济于事：全世界的人都在批评她，只因为她在美国总统遇刺身亡的那天竟然手持步枪留影。当她与丈夫兰尼埃意识到了杰奎琳的敌对情绪后，他们选择了不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国葬，这下子，事情变得更严重了。

1963年12月3日，格蕾丝独自飞往华盛顿。她的首站是肯尼迪的下葬之处。站在总统的陵墓前，看着照片上那张英俊却再也看不到的脸，她不禁潸然泪下。随后，她带着自己精心为肯尼迪的两个孩子准备的玩具，一路直奔白宫，期望可以以此来获得杰奎琳的谅解，同时安慰彼此。可惜的是，杰奎琳明明白白地让他人告诉已贵为王妃的格蕾丝说：她不想见到她。

两人再次相会，是1966年4月18日于巴塞罗那的基督教会周日上。当

时，格蕾丝与兰尼埃已经结婚十年了，而肯尼迪也已去世多年，格蕾丝在知道了杰奎琳同样要出席这一节日时，不禁充满了幻想：如今，造成两人之间隔阂的人与物皆已不在，杰奎琳很可能会重新接纳自己。

在教会周日的开幕仪式上，格蕾丝乘坐马车，将自己打扮成了一名西班牙小姐前来赴会，她的美丽简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而杰奎琳则一袭马塔多服饰，骑在马背上，看起来绝对的美艳动人。现场再也没有谁能比这两位女性更能显得与众不同了，格蕾丝尽一切力量让自己显得不再那么出众，可是天赋使然，人们总是会拿她们不同的美丽来进行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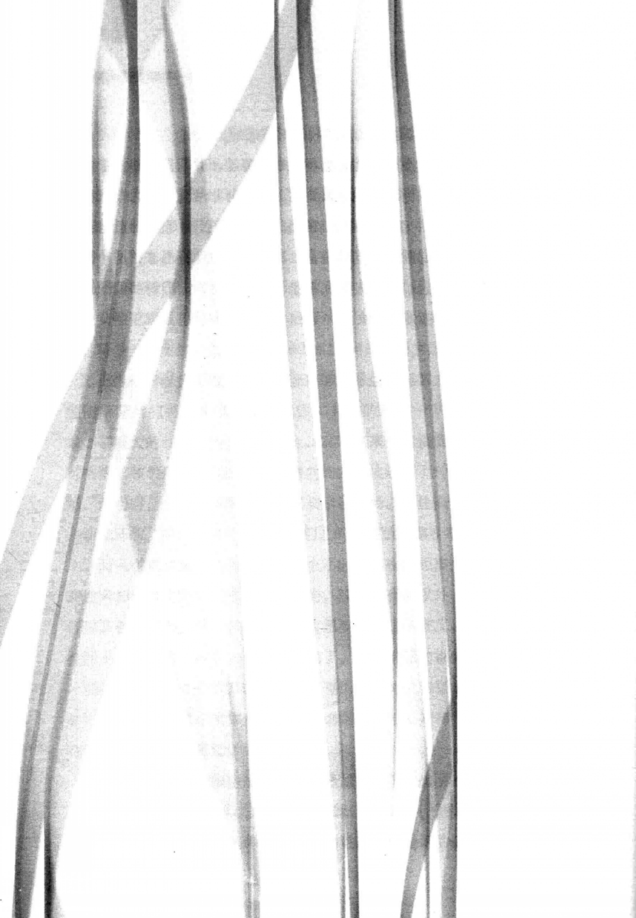
正当格蕾丝为了重新获得杰奎琳的好感而不断努力时，一场意外的发生使格蕾丝的美好期望化为了泡影。周日的最后一个夜晚，巴塞罗那市举办了盛大的红十字舞会。舞会上，有70名来自于权贵阶层的青年女子要对格蕾丝和兰尼埃进行觐见。格蕾丝和兰尼埃迟到了50分钟才抵达舞会现场，而当时，包括杰奎琳在内的贵宾早已到场。这让杰奎琳对这个抢尽了一切光环的“情敌”更加愤怒，她们之间的气氛立即变得冷若冰霜。

两人在贵宾桌边共同度过了两个小时，落座的距离仅有30厘米——这30厘米却成为了两人无法跨越的鸿沟，除了客套话以外，她们再也没有进行过其他的交流。格蕾丝曾不止一次想要打破这种窘况，但是看到冷若冰霜的杰奎琳，内心的胆怯又让她退缩了。一向敏感的媒体立即捕捉到了这一尴尬的局面，并在次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出一则题为“冷冰冰的对话”的消息，文中声称：“摩纳哥格蕾丝王妃和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红十字舞会上彼此无话可说。”

在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后，格蕾丝连忙给该报发出了一封信：“我很高兴可以与肯尼迪夫人再次见面，对于她，我一直十分钦佩和尊敬。如果说，那天晚上出现了什么冷淡或疲倦的话，那也是因为数十名摄影师你推

我搡，整个晚上都在毫不留情地追逐我们所造成的。”

但事实上，那一天杰奎琳真的是在为难格蕾丝，而不是如同格蕾丝事后所讲述的那样，是因为疲倦才导致如此。杰奎琳非常清楚，约翰·肯尼迪曾经深爱过格蕾丝，而约翰的父亲约瑟夫也曾经极度期望两家能够联姻。这对于素爱争强好胜的杰奎琳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打击，更是一种直接的愤怒：看到丈夫之前的恋人如此幸福、如此美丽，杰奎琳那可怜的自尊心与嫉妒心完全被激发了起来。



第二章 ■

女学生的奋斗

父母对格蕾丝抱以巨大的期望，若她当年被本宁顿大学录取，好莱坞历史上很可能会就此缺少一个著名的女演员——不能说幸或不幸，总之，格蕾丝有机会在成年之后，不受羁绊地去追寻自己的大银幕之梦了——当然，这个梦想的实现也并不简单，格蕾丝同样经历了艰难的历练。

1．力排众议，走向艺术

当格蕾丝与家人结束了英国之旅，回到了美国之后，伴随着海鸥的嘶叫与轮船的轰鸣声，格蕾丝知道，自己应该将心思放在未来与实现自我梦想上来了。

母亲玛格丽特非常失望地发现，格蕾丝并没有被本宁顿大学所录取，因为她在数学方面的能力有着明显的欠缺。而此时国内其他优秀大学皆已结束了招生，格蕾丝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困境。

可是，对待这样的困境，格蕾丝却并不烦恼，她一直对戏剧有着非同

一般的热爱，但是由于意识到父母都非常期待她能够考上大学，所以，她从来没有大胆提出过这一话题。如今，既然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人生选项之一，那么，她便有机会不受羁绊地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梦想了。

当她将这一计划告诉了父母时，杰克当然大发雷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要投身演艺生涯，而这样的选择他竟然丝毫不知情。但是回头想一下，自己的哥哥沃尔特·凯利同样是一名演员，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许，格蕾丝拥有他的部分天赋也说不定。于是，生平第一次，杰克向自己的哥哥请教女儿的未来，沃尔特对格蕾丝的叛逆选择有些惊讶，但他同样是一个离经叛道之人，在了解了事情的缘由之后，他果断地站在了格蕾丝的一边。沮丧的父亲第一次看到，女儿的人生竟然偏离了自己的左右，开始行驶向她独立的方向。

不过，格蕾丝的戏剧之梦并没有那么顺利实现。她选择报考了著名的美国戏剧艺术学院。这是全美最有名的专业演员培训学校，凯瑟琳·赫本、吉恩·蒂尔尼、柯克·道格拉斯和斯宾塞·特蕾西都曾经在那里就读。如今，这所学校已经为下一学期招足了学生，早已没有了多余的名额分配给另外的人。

格蕾丝平生第一次开始确切地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她怀念当时在闪光灯下获得的关注，她乐于享受在聚光灯的下面展示自己的美丽。她下定决心，不让任何障碍挡住自己冲向梦想的道路。

母亲玛格丽特看出了女儿的决心，她非常清楚，女儿主意已决，除了支持，她再也无法说出别的。她找到自己一位从前曾经当过演员的老朋友，在对方的帮助下，格蕾丝发挥了自己出色的口才，巧妙地说服了美国戏剧艺术学院的行政官员埃米尔·迪斯特尔给她提供一次面试的机会。

虽然格蕾丝从儿时便已经尝到了演艺的乐趣，同时也乐于不断地磨砺

自我技艺，但是，为了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已经有所准备，并发挥了自己的独家优势：她有一个以剧作荣获普利策奖的伯父——她不谙世故地在美国戏剧艺术学校的申请表上宣称："我期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戏剧演员，我坚信，有那么一天，我的伯父沃尔特·凯利将为我专门写作一个剧本，并亲自担任导演。"



此时的格蕾丝，美丽中不失稚气。

于是，在1947年8月20日那天，格蕾丝接受了美国戏剧学院专业老师的面试，虽然老师们对她那天表演中的表现不无微词，例如，她的嗓音过重，表现张力不足等，但最终，写在履历表旁的一句话说服了他们，并让他们相信，这个女孩日后终将有一番成就："沃尔特·凯利的侄女。"

格蕾丝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她欣喜若狂，到处向他人宣布自己将要踏出家门、独立生活。在巨大的欢乐之下，她仿佛失去了理智一般。在离开费城，准备奔赴曼哈顿开拓新生活的前一天，她去了一位好友家中。

那天正好下着滂沱大雨，女友的丈夫告诉她：整个下午，她的朋友都

不会回来。格蕾丝没有选择立即离开，而是留下来与他交谈。那是一个颇为可爱的男人，她不断地边说话，边端详着对方，或许是对方的某个动作触动了她的情欲神经，或许是双方互相倾慕已久——不管怎样，随后，她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童贞。

事情发生以后，格蕾丝快速地离开了女友的家，她开始慢慢地恢复理智，并对未来越来越清晰。第二天，她坐上去往曼哈顿的车子。

不管父母对她考入艺术学校这件事情再怎样不满，但毕竟她还是他们的二女儿，父母疑虑重重，担忧不断，他们承诺，将会对她一年的学费进行资助，同时还为她选择了固定的居住地：位于曼哈顿第63大道和列克星顿林荫道交叉处的曼哈顿巴比桑女性旅馆，这是一所从1927年起便只向出身高贵的未婚女子开放的小公寓，在晚上10点以后，那里便禁止任何男子出入其中。父母并不知道，格蕾丝已经失去了贞操，他们乐观地认为，女儿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不至于被某些无耻之徒夺走童贞，并油然生起一种安全感。

1947年10月，格蕾丝开始了她在美国戏剧艺术学院第一学期的学习，她有了新的朋友、新的老师。一个名为贝蒂娜的女孩成为了她在巴比桑的第一个室友，格蕾丝不得不放下过去对优越生活的所有理解，因为这里的一切都需要她独立去打拼：她与贝蒂娜的卧室空地小得只能容得下一个人，若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准备穿衣服，另一个就必须要站在床上。

格蕾丝在这里寻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与自由，她能够不拘束于父亲的管制去交男友，更能了解许多新的、从未看到过的东西，这一切都让她感觉到新鲜。再加上她本性活泼，很快就成为了学院新生中的佼佼者。当然，凭借着伯父的名声，她在学校的学习多多少少能够获得一些便利。但是，她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便利而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更没有因为纵情玩乐而忘记过自己的梦想。在整个学院时期，她都非常清楚地明白，自己要的是什

么、怎样才能得到它。

2. 上午是学生，下午是模特儿

在进入学校后，格蕾丝找到了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她发现，一个名叫卡罗琳·斯科特的女孩不仅生性腼腆、体格瘦弱，而且仪态举止怯生生的。在上前与对方打过招呼后，卡罗琳那双棕褐色的大眼睛深深吸引了她，这个女孩完全不同于自己其他的朋友——她决定与之进行深交。当然，卡罗琳也并没有辜负这种厚爱，在随后的多年时光里，她们是最忠实可靠的朋友。

卡罗琳的故乡在俄亥俄州斯托本维尔，她的家庭并没有格蕾丝家庭那么显赫，她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种植园工头。卡罗琳曾经在当地当选过选美皇后，所以，她不远万里跑到了曼哈顿，期望能够找到当模特儿的新发展机会。面对这个可爱而可亲的新朋友，卡罗琳将自己的担忧与快乐统统告诉了对方。而格蕾丝也一样，向她倾诉着自己不为人知的苦恼：在上中学时，由于体质孱弱、不善言谈，身为父亲的杰克总是会取笑她，说她永远也找不到工作。这种来自于最深爱的人的嘲笑使格蕾丝受伤匪浅。

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格蕾丝在一家餐馆里当起了女招待，这份工作并不简单，她需要在放学之后便立即到达餐厅，开始忙碌，同时还要经受一些无聊顾客的骚扰。虽然这份工作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但格蕾丝却期望自己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人生经验，当然，另一方面，她也希望父亲能够在自己身边，看到自己能够依靠着个人的努力保持独立。

告别短暂的侍女生涯之后，格蕾丝为自己确立了新的目标：先自己养活自己，再去寻找梦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她开始不断地部署人生，



格蕾丝·凯利在1950年左右做模特时的样子

最基本的规律是这样的：上午在学校里上课，下午则去外面当模特儿。

1948年，她第一次担任了模特儿，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人所担任的角色当然毫无魅力可言。格蕾丝在当时的任务是用杀虫剂喷洒房间，为一家黄铜公司做广告。这是她第一次做模特儿的工作，在尝试过之后，她发现，若自己没有戏可演的话，或许模特也是一条有利可图、通往成功的捷径。

毫无疑问，身为一名T台模特，格蕾丝在起步阶段是幸运的，这固然是源于她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也源于个人私下的努力：有一天回到家中，贝蒂娜发现，屋子里面多出了一块偌大的镜子，格蕾丝告诉她，她要在闲暇时分看一下自己到底哪一个角度最美丽。在贝蒂娜与卡罗琳的帮助下，

再加上自己对审美的见解，格蕾丝总是能够让人拍到她最美丽的一面。而在每一次的面试之前，格蕾丝都会为自己精心打扮，以最出众的一面来吸引那些选角者。

记得有一次，卡罗琳前去为一份杂志进行封面试拍时，正好遇到了早已到达的格蕾丝，当时，卡罗琳穿着简单的针织紧身裙子与裤子，而格蕾丝却是一副正式的打扮，一身的波斯式羊皮外套盛装。结果可想而知，格蕾丝成为了该杂志的封面女郎，而且拍出来的效果美丽得惊人。也正是因为这种用心，让格蕾丝得以在T台上留下了美名，并能够在随后越走越远。

在放学后，或者打完工后，格蕾丝、卡罗琳、贝蒂娜与其他的一些同学往往会到俄罗斯茶室里面休闲一下。不过，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旅馆餐厅中度过的：要么是在看书，要么是在研读台词，要么是在钩针编织——她素来勤劳，并坚信懒惰的双手将会滋生罪恶。

格蕾丝长久以来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从1948年的9月到次年的3月份，她不仅入选参加了学院的高级课程学习，同时还在卡耐基大厅举行了一系列表演活动，而她在表演中所体现出来的天赋让所有人相信：她将会在表演领域中拥有前途无量的未来。

3. 与犹太老师的爱恋

此时的格蕾丝凭借自己的力量，已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开拓出了一条道路，但她的目标远不仅于此。她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前提是，有人愿意为她提供更大的机遇。

当年刚刚31岁的唐·理查德森是美国戏剧艺术学院的明星表演老师，他在学院中最为出名，并具有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别致天赋。所有的

学生都渴望得到他的青睐：若唐能为你指点一二，那么，你的成功之路便会好走很多。很显然，格蕾丝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两人的交往从一次小闹剧中开始了：当时，格蕾丝与唐，还有其他一些同学乘坐了同一部电梯，其中有些男生肆无忌惮地对格蕾丝进行骚扰。唐见状立即上前对其进行了指责，并以老师的威严喝令他们住手。当时，格蕾丝对他的骑士行为极为感激，情不自禁地抽泣了起来。无奈之下，唐只好将她带到了俄罗斯茶室，期望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能够稳定一下情绪。但是在到了那里之后，唐却发现，自己身上并没有带钱，于是，他转而邀请对方到他的公寓中去做客。

唐将格蕾丝留在了起居室中，自己则到厨房里去煮咖啡。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格蕾丝已经一丝不挂了：她为自己拥有美丽的胴体而感到自豪，同时愿意毫不吝啬地将它呈现给一个自己刚刚认识的男人——在美国那段提倡“性革命”的日子里，这一举动仿佛成为了所有出色女性身上非比寻常的特质。

唐并非唯一一个在初次约会时便被格蕾丝骤然间的赤身裸体弄得手足无措的男人，作家罗伯特·斯拉策同样有过这样的艳遇：在好莱坞初次相会的夜晚，他与格蕾丝一起回到了她的公寓，一关上门，格蕾丝立即走入了浴室之中，然后，同样一丝不挂地出来了。



也许，唐在看到了年轻、活力四射的格蕾丝之后，如同我们一样，一直在回味着：“怎么可能有人如此美丽？”

不管怎样，唐被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孩俘虏了，他与格蕾丝形成了情

人关系。没有人怀疑格蕾丝在遇到唐时是否真的在策划什么，因为格蕾丝本身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让男人主动地扮演起她人生中的“皮格马里翁”，能让人感觉她是脆弱的、容易受伤害的——她的这种特质，往往会激发起男人的保护欲望。

唐对这位小情人青睐有加，她经常为唐跳舞，合着夏威夷或者俄罗斯的乐曲，赤身裸体地为他翩然起舞。她的激情、她的美丽都让他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为了帮助小情人成功，他也竭尽自己的专业能力来帮助格蕾丝。格蕾丝说话时总是带着浓厚的费城口音，这种口音让她听起来鼻音浓重，于是，唐教她将晾衣夹夹在鼻端上面，一连几个小时朗诵莎士比亚的剧本。另外，唐还给她提出了专业的建议：让她在口音上对那个主演《国王与我》、《乱世忠魂》的英国女星黛博拉·寇尔进行模仿，这样，她的声音会更好听。

唐的建议是珍贵而恰当的：随后，这种口音上的改变使得格蕾丝占尽了优势，不管是拍电影还是演电视剧、舞台剧，黛博拉式口音都让她拥有了迷人的嗓音，同时也为她在影片《红尘》中饰演英格兰女人琳达·诺德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过，由于格蕾丝对这种口音过于热爱，所以，她往往会在生活中也频频使用。每一次当她回到费城的家中，使用这种口音对家人说话时，他们总是会乐不可支地奚落她。不过，格蕾丝显然毫不在乎：他们永远不懂得这种新口音对于她演艺生涯的成功有多么重要。

1949年4月，格蕾丝带着唐·理查德森回到了自己在费城的家。她丝毫没有预料到，自己的父母竟然会对犹太人存有偏见——他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明过自己的这种偏见。杰克并没有多说，但他的言行举止早已透露出，自己不喜欢甚至是厌恶这个名为“唐”的男人。更可怕的是，当玛格丽特听说了唐是一个已婚男子并正在要求与妻子离婚的消息时，她立



凯尔很爱自己的妹妹，但这种爱绝不包含爱她频繁更换的恋人。

即愤怒了。

身为杰克的妻子，她非常清楚丈夫的外遇将会对可怜的女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为了让女儿意识到这是一场错误的恋爱，同时也为了让双方都清醒过来，她在惊骇与伤心之余，只得向自己的儿子凯尔求助：她希望凯尔可以羞辱唐一番，以让他走出格蕾丝的世界。

早在十几岁时，凯尔便已经听惯了他人对自己那些美貌的姐妹进行恭维的词句，并对此一概使用“我们家的‘三只动物’”来作为回答。但是他从心底疼爱自己的妹妹格蕾丝，可又无法反对母亲的建议。思考良久之后，凯尔带回了三个朋友来到了家中，与唐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他早就与自己那三个健壮的朋友提前打好了招呼：要收拾一下格蕾丝的新男友。

晚饭之后，凯尔假装邀请唐到房间中玩耍，结果，他们一行人一到凯尔的房间，便将唐打倒在地——唐的大叫声让格蕾丝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看了一下母亲，便知道是谁出了这样的主意。

当唐带着伤走出房间时，格蕾丝简直火透了，随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都没有与家人说过话。可是，虽然她怒不可遏，却丝毫也没有为情人鸣不平，而唐发现，格蕾丝竟然不愿意袒护自己，这让他愤怒不已。

事实上，唐并不知道的是，不管那天挨打的是不是他，格蕾丝都不可能袒护此人——她非常清楚，自己对父母的爱胜过一切，特别是父亲，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控制。得不到家人的批准，她永远也不会嫁给唐。

此事发生以后，有许多人向唐指出，或许格蕾丝并未怀着恶意与之交往，但很明显，她将他当成了攀往更高层的台阶。对于这种意见，唐当然痛苦无比，但是出于对格蕾丝的爱意，他并没有直接将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相反，当两人意识到双方在家庭、背景的差距之后，反而平静地度过了格蕾丝剩余的学院时光。

唐已经不再奢望能与格蕾丝结婚，而格蕾丝也早已在内心明确了这一点。如今的唐只是将她当成一个电影新人来培养：他从来不认为格蕾丝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是他确信，未来格蕾丝将会靠着电影而发迹。

当格蕾丝从学院毕业时，作为她的老师、导师和情人，唐为她精心选定了将在卡耐基大厅的最后一场演出中所饰的角色，《费城故事》中的特蕾西·劳德，即凯瑟琳·赫本先后在百老汇舞台和银幕上塑造过的角色。虽然格蕾丝比赫本年轻许多，演绎这一角色可能并不成熟，但是由格蕾丝来演绎费城梅因莱恩那个任性的女继承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作为一名出色的明星培养者，唐对此深信不疑。

在平淡的学院时光结束后，格蕾丝与唐都明白，两人到了应该说再见

的最后时刻。唐没有太多悲伤，与格蕾丝在一起的这些岁月，他感受到的是青春的荡漾与年轻的感触；而格蕾丝则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唐不仅指点着她的演技、为她精心选择代理人，更为她的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样的恋情或许有些功利性，但对于格蕾丝而言，她所需要的是更远大的发展前景，唐给不了，所以，两人只有平静地分手。

不要以为没有了爱情，两人便再也不能做朋友，事实上，格蕾丝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有很多的情人在分手以后，与对方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友情关系。唐就如同她的终身好友一样，在掺加了爱情、友情之后，两人反而形成了更加难以诉说、难以言语的亲密。

格蕾丝从来没有忘记过唐，唐也很难将格蕾丝从他的脑海中删除，但不管怎样，两人的关系只能定格在介乎朋友、亲人的关系之间。每一次，当格蕾丝有什么烦恼无法解决时，她总是首先会想到唐，而这种时候，唐也总是会放下手中的事务，去安慰这个曾经的恋人。这种关系是暧昧的，更是令人惊讶的：毕竟，没有几个男人能够做到这样的痴情，但唐根本就拒绝不了来自于格蕾丝的请求。

有一次，格蕾丝与当时好莱坞著名的花花公子阿利·卡恩产生了恋情，阿利·卡恩是当时臭名昭著的“种马”，处处留情，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几乎没有几个可以逃过。当格蕾丝被他的魅力所迷惑时，她竟然一头热地栽了进去。毫无疑问，当格蕾丝与他缠绵过后，向他讨要那句“我爱你”时，阿利巧妙地敷衍了过去。她以为是时间不足，正当她准备给阿利更长时间的时候，报纸上早已登出了阿利的新绯闻。这对于格蕾丝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她一生斩获无数男人的心，而阿利的欺骗却是最锋利的利刃，让她清晰地明白了一点：在好莱坞，并非每一个男人都能为自己所用，而自己也并不是那个能够随心所欲的女人。

她在痛苦之余，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唐。当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哭泣声后，唐立即驱车来到了她的住所。格蕾丝将阿利送给她的一连串礼物拿给唐看，其中包括了一些翡翠手镯。当她面对唐时，却再也说不出与阿利的恋情，只是委屈地告诉他，自己有些难过。

唐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更是一个聪明的男人——所有的雄性动物都有自己的敏感直觉，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手镯是阿利的惯用伎俩：那明明是他在床上与某些女人拥有了一夜情之后，在第二天早上再将它送给女人的证据！他没有直接询问格蕾丝，更没有责怪她轻信于人：在好莱坞，像格蕾丝这样的女孩要多少有多少，她们年轻、拥有着过人的美丽，她们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想要获得这样的成就，并非说说就能得到，她们必须要充分地利用自己能够利用到的一切资源，来为自己的星路开拓。唐的心里虽然难过，但是他依然安慰了有些内疚的格蕾丝。

在几年以后，格蕾丝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站在了奥斯卡的领奖台上，抱住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小金人。当天晚上，她首先想到的人也是唐："亲爱的，谢谢你！"她没有多说，唐也没有多问，在多年的相知中，他们早已明确地了解，到底彼此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随后，格蕾丝开始了繁忙的好莱坞巨星生涯，她终于生活在了自己想要的空间里，那里闪光灯从未停止过，那里荣耀与人群发出的欢呼声、尖叫声、质疑声、怒骂声同时存在，但是唐知道，格蕾丝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他们再也没有亲密相处的时间，但是格蕾丝依然将他视为自己灵魂上可以信赖的挚友，多年间，她不断地写信给唐，这些信一般都有着极长的篇幅，而且大多绘声绘色。当格蕾丝最终决定嫁入摩纳哥时，她也没有忘记将这一喜讯告诉唐，而唐所能做的，只有远远地祝福：她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再也不需要自己的扶持，如果说当年那个青涩的女学生是一

棵小树苗的话，那么，现在的格蕾丝影后、王妃早已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人之一。

在70年代后期，格蕾丝王妃再一次来到了好莱坞，她到这里是为了参加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董事会，同时还抱有另一个目的：唐已经写信告诉她，他又结婚了，对方是一个名为劳拉的女人。

格蕾丝在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刻心情无疑是复杂的，唐对她而言，是生命中除了父亲以外，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男人，这个男人在自己的演艺之路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深爱着自己，而如今，两人已相距万里。她一下飞机，便打电话给唐：她想要见一见他的新婚妻子劳拉。

格蕾丝期望唐幸福，而另一方面，她也嫉妒这个成为唐妻子的女人，她此时在摩纳哥的人生并不顺利，若当年她嫁给了唐，或许依然能够获得荣耀，或许早已息影成为一个幸福的小女人，或许两人也已有了幸福的结晶——不过，这些只是或许，她所想见的，只是劳拉——她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个占据了自己心爱男人的女人是怎样的人。

劳拉·唐在听到了丈夫的诉说以后，立即向他表示：她非常乐意请格蕾丝王妃来家中做客。

那天晚上，劳拉费尽了苦心，她按着格蕾丝的口味做好了饭菜，并邀请了一些过去与王妃相熟悉的朋友。格蕾丝则姗姗来迟：她意非如此，但是身为皇室成员，她的行程被安排得如此之满，以至于她连受朋友邀请都会迟到。她给唐与他的新婚妻子带去了一颗精美典雅的植物盆栽，并不断地对劳拉道歉。

唐没有如同其他人一样，直接尊称她为“王妃”，而是如同以往一样，直接称她为“凯利”。这让格蕾丝非常高兴，她期望自己在唐的身边永远是个普通人，而不是所谓的王室成员——那样的称呼只会让他们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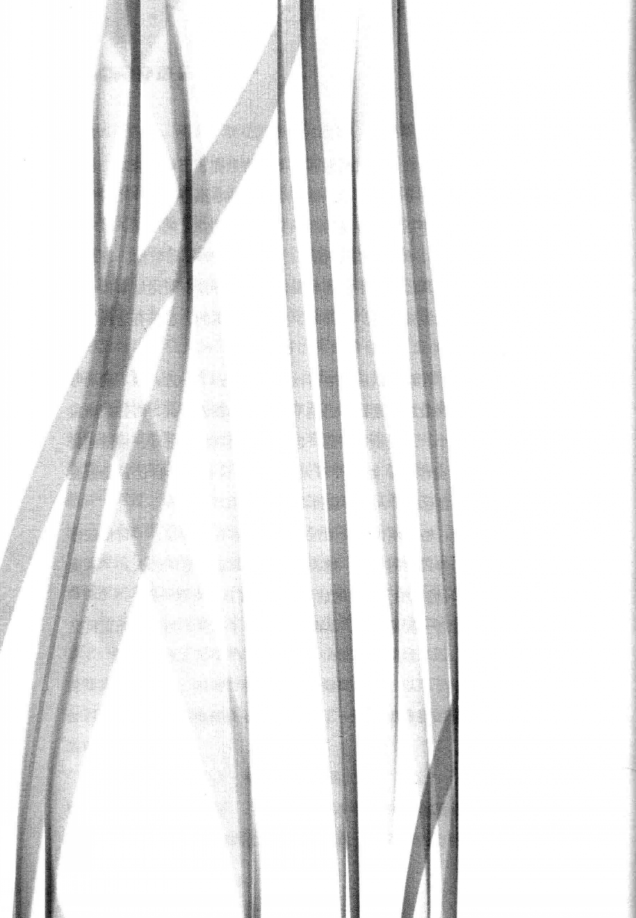
的距离拉得更远。

在餐桌旁，劳拉坐在了王妃的对面，而唐则坐在了王妃的旁边。格蕾丝看着幸福的两人，内心澎湃不已，她在唐的手放在桌下时，一把拉住了他。唐没有拒绝：多年后，当曾经的恋人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王妃，唯一不变的还是她柔软的手，他没有想要抽离，只是默默地安慰着她。唐很清楚：王室的生活或许真的带给了格蕾丝荣誉，但是却没有带给她幸福——这是他在多年前便已经知道的。而此时，他能为她做的，也唯有这样的安慰与了解罢了。

酒会并不漫长，在结束以后，格蕾丝将劳拉叫到了一边，她不断地叮嘱、不断地嘱咐，到最后，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劳拉所留下的印象也只有一个：王妃让她保证，自己会将唐照顾得很好。格蕾丝将这一用意表现得十分明显，她需要有人来向她保证，这个自己曾经深爱过、也曾经深爱过自己的男人能够获得幸福的归宿。

在临上车以前，格蕾丝再一次回过头，轻轻地抱着劳拉："请记住你的保证！"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她将头再一次靠近曾经的恋人："亲爱的……"而唐则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如同往日的安慰一样。

这是格蕾丝最后一次见到唐，从此以后，除了信件，两人再无直接交往。



第三章 ■

巨星成长时

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一个拥有着各方面优势的美丽女孩能够轻轻松松地过关斩将，成为“好莱坞知名女星”。事实上，在这里你会发现，格蕾丝也曾经拥有过迷茫，更曾面对过无果而终的恋情。不要失望，从百老汇开始，她正在一步步地利用自己所能掌控、获得的资本，踏上通往梦想的成功之桥。

1. 广交朋友

从美国戏剧艺术学院毕业以后，格蕾丝离开了巴比桑公寓，搬入了东66街200号的“曼哈顿之家”公寓。如同许多其他东海岸的建筑一样，这座建筑同样是用杰克经营的凯利砖瓦公司的砖块建造起来的。

为了庆祝二女儿终于告别了学院时光，并要正式打拼社会，杰克与玛格丽特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夫妻二人都以帮助她打理第一套公寓为乐趣。杰克特地为女儿选择了一条镶有粉红色交织字母的白色毛巾作为礼

物，等风尘仆仆地从费城赶来后却发现，女儿的浴室用的是黄颜色。父亲难免有些沮丧，但格蕾丝却感动得无以复加，她向父亲大声尖叫，就如同儿时收到的洋娃娃那样兴奋，并声称，父亲的礼物永远是最好的。当然，杰克夫妇的礼物不仅仅只有一条毛巾，他还与妻子一同为女儿选择了一只长沙发，这只沙发呈现为“3”造型，外面所包裹的织物上面绣着“爱”的字样。

在父母离开后，格蕾丝躺在自己的大床上，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独立：从学院走出来，自己再也不用花费父母的钱，而父亲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嘲笑自己根本找不到工作，他已经发现了二女儿身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并深以为傲。这让格蕾丝倍感温暖——父亲的承认，对她而言是最大的鼓励。

想要在演艺圈中赢得一席之地，自然没有那么简单，而格蕾丝之所以选择在“曼哈顿之家”居住，也正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同样在演艺圈中打拼的人。学院时期的好友卡罗琳便居住于此，不过，此时的她早已嫁为人妇，她的丈夫是纽约著名的广告人马尔科姆·雷博德。卡罗琳非常了解好友的决心，她与丈夫总是会积极地介绍格蕾丝去认识更多的人，并鼓励她与更多的男人约会。当时的网球冠军西德尼·伍德是马尔科姆的好友，他们经常会四人一起相约到长岛的罗斯曼去喂犀牛。

不过，西德尼对于格蕾丝的好感仅限于喜欢，而很难达到爱。这本身也是因为格蕾丝的个性使然，虽然她外表惊艳，但是，她过度热爱表演，总是时常将生活当成自己表演的舞台，有时候，她甚至会突然出现在公寓的过道中，一边发出各种动物的叫声，一边狂奔出去，虽然她的模仿完全是为了表演，但是这样的行为难免会让人认为她是虚幻的、故意装腔作势的。而一个随时都在表演的女人的确很难让人爱上，特别是对于西德尼这



种追求真挚生活的男人而言，格蕾丝更非他的首选。他非常清楚：自己喜欢格蕾丝，但是却并不爱她，而格蕾丝也并不爱他，她所钟爱的只有表演。

格蕾丝曾经与烟草公司代表、著名的广告人本·德雷弗斯有过业务上的来往，她在邀请本陪同自己去看何塞·菲勒在摩洛哥夜总会的表演时，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记得非常清楚，格蕾丝不但是个绝色美女，而且冷艳无比。他们去看展览的当天晚上，两人刚刚入坐，便有一位年轻的男子递给了本一张名片，对方自称是塞缪尔·戈尔德温手下的工作人员。他向格蕾丝介绍说，现在，他与戈尔德温先生正在城中一家名为圣瑞吉的酒店中居住。而且，他们正在物色新的人才，询问格蕾丝是否愿意预约一个时间去与他们会面。格蕾丝毫不犹豫地回答："对不起，我不可能预约。你得同我的代理人马尼·萨克斯联系。"

如今的格蕾丝早已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她的努力与勤奋，再加上表演天赋的自然流露，使她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演艺圈中获得了如鱼得水般的顺利。当然，马尼·萨克斯的帮助在其中不容忽视。


格蕾丝·凯利的年少时光

马尼·萨克斯是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下属分公司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负责人，同时也是杰克·凯利的好友，也正是因为杰克与马尼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深厚友谊，所以，凯利家的孩子都称他为

“马尼叔叔”：马尼叔叔是他们家的一分子，是他们的朋友，更是他们亲密邻居艾克·雷维的亲戚。

每年冬季，杰克与玛格丽特都要到佛罗里达住上两个星期，下榻于迈阿密的金色客栈，而杰克则将多半时间花在去印第安纳港湾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遇到这种情形，凯利的孩子们通常是呆在拐角处校舍路3333号的雷维家。可以说，对于凯利家的孩子来说，雷维家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格蕾丝在成名以后对于自己当年在雷维家中遇到的众多卓有成就、深孚众望的名流心存巨大的感激：当她听到雷维家的门铃响，前去开门后见到的可能便是著名影星凡·约翰逊或著名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

马尼·萨克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掘了格蕾丝的：对于他来说，这个美丽的女孩与自己过往经手过的艺人完全不同，她拥有着清晰的目标与强烈的成功渴望，当然，她还愿意为这些付出努力与青春，这对于一位以发掘艺人为主的代理人而言，是成功最需要的条件之一。格蕾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的男人：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只要马尼在场，她的眼睛便一刻也不会离开他。

其实，仅从外表来看，马尼十足一个普通人：他的身高大约1.8米，留着微微卷曲的黑发，而他的年龄也早已大得足够做格蕾丝的父亲，他的长相也非常普通。可是，这一切对格蕾丝没有任何的意义：她要的是他手中握有的巨大能量，同时还有自己渴望的成功之路。

没有人知道格蕾丝是否与马尼在随后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但是马尼成为了她在演艺界的“父亲”，为她提供终身的忠告，介绍各色人等给她认识，她从与这些人的交际中，迅速地将自己从一名普通的小模特上升成了美国著名的超模。作为局外人，所有人都可以推测，马尼是因为与凯利

家庭的良好关系才帮助格蕾丝的，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她另一位能够满足她“恋父情节”的恋人——毕竟这种事情在格蕾丝的一生中发生过许多次。

不管怎样，在她正式开始演艺生涯之初以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格蕾丝凭借着马尼给予的便利关系，在演艺圈中得以立足。此时的她早已不是单纯的小姑娘，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事业狂：她拥有一举成名的惊人欲望，更期望享受在闪光灯照耀下的辉煌人生。另一方面，这些男人在享受了与格蕾丝的恋情之后，不断地帮助她开展社交，同时还教会了她去了解一些她在演艺圈中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清楚的事情。

2．百老汇的初次登台

不过，若是格蕾丝自身空有一大堆的社会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才干，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投身于戏剧事业的决心，那么，她的社会关系就算再怎么广泛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她不断地将表演带入生活中，也正是源于磨练演技的需要。

1949年的春天，在美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前夕，她被百里挑一地选中，在宾夕法尼亚州纽霍普布克县的戏剧之屋夏季演出中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这是她在职业舞台生涯中的初次亮相，而这个角色恰恰是由她伯父创作的著名剧作《火炬手》中的一名初入社交界的少女。

在随后的11月份，她便有幸在百老汇再次登台亮相，饰演了斯特林堡的名剧《父亲》中的女儿，而该剧的主演乃是当时名震一时的著名演员雷蒙德·马西。

《父亲》是导演斯特林堡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同时也是格蕾丝

的成名之作：在此剧中担任伯塔角色后，她在百老汇成为了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该剧所叙故事发生在一名骑兵上尉的家中，上尉拥有着广泛的兴趣，而且为人严谨，他不仅对于矿物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天体物理学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对他却多有不恭，特别是他的妻子罗拉。在如何培养女儿伯塔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上尉希望伯塔在将来可以成为一名老师，这样，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能够自食其力；而罗拉则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名画家，不仅可以成名，又能够赚钱。

妻子罗拉是一个不肯轻易顺从的女人，颇有心计的她开始不断地在专注而耿直的上尉身上下功夫：她先是从心理上暗示上尉，伯塔有可能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令上尉在女儿的面前渐渐地心态失衡，并在随之而来的冲突中使用台灯砸伯塔；继而又四处声张，说自己的丈夫精神不正常。

所有的人都开始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审视上尉，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中，女儿伯塔毫不察觉母亲的计谋，以为父亲不再疼爱自己并想要伤害自己，开始变得不再信任父亲。

在大家的众口一词中，医生建议给上尉穿上对精神病人进行控制的紧身衣，就连一向对上尉多有关爱的奶妈也自告奋勇地要设计诱使上尉穿上紧身衣。最终，他们达到了目的。可怜的上尉在奋力挣扎中因为心力交瘁而死去。终于获得了对女儿最终控制权的罗拉却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

在拿到剧本以后，格蕾丝发现，其中的人物不仅丰富兼具有多元性，而且性格变化极为明显：她所饰演的女儿一角，从最初信赖父亲、受益于父亲的疼爱，到中间对父亲开始怀疑、倾向于母亲，再到最后彻底与父亲决裂、诱使父亲穿上紧身衣，人物内心挣扎明显。如何才能演绎出令人心情跌宕的情节？如何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开始了不断地琢磨。

那段时间里，她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将自己关在家中，除了不断研读剧目以外，几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安排。有人曾经经过她的房间门口，听到的无一不是她的喃喃自语。当正式排练开始后，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新入舞台剧圈子的女孩大吃一惊：没有人想到，她竟然会将女儿伯塔的角色演绎得如此出色！

戏剧正式上演那天，格蕾丝早已没有了最初登台的忐忑，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她早已化身为了伯塔，充分地投入到了上尉一家的争斗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因为失去了父亲疼爱而痛苦不已的小女儿，更是一个因为获得了角色而欣喜若狂的新演员，两者相融合之下，换回来的是令人惊叹的演技。

有人曾认为，格蕾丝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一角色，完全是因为源自于家庭的强大支持：她的伯父是作者，再加上她的父亲为她在幕后牵线。但事实上，杰克·凯利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他看来，女儿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去走，而凯利家族的名言是“永不服输”，格蕾丝也势必会遵从这样的家训，在演艺圈中不辱家族。

主演雷蒙德·马西同样对这种质疑的声音进行了回击：在决定排演这部剧目后，他一共面试了24位美丽的姑娘，毫无疑问，格蕾丝是其中最美丽的姑娘，而一旦这种美丽被配以出色的演技后，她自然会被选择。

格蕾丝对这样的质疑丝毫不往心里去，她非常明白：自己本身就出生于一个富贵之家，想要完全脱离家族力量、靠自我独立发展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一角色又是自己光明正大得来的，他人去议论对自己也毫无坏处，反而能增加自己的知名度。更何况，自己的大部分人脉关系都是靠着家庭才得来的，她很清楚，也很庆幸这一点。

对于这个出身富贵的女孩，一向苛刻的美国评论界表现出了格外的宽



厚与仁慈。《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布鲁克斯·艾特金森在当时写道：“格蕾丝·凯利将一位内心困惑、绝望颓废的女孩演绎得既富有魅力又娴熟自然”；《纽约时报》称赞格蕾丝的表演“充满魅力而又真实可信”；另一位评论家乔治·琼·内森则为格蕾丝起了一个绰号“娇媚公主”。毫无疑问，格蕾丝的美丽与对角色的出色演绎让他们大加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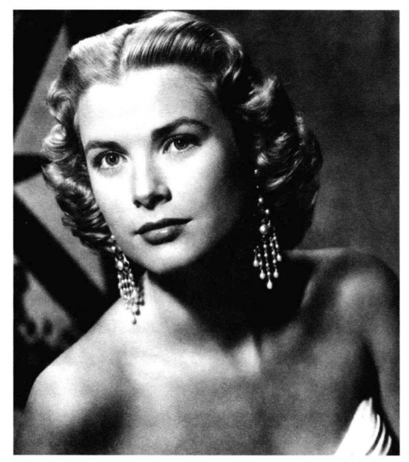
这部名为《父亲》的戏剧在连续上演了69场之后，最终落下了帷幕，结果观众依然不满足，这让格蕾丝既欣喜又紧张：她人生第一次受到了如此多的瞩目。不过在她看来，这只是自己演艺生涯的开端而已。

说来奇怪，虽然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百老汇不断地参加试演，但是40多次的角色试演中，她却再也没有赢得过任何一个角色。这让格蕾丝有些沮丧，她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受到了“女儿伯塔的诅咒”。

3．进入伊朗皇室的可能性

自《父亲》中的“伯塔”一举成名后，格蕾丝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与关注。在那段时间里，所有的著名报纸与杂志仿佛都在宣传这个可爱的新晋演员。对于格蕾丝而言，她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为舞台剧演员的名誉，更有令人称奇的恋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短暂相恋——这一段恋情充分地证明，格蕾丝并非只有进入摩纳哥才能成为王室成员，同时也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格蕾丝注定要成为王妃。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生于1919年10月26日，1925年底被其父亲礼萨·汗立为王储，礼萨·汗对这个英俊而又不失聪明的孩子极为宠爱，先后将他送往英国、美国等先进发达国家接受正统的西方教育。1941年9月16日，在父亲遭到了放逐之后，巴列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在他继位之



这样的优雅，这样的动人姿色，让她拥有了征服皇室的所有理由。

初，即1941年，英国、前苏联的军队进驻了伊朗，次年，大量美军也进驻伊朗。二战后，巴列维借助于联合国的力量，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出了国界。生性强硬的巴列维还在1946年12月出动军队，攻占了由苏联军队长期控制的阿塞拜疆省，使伊朗与苏联的危机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当然，巴列维并未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国家，因为除了苏联军队以外，伊朗还有其他国家的驻军存在。

在1949年的年底，31岁的巴列维受邀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他与格蕾丝在华尔道夫酒店见了第一面。贵为一国之君，

巴列维不仅离过婚，而且拥有其他出色的情人，但是在见到格蕾丝之后，他依然被她的美丽与优雅所震撼。

那是一个盛大的舞会，而格蕾丝也清楚地知道，这场舞会是为了欢迎伊朗国王而举行的。她起初并没有想着要与这位国王产生任何恋情，但是当她看到了年轻的巴列维时，也忍不住为这位国君的风度所倾倒：他拥有着中东人的明显特征，但是却不失西方人的绅士风度，他对一切西方习俗深为了解，并拥有令人惊叹的审视能力与判断能力。对她而言，这样的男人无疑是她想要的。

巴列维与格蕾丝在这一时期中多次见面，虽然巴列维贵为国家元首，但是他却无意将自己新结识的美国情人隐藏起来，恰恰相反，他希望人们能够了解自己与这位佳丽的关系。格蕾丝介绍他到摩洛哥和斯托克的一些夜总会中去游玩，而他则邀请格蕾丝与他一起，到一些盛大的场面中去观看歌剧。

毫无疑问，格蕾丝的一切都深深地迷住了巴列维，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格蕾丝表达了自己的倾慕：他送给了格蕾丝三件由世界顶级奢侈品牌梵克雅宝首饰所制作的贵重首饰：一件用黄金精制而成的鸟笼，里面是一只由钻石与蓝宝石做成的鸟儿，这是一件被打磨得尽善尽美的胸针；一件是镶嵌着32颗钻石、带有搭扣的小梳妆盒；另外一件是由珍珠、钻石镶嵌于黄金上的繁复精致手镯。

当格蕾丝收到了这些珍贵的饰品时，她简直有些欣喜若狂，虽然她出生上流社会，但是也很少见到如此珍贵、如此美丽的饰品，她邀请了自己的几个姐妹，让她们一起去见识一番。当这些同样看到过许多名贵珠宝的女孩聚集在格蕾丝的房间里时，她们的尖叫声与惊叹声简直无法停止：美丽的钻石闪耀的光芒让人根本就无法将眼睛离开它们。

在女伴们怀着羡慕的心情离开后，格蕾丝躺在床上却失眠了：虽然她很清楚巴列维生活奢侈，但她也非常明白，这些饰品早已无法用奢侈来说明，而国王之所以会送给她如此珍贵的饰品，目的只有一个：他期望格蕾丝能够成为他的皇后。

此时的巴列维已经离婚，虽然年满20岁的格蕾丝深信，自己有足够的魅力能够让国王对自己一如既往地保持深情，但是面对如此年轻便嫁入王室的选择而言，自己还是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她有同意的理由：嫁入豪门，是父亲一向的期望，更是她最想要拥有的归属。但是自己才20岁，还没有享受过成为大演员的荣耀，自己的演艺生涯刚刚开始，难道就要就此打住吗？在两个梦想之间，格蕾丝不断地衡量、揣测，她必须要做出选择。她当然知道，演艺圈的竞争如此残酷，也许努力过后，自己依然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而眼前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让自己轻松地获得富贵与荣誉。

可能若当时格蕾丝再慵懒一些，她就会接受巴列维的求婚，成为伊朗国王的后妃，而随后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了。但是，不管怎样，她拒绝了这举手可得的荣誉：她还年轻，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演艺事业上。她非常明白，一旦接受了伊朗国王的求婚，她自己首先要改信伊斯兰教：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的人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皇后竟然是个异教徒，而格蕾丝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徒，她从来没有打算背弃她的主；再者，若嫁入皇室，她自己还要完全退出演艺圈——当时的伊朗对于女人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的妻女在公众场合只允许露出两只眼睛，而格蕾丝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要告别电影生涯与个人美丽，走向黑纱蒙面、黑衣罩身的人生。这两点不管是哪一条，对于她而言都是无法行得通、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慎重的考虑之后，格蕾丝最终拒绝了巴列维的求婚。这对于巴列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甚至已经打算好要迎娶格蕾丝了。可是，回绝是那样的委婉而明确，以至于这位尊贵的国王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挽回，毕竟他的国家是那样的，他的信仰更是无可更改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揣测，格蕾丝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而拒绝了伊朗国王的求婚的：杰克虽然未能跻身政界，但是他却与美国政治始终相连，他在美国大西洋城500俱乐部中常年有一张固定的包桌，许多夜晚，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坐在那里，与各界名流坐在一起，大口地狂饮着香槟酒，而这一俱乐部同时又是东海岸集政治、经济、犯罪、丑闻于一体的中心，许多政治名人在暗中、明里都有可能与该俱乐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依照杰克的身份，他不可能不关心伊朗的局势——美国的政治永远与经济相连，你可以不参与政治，但你不能不关心政治——而依据他的聪明才智，不可能不知道发生在伊朗的种种事件，对于巴列维国王的奢侈与强硬作风，他也应该有所耳闻：伊朗这个敏感地带永远会成为世界政治问题频发的中心，而心爱的二女儿在如此美好的年华要远嫁这个极有可能发生动乱的国家，杰克·凯利不可能不担心。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杰克在听说了格蕾丝与巴列维国王的亲密关系之后，在暗中叮嘱了女儿什么，以至于一向乐于为爱忘形的格蕾丝开始变得慎重了起来，而父亲的关心对于格蕾丝而言又是如此重要，她当然不会置若罔闻。

若真是如此，我们便不得不去称赞杰克的先见之明：巴列维在统治伊朗期间，以强硬的做法从英国手中拿回了国内的石油开采主权，令伊朗石油国有化。这一举措几乎令英国大为震怒——虽然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已然没落，但是他们也无法容忍被人利用后无情赶出的下场。而在1951年，穆

罕默德·摩萨台出任伊朗首相后，巴列维又被软禁于王宫之中，直到1953年8月，他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才把主宰国家的权力重新夺回。

当然，巴列维的人生不会如此顺利：他在1963年开始实施“白色革命”，进行了一连串经济与社会改革，虽然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更繁荣、人民更富有，更是为了让伊朗与现代化接轨，但是其大胆的改革措施与明显的亲美倾向使国内的伊斯兰反对派被大大激怒了。在一个以宗教为基础进行统治的国家里，巴列维苦苦维持，却终于无法获得反对派的认同。1979年1月，巴列维被迫下台，携妻带子匆匆逃离了伊朗，开始了随后多年漫长的流亡之路。

当时巴列维的妻子是伊朗人法拉赫，这个出身伊朗贵族的女人跟着国王到处流亡，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伊朗王室。这对夫妻先后去过埃及、摩洛哥、巴哈马群岛、巴拿马和墨西哥等国避难，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们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长达25年的时间里，巴列维再也没有回到过原本属于自己的国家。

流亡之苦自然不堪回首，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不断地发生——巴列维在流亡过程中身患癌症。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医疗措施不到位，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980年7月27日，这位国王凄惨地死于埃及，留下了妻儿继续在国外孤单度日。

从巴列维国王及其王后的下场来看，格蕾丝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不管她是出于演艺生涯的继续发展，还是出于父亲的建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没有选择巴列维国王，这让我们的故事得以继续下去，也让原本就应该成为王妃的格蕾丝有机会去继续追求着自己的下一个梦想。

伊朗国王赠与她的那些珍贵珠宝她依然保留着，直到在两人结束约会

六年半以后，在决定嫁入摩纳哥王室时，她终于决定放弃这些饰品，并将它们赠送给了自己的伴娘作为纪念。她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既然已经决定踏入婚姻，便必须要彻底地遗忘之前所有有关爱情的蛛丝马迹，特别是这些珍品是源自于与新郎同样荣耀的王室成员时，它更应该消失。

在巴列维政权倒台以后，格蕾丝再也没有发表过有关对这位国王的看法，或许是出于政治的敏感原因，她才这样做的。但是不管怎样，她在内心一直在为巴列维国王进行着辩护：在1971年，她曾经在同样是著名影星的理查德·伯顿面前发表这样的看法——虽然巴列维生性奢侈，可那却是国王辉煌统治的自我标志；虽然西方新闻界将巴列维描述成了一个暴君，将伊朗描述成了一个荒蛮之地，可是她认为，那是新闻人员并未深入了解所造成的。

在她看来，虽然自己并未嫁给巴列维国王，但是这位曾经的情人永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领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只是他的做法有些离经叛道而已。

4. 从舞台转战电视盒子

百老汇试演的失败并没有让格蕾丝沮丧太久，毕竟，她还有T台模特来支撑自己的演艺生涯。除此以外，她还发现了另一个值得自己去征战的战场：电视台。

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电视台开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业电视台不断普及，而非商业电视台也开始不断地开拓各种新的节目。当时，格蕾丝早已做起了广告代言人：她为一些商品进行“现身说法”，同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有一段时间，格蕾丝受雇成为老金牌香烟的形象小姐，她认为

自己干得糟糕透顶，并给自己下了这样的评语："说实在的，不管是哪一位观众，只要他们看到了我为老金牌香烟所打的广告，他们都会将频道转到骆驼牌香烟上去。"但其实代理商对她的表现非常中意，因为她的展示，该香烟的销售持续上升了不少。

当然，电视台并非只有广告节目，除了一些政治节目、经济与社会节目外，它们还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娱乐节目。白天，这些节目多半以家庭主妇为主要对象，包括一些以穿插各类广告而出名的"肥皂剧"、各种小型喜剧、有观众参与的各类问答比赛等。而晚上，则有各类电视剧、音乐、纪录片等各种综合性的节目。这些种类繁多的节目成为了美国人的最大乐趣，也使得人们对电视盒子产生了由衷的喜爱。


在她的身上，美丽与智商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在遭遇了百老汇长久的拒绝之后，凭借着马尼·萨克斯在哥伦比亚广告公司的权势，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的引荐，格蕾丝从1951年开始为一些电视节目试角色。当时的电视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这些电视台的主办人迫切需要一名漂亮的女演员连夜记住大量的台词，并在随后的实

况转播中使用尽量优雅、流畅的方式将这些台词背诵出来。

幸好，这些条件格蕾丝完全具备，她充分地发挥了从凯利家族中遗传下来的出色记忆力，将摆在自己眼前的大量台词记下来，同时，还依靠多年演练出来的演技，将这些台词以恰当的语调、精美的姿势演绎了出来——这让哥伦比亚广告公司的高层极为吃惊：在他们看来，这些漂亮的女演员大多是在吃青春饭，她们胸大但是智商极低，极少有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将这么多的台词顺利地背诵下来，更不要说这个本身就出身富裕之家、还拥有着出色容貌的女孩了。当格蕾丝在镜头前将角色动人地演绎出来后，他们立即决定：此后只要有恰当的角色，便让格蕾丝来演。

1955年前，格蕾丝一直在各个电视台的实况转播节目中征战，她表演的剧目多种多样，不仅有悲情的角色，更有高贵的女人，从《罗伯特·蒙特戈梅利礼物》到《勒克斯录像戏院》，只要你是在收看美国电视剧，你便有可能看到格蕾丝的身影。

格蕾丝为此所付出的汗水也是鲜为人知的：为了赶戏，她往往需要连轴转。有时，她会将上衣的领子往下拉，以使自己在床上看起来就如同没有穿外衣一样，这样，在这场戏拍完之后，她便不需要再花费穿衣服的时间，而可以直接赶拍下一场戏。当然，这样的安排也往往会导致出现可笑的穿帮镜头：比如刚刚还在床上躺着、看上去赤身裸体的格蕾丝，一掀开被子，竟然穿着衣服从床上下来了。

幸好，当时的观众们都被新鲜而刺激的节目所吸引，无人去顾及这些小小的失误，否则，很难说格蕾丝是否能够如同当今的某些女演员一样，收获“烂片之王”的称号。这样的疑虑使得格蕾丝在人生最后几年观看一些观众对于电视剧演员的苛刻评价时深感庆幸，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当时的电视剧并没有那么出色。

不过，虽然在电视盒子上征战的时光非常辛苦，就连在戏与戏之间等待的间歇也被背不完的台词、换不完的场景所取代，但是在格蕾丝看来，这一时期对于自己非常重要。至少，她认为，作为电视肥皂剧明星所度过的时光，为自己日后的演艺生涯增添了无数的光彩，也使她能够更多地了解节目的制作、电视的拍摄、对白的变幻。

当然，格蕾丝能够获得这些肥皂剧的角色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的：就算当时甄选演员的条件如此苛刻，但好莱坞最不缺的就是演员——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试演厅里面站满了人。在这方面，格蕾丝做得极为出色：她如同从前一样，总是将自己打扮得极为出众。哪怕是试演再微小的角色，哪怕该剧目排练得再不出名，她也会尽全力，将自己打扮得最耀眼——她总是穿着昂贵的貂皮大皮去试演节目，这种服饰在尚没有名气的女演员中，毫无疑问非常扎眼。

除了服饰以外，格蕾丝还对自己的体重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了解摄像原理的人都非常清楚，在镜头里面看去，演员往往会比实际上变得更臃肿。当时的格蕾丝身高1.74米，体重为57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理想的体型。但是为了让自己在镜头面前显得更加好看，她总是会竭尽全力去控制自己的体重，并让自己时时处在一种饥肠辘辘的状态下。

当格蕾丝成为一个名为《金色翅膀》的肥皂剧中的小角色时，她发现，剧组中有一个摄影师每天都会带一杯草莓泡沫牛奶和一片重糖重油蛋糕来摄影棚，这个可爱的男人总是将这些可口的食物放在摄影机的下面，吃一口蛋糕，再喝一口牛奶。每当格蕾丝忍住吃饭的欲望到达剧组进行拍摄时，她总是会闻到美妙的香味——这种香味彻底地将她肚子里的馋虫勾引了起来——试想一下，当你正处于两天只吃三片面包、两片蔬菜的痛苦中时，有人在你面前大快朵颐地吃着你最爱的食物，你会如何？

可怜的格蕾丝忍不住一次次地咽下口水，但是摄影师明显不知道有人竟然忍受了这样的痛苦，他一直要等到整场拍摄全部完成后，才能吃完自己的早餐。终于，有一天早上，格蕾丝再也忍不住了，她轻轻地走到摄影师的面前，忍不住以可爱的语调抱怨了起来："天啊，你太残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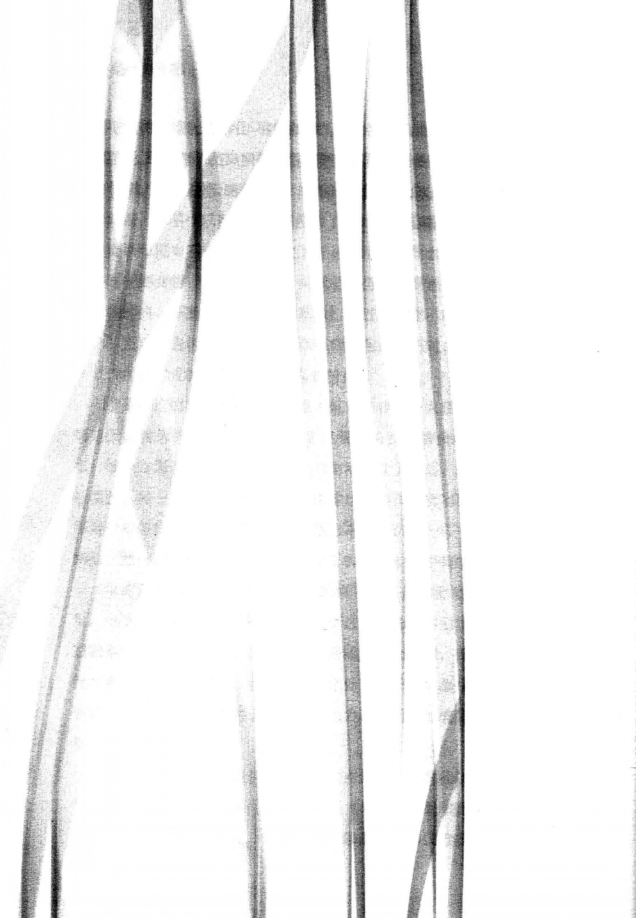
摄影师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格蕾丝指指他还没有吃完的食物："你知道吗？我减肥减得都快要饿死了，可是你却一直当着我的面，不断地吃着好吃的东西！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喝什么？"当对方告诉她，那是一杯草莓味的泡沫牛奶时，格蕾丝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天啊，那正是我最喜欢的！"

于是，这位好心的摄影师再也不好意思自己一人独享这些美食了。在第二天，他为格蕾丝也买了同样的早餐。格蕾丝拼命地想要拒绝这些好意：她一方面不断地计算着在这些食物吃进肚子之后，会让自己长出多少的脂肪；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想象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到自己的嘴里融化后会产生怎样的美妙感觉。终于，她忍不住尝试了一口——随后整个拍摄期间，她一边抗拒、一边抱怨、一边又享受着这些美味的食品。

格蕾丝在电视生涯中一共参与拍摄了几十部的肥皂剧。在那些日子里，由于肥皂剧过于受欢迎，导演忙着进行新的剧本创作，根本无暇进行旧剧本的更新，或是因为应观众需要而随意改动剧情，她有时候不得不进行大量的随机即兴表演。而她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她总是能够根据导演的要求，表现出对方需要的效果。这种能力让她迅速地成为了电视知名女演员。

不管是从电视生涯起初阶段时《堂吉诃德》中的杜尔西尼娅，还是成为电视明星后所饰演的最后一部肥皂剧《无赖、流氓和贵妇人》中坠入情网的痴情姑娘，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敬业，而且表现出了

性格中温柔、善良的一面；她的性感、她的神秘与冷艳，通过小小的电视盒子，传递给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并随着电视网络的不断发展，向着全世界的小黑盒子传递开来，通过这一途径，许多人都记住了一个名为“格蕾丝·凯利”的美丽姑娘。



第四章 ■
磨砺中

1953年格蕾丝·凯利才算是真正成功地打开了自己的巨星之路：她在参演了《十四小时》后，迅速接拍了《正午》，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位令人心仪的女郎。之后，逃离了《红尘》苦恋情的她与希区柯克开始了多次的合作。这一年，格蕾丝展示了自己在演技上的出色天赋，迅速拍出了数部经典的电影。

1. 《十四小时》后的《正午》时光

不断地转战于各个肥皂剧期间，格蕾丝忙碌得无暇顾及其他的事业，幸好，她有许多的代理人为她关心与留意其他的发展机会。在1950年，她众多代理人中一位名叫埃迪·凡·克雷夫的人为她送去了《十四小时》电影剧组的试镜邀请。

接剧本前，格蕾丝早已听说，自己在里面只能扮演一个非常小的角色，这对于她这个著名肥皂剧女明星而言，无疑有些“掉份子”，所以，她起初只是抱着看一下的态度来对待的。在接到剧本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格蕾丝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抗拒如此精彩的剧本所带来的强烈吸

引力。这部电影是由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改编的：1938年，一位心理失常的男子站在一所名为“戈塔姆”的旅馆窗台上，长达半天之久，之后，他便跳楼身亡了。

格蕾丝在里面扮演了一位名为富勒的女子，这是一名婚姻生活不幸的女人，处于与丈夫分分合合的状态下，并在与律师商议离婚。但是，在亲眼目睹了男子跳楼的全过程之后，她随之改变了主意。“富勒”的戏份很少，就算如此，格蕾丝依然没有被立即确定为正式演员，而是被通知：在几天后进行第二次试镜，此次与她进行搭档的是一名名为罗伯特·埃文斯的年轻演员——众所周知，这位罗伯特随后成为派拉蒙影片公司最著名的统领人物之一，他制作了《教父》、《唐人街》、《魔鬼怪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爱情故事》等一系列富于传奇色彩的电影，而与他合作的演员无一不是他那一代最杰出、最美丽的女演员——当然，这一切发生在数年以后。当时的格蕾丝一心沉醉于想要得到“富勒”这一角色的野心中，她甚至没有注意到，罗伯特对于影片有着怎样出色的诠释，她满心期望的，只是在当下演好自己的戏份。直到被导演组通知，她已经通过了测试，成功地得到了这一角色为止，格





为电影《十四小时》试镜的格蕾丝

蕾丝的心情才真正地轻松下来。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格蕾丝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之前，她一直在舞台剧与电视剧之间转战。在这部影片中，她所饰演的富勒夫人虽然很成功，但是电影本身并没有在社会上引发什么大的反响，而格蕾丝的角色也只是处于“惊鸿一瞥”的状态下。但是，她的深情演绎却让电影界注意到了这位肥皂剧女演员，并带给了她日后更多的试镜机会。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位远在俄勒冈州的女孩竟然颇有先见之明地发现了她身上隐藏的巨星光彩，并为格蕾丝成立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影迷俱乐部。这让格蕾丝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拥有了忠实的观众，她在深受感动之余，也对这一俱乐部投以了巨大的关心。

之后，格蕾丝几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角色：为导演格雷戈里拉道夫的新片《出租司机》试镜很成功，导演看上了凯利当时的淳朴。但是由于制片方后来又内定了另一位女演员，使得她失去了这次出演的机会。

但是，格蕾丝老练的代理人为她抓住了一次更好的机会，与著名的男演员贾利·古柏同台出演《正午》。

那是在1952年8月10日，格蕾丝正在参与正常的电视与戏剧活动，却意外地接到了一封电报：我们是《正午》剧目组请在18天后到好莱坞报到。格蕾丝有些不解，但是对这封来自于好莱坞的邀请函却极感兴趣。她让自己的代理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原来，这是由著名制片人斯坦利·克拉默发来的，对方曾经观赏过格蕾丝在百老汇剧目《父亲》里的表演，认为她高贵而美丽的气质与他手头正准备拍摄的一部名为《正午》的影片中的一个角色极为适合。

对于这个意外得来的角色，格蕾丝不仅惊讶，而且激动。对于她而言，克拉默无疑是好莱坞中的大制作人，他刚刚推出了一部名为《男人

们》的电影，这部电影由马龙·白兰度主演，在上映之后立即引发了美国的轰动性票房。

事实上，对于克拉默而言，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在当时，不管是导演还是剧组，都认为他的选择是错误的：格蕾丝·凯利虽然在饰演伯塔上拥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是她毕竟在电影界是新人，而且在《十四小时》中的表现非常平凡，让她来担任片中的女主角、影片的另一灵魂人物，很难保证电影的拍摄效果，而剧组也要考虑观众票房反应问题。很明显，选择格蕾丝这样的演员，不如选择一些已经成名的女演员来得更加保险。

克拉默是一名极有主见的出色制片人，而他在好莱坞的代理人也认为，选择格蕾丝这样的新人非但不会影响票房，而且很有可能会让整个影片增色不少，因为对方毕竟是一个极富张力而又美丽绝伦的女演员。于是，格蕾丝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人眼中的最佳人选。

《正午》是60年代的经典西部片，这部作品具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由好莱坞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卡尔·福尔曼执笔，他曾经一度被共产主义者列为黑名单中的极度危险人物。在卡尔着手写作这部作品时，西部片正流行，当时，种族主义受到了质疑，而西部片中一贯使用的“大白人主义”立场也开始受到摒弃。在《正午》中，卡尔不仅将白人的懦弱、虚伪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同时还给出了道德上的拷问。

格蕾丝对于自己能被克拉默选中极为激动，虽然她此时并不知道自己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角色，可她依然对命运的垂青非常兴奋。不过，她的好莱坞之行却受到了许多人的阻碍：当时，她正与吉恩·莱昂斯，一位健壮、英俊、温柔，比格蕾丝年长10岁的男演员陷入苦恋之中。吉恩是一个生性敏感的男子，他不仅性格内向，而且对事情具有着悲观的看法，他曾

经一度向格蕾丝求婚，很明显，格蕾丝并没有与他共度一生的意思。不管两人的爱情进展如何，吉恩都不希望格蕾丝放弃舞台去接触电影新角色。

格蕾丝个人其实并不喜欢好莱坞，她曾经与吉恩多次针对好莱坞的恶劣风气进行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好莱坞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吉恩一生偏激，并担心情人到达好莱坞后会将自己甩掉，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令人吃惊。但是格蕾丝对好莱坞也抱有此类看法则是因为受伯父沃尔特·凯利的影响：沃尔特对电影公司的体制极为憎恶，连同其“一言堂”式的独裁公司老板、蹩脚的角色选派体系，他都非常不喜欢。他曾经就有关好莱坞在角色选择上发生过的绯闻向格蕾丝发出过警告，并告诉她，如今，女演员通过性交易来换取角色的故事并不罕见。而且，自己的侄女如今在舞台剧、电视剧上皆有出色表现，实在不必跑去好莱坞那种“肮脏之地”。

对于来自于朋友、情人、家人的劝告，格蕾丝皆一一收下，却并没有明确表态自己将会拒绝这一邀请。虽然她对成为舞台上的唯一女主角非常向往，但是当她得知自己将要担任名制作人的新作女主角，而影片主演又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男演员贾利·古柏——一个富有阳刚之气的美国电影英雄典范、一个令所有女人心动与疯狂的美男子时，她根本就不可能回绝这次的邀请。更何况，她并不知道下一次挑战大银幕的机会到底什么时候会来——有时候，她甚至怀疑那种机会不会再来了。

格蕾丝最终顶着失去情人、受伯父质疑的压力动身了，她到达好莱坞之后，便立即接受了《正午》导演弗雷德·齐纳曼的面试。导演弗雷德并不赞同格蕾丝饰演女主角——一位年轻而虔诚的基督教徒艾米。所以，在面试时，他并没有给这位美丽的女演员什么面子，更没有与她进行什么感情上的交流，而是直接让她试镜了。没有想到，在镜头前面，格蕾丝的大方、优雅顿时让他折服了，结果，她正式成为《正午》中贾利·古柏的女

朋友。

贾利·古柏在《正午》中扮演了男主角威尔·凯恩警长，整个影片叙述了与以往的西部片完全不同的故事：男主角多年来一直忠于保护自己负责治安的小镇，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极为信任。威尔与自己的女朋友艾米相识后，两人决定结婚。由于艾米是一位反暴力的贵格派教徒，所以，威尔决定放弃自己心爱但危险性极高的警长工作，并决心带着无上的荣誉开始新的生活。正当他对自己的新生活踌躇满志时，他的宿敌、曾被他绳之以法送入监狱的不法分子却找上了门。

当面对邪恶势力的卷土重来时，男主角坚信小镇居民会与他携手对抗敌人。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小镇上的法官临阵脱逃，其他一些官员有的躲藏起来，有的则明里暗里暗示他应该离开。总之，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就连过去他的部下也因为一些小事而对他的处境袖手旁观。

最后，当威尔一步步地走向了决战高潮时，他并非是怀着以往西部片中那种英雄的乐观昂扬情绪去迎敌的，而是怀着被人出卖的痛苦去进行背水一战。虽然最后威尔侥幸取胜，但是他的孤独与内心的矛盾也明显可见。《正午》并没有采用经典西部片中一向浪漫的结局：在战胜邪恶之后，牛仔潇洒地远去。影片结尾在女友的帮助之下，威尔侥幸败敌，背叛者——小镇居民簇拥而来，重新欢迎他们的英雄。但是此时，威尔并没有表现出高兴，而是将象征法律秩序维护者身份的警徽厌恶地扔在地上，与他心爱的艾米扬长而去。

这样的结局正是剧作者卡尔·福尔曼所期望的：一向应在结尾处解决的矛盾冲突，在《正午》中非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使因为背叛而引发的道德冲突显得格外尖锐：从表面上来看，威尔使整个小镇再

次脱离了危机，但实际上，他的英勇行为使整个小镇居民的道德受到了再一次的羞辱——他们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正义与美好。

这样曲折的剧情令格蕾丝极为心动，但是，更令她心动的是男主角贾利·古柏。当时的古柏已经将近50岁了，而且患上了腿疾，他带着伤病艰难地将影片中的动作场面完成，真是身心俱疲。可以说，当时他的心理和身体状态与角色极为吻合，这就在为影片增色不少的同时，也深深地吸引了身为女主角的格蕾丝。

影片公映后，《纽约时报》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称贾利·古柏在影片中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演员所能表现出的“最高演技，发挥出了他演艺生涯中的最佳状态”。在最后，《纽约时报》称：“不管是格蕾丝饰演的新婚妻子，还是劳埃德·布里奇斯饰演的年轻副手，抑或是凯蒂·裘拉杜饰演的墨西哥女冒险家——仅从这部电影来看，他们无疑都恰当地表现出了角色的需要，表现出了人物内心的心理活动，这让他们成为了诸多关键角色中的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格蕾丝最初在这部电影上出现是作为“贵格会”女教徒的艾米·富勒，那天是他们的结婚之日，她正打算在神父的面前起誓忠于贾利·古柏所饰演的凯恩警长。格蕾丝头上戴着白色的无边呢帽，身上披着白色的婚纱，显得那样美丽，在电影中，她所说出的第一句台词是：“我发誓！”

贾利·古柏要比格蕾丝大出28岁，在戏中扮演她的新婚丈夫明显有些过于苍老，而且，古柏的个子比她高了太多。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配合默契，她温顺地向他抬起头，然后嫣然一笑。

在镜头转换后，他们又单独处在另一个房间里面，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艾米再次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她的纯情被表露得毫无遗漏。从银幕上看，作为一个忠于上帝、具有自我原则的虔诚女教徒，艾米呈现出了自

己完全值得人去信任的一面：她是如此深爱着自己的新婚丈夫，并在最后，为了拯救丈夫于危难之中，放弃了不暴力、只和平的原则。

观众可以看到，每一次在威尔将艾米抱起来，当众亲吻自己心爱的女友时，她总是在妩媚而不失动人地快乐欢笑着，然而，这一切的幸福在一瞬间被摧毁无遗：威尔告诉她，素有复仇之神的匪徒首领弗兰克·米勒已经直奔镇上，计划要谋杀他。而他，不仅要背弃自己的承诺，不能与她一起去度新婚蜜月，而且还要求她也留下来，以妻子的身份协助他孤军作战。这个时候，可怜的艾米简直要垮掉了。

在这个时候，艾米第一次在电影里面发表了一番有关自我想法的长篇对白，她向自己的丈夫恳求道："威尔，你不需要为我而去担任英雄的虚名，我们刚刚结婚，未来，我们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难道你看不到那些



虔诚的女教徒艾米与正义的警长威尔

美好的可能在意味着什么吗？”此时的艾米内心痛苦，她害怕背弃自己的信仰，更害怕丈夫会因此而死亡。

当她发现威尔根本不肯放下荣誉与她逃亡时，她向丈夫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他若决心要留下来孤军作战的话，那么，她将会乘坐正午从小镇开出的火车离家出走。此时的她不仅是爱恋中任性的小女人，而且是坚定、愤愤不平的妻子。

威尔听到妻子的话走了出去，但是随后又折回了旅馆，她兴奋不已，以为他已经决定，为了她一起出走，此时，她安详宁静得如同不染一丝人间尘埃的天使一样，那样的纯洁、那样的超凡脱俗。而当艾米最终直面由凯蒂·裘拉杜饰演的墨西哥冒险家拉米雷兹夫人时，她显得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果断，一如格蕾丝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个性那般。

她抛弃了一贯的骄傲，恳求拉米雷兹夫人告诉她，为什么威尔要抛弃她，而选择留下来去单独面对危险？勇敢的拉米雷兹夫人指责她：“你真的是他的妻子吗？你怎么能这样弃他而不顾？枪声便把你吓成了这样子？”此时的艾米如同火山一样，将自己积压已久的愤怒与伤心爆发了出来，她以颤抖的声音大声反击：“不，拉米雷兹夫人，我听到过枪声！我的父亲、我的兄弟都是被枪打死的！他们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是正义在战争开始之后并没有伸手帮助他们，我的哥哥去世的时候才19岁，你能想象我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他死去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加入了‘贵格会’！谁对谁错与我有什么关系？至少‘贵格会’让我相信，如果摒弃了暴力，也许人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美好！”

这个可怜的女人的下颌在激动中一直颤抖着，她将这个一直钟情于威尔的情敌打败了：纯洁的金发碧眼女郎将如同荡妇一样的浅黑肤色女子胜利地打败了。

最后，艾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威尔的爱，当她发现，所谓的不暴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也不可能将生活变得美好时，她将自己的和平主义信念砸得粉碎，此时，她曾经的天真与稚朴一去不复返，而她那不屈不挠的激情为自己赢得了如意郎君。



英勇的警长与虔诚的女教徒

1952年7月24日，影片《正午》在全球公映，后来，男主角贾利·古柏凭借此片斩获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与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这部耗资仅仅50万美元的影片在当时获得了高达18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在当时，《正午》不仅令古柏的事业东山再起，而且成为了所有西部片中的经典。后来，就连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谈起自己最爱的影片时，也选择了《正午》。

格蕾丝没有因此而旋即登上明星的宝座，在这部电影里，她的戏份并不算多，但是，作为一名影坛新人而言，在这部处处荡漾大男子主义雄性激素的电影中，她绝对算是女一号了。据说，制片商是为了使影片的预算在最大程度上可以缩减，才聘请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格蕾丝的。而在电影表演方面经验甚少的她在面对一下子要与如此豪华的编导阵容与传奇式的演员贾利·古柏合作时，不由显得有些拘谨。好在剧组所有的人员都对格蕾丝非常的照顾，而且给予了她许多演技上的指导，同时教会了她这个新人在面对镜头时，如何才能保持放松的心态，拍出最完美镜头的宝贵经验。

尽管大众与影评家们对《正午》中格蕾丝的表演反应平平，可她的表演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虽然评论家并没有因为艾米这一角色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与大气而对格蕾丝的表演大加赞扬，但是在《正午》中，她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同时更是一名具有着精湛演技的女演员。可以说，在格蕾丝刚刚起步的演艺事业上，《正午》是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

2．步入《红尘》的苦恋

影片《正午》的公映让格蕾丝在好莱坞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此时的米高梅公司向格蕾丝发出了邀请，期望其成为自己旗下的一名女演员。格蕾丝深知，只要一签约，便等于为自己戴上了一套无形的枷锁。所以，不愿被好莱坞束缚的格蕾丝一直在拖延，但是，一个新的机会令她不得不向米高梅的高层屈服：影片《红尘》的导演约翰·福特想要为她提供一次试镜。而米高梅公司高层指出，若她不签约的话，便不要期望得到这一角色。无奈之下，她只好与之签署了一份期限为七年的合同。

好在格蕾丝在签约时，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准许她每两年中有一年可以参与到戏剧舞台的演出中去；第二，准许她在纽约居住。在当时，她所提出的这些条件毫无疑问是非常过分的，但是，她在《正午》中的精湛演技使人们了解到，她是一个潜在的巨星，而约翰·福特又是如此期望她可以出演《红尘》，电影公司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1952年9月3日，她飞往了洛杉矶，为《红尘》中的琳达·诺德利进行试镜，并以每周850美元的相对较低片酬参与了演出。

事实上，在当时，格蕾丝完全有能力拒绝让自己置身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体制下，以免成为对方的契约奴隶。但是，该片中有三件事情引发了她的注意：著名的电影导演约翰·福特，著名的男演员克拉克·盖博与一次免费的非洲之旅。她一直向往到非洲去旅行一次，而这一次，竟然还可以与自己从小便深为崇拜的大导演与名演员进行合作，这些都成为了让她舍得付出七年自由的理由。

在《红尘》中，格蕾丝饰演诺德利（由唐纳德·辛登扮演）的妻子琳达，但是在同时，她与克拉克·盖博所扮演的猎人维克多又产生了令人惊叹的化学反应，加上艾娃·嘉德纳饰演的乐于寻欢作乐的女郎哈尼·比尔，四人产生了微妙而又复杂的四角恋。



尽显粗犷之美的克拉克·盖博拥抱着格蕾丝

格蕾丝在这部发生于非洲探险队里的故事里只能算是第三号人物，她在影片播放到第25分钟时才出现，而且出现时的装扮实在不惹人喜爱：她身上穿了一件既不讨巧、又不合身的狩猎外套，头上戴着盔甲，还有她的标志性物品：白色丝手套。她所饰演的角色琳达·诺德利作为英国上流社会中正经而又可信的他人之妻，在遇到了充满阳刚之气的白

人猎手维克多·马斯韦尔之后，立即对他产生了疯狂而又真挚的爱情。

导演并没有让格蕾丝的这身不恰当装扮维持太久，在与丈夫诺德利博士、哈尼、维克多一起进餐时，她身上穿着以紫色透明硬纱做成的、以蔷薇花边装饰的美丽束腰大摆裙，此时，她已经是一个美丽得令人无法将眼神从她身上移开的女人了。

就如同《正午》中的贾利·古柏一样，盖博的年龄看上去更大一些，与年轻的格蕾丝根本不成比例，但是，导演约翰的镜头却恰到好处地捕捉到了他们之间令人惊叹的默契。当琳达的眼睛充满了激情，一直凝视着心爱的维克多时，当她发现维克多令她失望，并歇斯底里地打维克多的耳光时，格蕾丝的演技让人们充分体会出了琳达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拍摄丛林那场戏时，琳达以古典的方式在自己的头上系一块围巾，这位模仿了英国女王最爱的围巾系法的淑女所表现出的对维克多的欲望，从她的双眼便可以看出来。在影片最富有激情的那一瞬间，导演配以恰当而又巧妙的雷声，维克多一把将琳达头上的围巾扯去，此时，片中所表现出来的象征主义不仅浓烈，而且具有着明晰的涵义。

在两人在丛林中有了偷欢的经历以后，身为琳达情敌的哈尼意识到了两人之间日益增强的好感。在随后的镜头中，哈尼与维克多、琳达与自己的丈夫诺德利博士两对情侣坐在汽车中，但是，琳达与维克多总是交换着暧昧的眼神，这种眼神在情场经历多多的哈尼眼中，自然显露无遗。

随后，哈尼与琳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此时的琳达却早已恢复了自己身为一位女教师所应表现出来的风采，她身上穿着夹克衫与单色调的裙子，虽然嘴里不断地否定着自己对于维克多的好感，但是在内心却燃烧起了对情人浓厚的欲望。

琳达与维克多两人在无人的瀑布边上拥抱时，她紧紧地依偎着自己有

力的情人，仿佛他就是自己的全部世界一般，而当他们在暮色中接吻时，维克多的吻让她无法自控地沉醉于其中。

可能你会认为，对于一名新入电影界、刚刚拍过两部电影的新人而言，想要演绎好琳达这样一个内心复杂、充满激情的已婚女子，格蕾丝可能并没有多少的能力，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格蕾丝与盖博的绯闻早已经从非洲传到了远在另一端的新大陆。与演技丰富多彩的盖博对拍如此浓重的爱情戏与激情戏，格蕾丝不由如同电影中的琳达一样，既激动又无法控制自我。

他们拍摄外景的地方处于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荒漠，多达600名的演职与摄影制作人员，再加上多达1000多名的导游、猎手与来自于当地的临时演员，在主要外景地卡格拉河畔安营扎寨了。这里位于坦噶尼喀与乌干达的边境上，处于非洲灌木林的中央地带，距离著名的维多利亚湖约有200多公里的距离。他们在那里建造起了13个食堂帐篷、一家供演职人员娱乐的电影院与游戏室，一所活动的医院与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厨房——这些设施使得这片荒蛮之地立即出现了一座微型城市，而如此大手笔的投入充分地证明了米高梅公司的野心——他们准备以巨资打造出当时的票房大片。



在非洲草原上的格蕾丝显示出了自己野性的一面

在格蕾丝的眼中，非洲艰苦而又可怕的拍

摄环境与相当恶劣的拍摄条件非但没有让她产生不适感，反而成为她当时的最大乐土，而让她拥有这种快乐之感的最大原因便是克拉克·盖博。自从在年少时追求那个与父亲交往频繁的商人保罗·斯基尼·达马托未果之后，她对所有的男人再也没有燃起过如此令人惊讶的拥有欲望。

其实，若真的对格蕾丝的情路进行细致审视的话，你会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因戏生情的女人：在《正午》中，她曾经对贾利·古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是不管怎样，那段感情并没有真正地铺展开来，反倒成为了格蕾丝在拍戏期间满足自我对爱情需求的一种途径，而且在当时，贾利·古柏与格蕾丝虽然彼此都存有暧昧之心，但是两人毕竟没有继续下去，而是让这段感情自动终止在了戏剧结束以后。但是在《红尘》的拍摄现场，你会发现，戏剧中复杂的四角恋在现实生活中再一次上演：在爱情上一向放纵的艾娃与丈夫、美国著名歌星、影星弗兰克·西纳特拉一同到了片场，两人正处于婚姻崩溃的前期，而克拉克·盖博则想要勾引艾娃，格蕾丝又爱上了盖博，而唐纳德却真正地爱上了格蕾丝。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艾娃的丈夫弗兰克·西纳特拉：他同样是美国娱乐圈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不仅在音乐、电影上有着出色的表现，而且建立起了庞大的“弗兰克商业王国”。他一生与四个女人相识、结婚，但是他的最爱却是艾娃——一个总是被男人围绕、拥有着过人魅力的艳星。而且，虽然弗兰克个人一直在否认自己与美国黑手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事实上，人们一直认为，美国著名影片《教父》中的强尼·方丹便是以他为原型来写作的。

事实上，艾娃一直深爱着弗兰克，但是当时的弗兰克事业处于低谷期，他总是怀疑此时的艾娃一直在背着自己与其他男人交往——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种彼此之间缺乏安全感的现实最终让他们的婚姻走向了

灭亡。让弗兰克到非洲一同演出，正是艾娃拯救这段婚姻的一大措施。可是，艾娃的举动非但没有让两人的关系走向正常，反而让彼此的争吵成为令在场的演职人员深为尴尬与暗中取笑她的原因。

有人曾经期盼格蕾丝可以与艾娃如同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处处针锋相对、争风吃醋，毕竟，一个是来自于家教良好、家境富裕的富家小姐，一个则是好莱坞中最有名的荡妇之一。但是，事情的走向令所有人为之惊讶：格蕾丝与艾娃形成了奇怪而长久的友情，而且，两人总是聚在一起，显得亲密无比。

对于艾娃的处境，格蕾丝非常同情，她与弗兰克之间相知甚深，并且对他魅力十足的一面极为了解，但是，她也非常清楚，虽然弗兰克在舞台与银幕上所展现出的是一个乐观而积极的男人，可那只是假象：弗兰克性格阴郁而暴躁，是娱乐圈中少有的棘手人物之一。所以，她虽然了解艾娃的私生活不检点，但是却对艾娃的处境非常同情。

艾娃看出了唐纳德对格蕾丝的好感：他处处关心这个美丽的女孩，并在她需要时周到而不失身份地出现，但是艾娃同时也注意到，格蕾丝对于唐纳德的举动丝毫没有动心，相反，她的眼光一直在跟着这部戏的男主角克拉克·盖博打转。艾娃是一名在好莱坞混迹多年的艳星，她清楚地知道盖博的本事：他有能力轻易地迷倒他期望迷倒的女人，而他专情、潇洒的外表背后，却是数不清的女人在哭泣。她有些担心格蕾丝会成为那些可怜女人中的一员，所以，在自己与对方的友情日益深厚、直到可以直接说出某些告诫时，艾娃赶紧告诉了格蕾丝事实的真相："亲爱的，我了解你对盖博的好感，但是，我不得不去提醒你：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他与许多女人都有一腿！他的感情生活之混乱是你无法想象的！如果你坠入他的情网，那么，他总有一天会把你轻而易举地甩掉！就如同他对其他那

些可怜女人做的那样，他喜欢征服！一旦你被他征服，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消失，他也会随着征服感的失去而瞬间离去！”

艾娃以为，这样严重的警示足可以让格蕾丝警醒，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她所陈述的这一事实，反而令格蕾丝对于盖博的好感更深了一层。艾娃将盖博打造成了一个善于欺骗他人感情的诱惑者，一个终生乐于遗弃女人的征服者，而在不经意间，格蕾丝认为，这正是一种难得的挑战经验。格蕾丝从艾娃的陈述中发现，盖博突然间成为了一个比从前更值得自己去挑战的男人，她认为，以自己的魅力与经验，足以将盖博征服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但是，格蕾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盖博看来，她不过是个新晋的二流女演员，而这样的角色他早就玩弄过许多了，对他而言，格蕾丝根本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更看重、更想得到的是另一个女人——艾娃·嘉德纳。有人曾言，若说玛丽莲·梦露的美丽过于甜美的话，那么，格蕾丝·凯利的美丽则过于高贵，而艾娃·嘉德纳才是荧幕上恰到好处的女神，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如此不同、如此惊人，反而找不到她可以落脚、对应的尘世角色。而另一方面，美丽为她带来了世人的瞩目，同时也成为了她人生的魔障：终其一生，艾娃都陷于各种各样的绯闻与恋情中，她因此而失去了贞洁、名誉，成为了好莱坞最有名的荡妇之一。与她发生过恋情、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人，无一不是当时的青年才俊：著名演员米基鲁尼、知名乐手亚提·萧、著名歌手弗兰克·辛纳特拉……

在盖博看来，艾娃才是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他的目标就是与艾娃发生一段恋情。如同天顺其意一般，弗兰克由于获得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返回了美国，此时，艾娃正处于孤单的状态下，盖博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

身为情场老手，他当然注意到了从格蕾丝那里投来的激情目光，那是渴望拥有、对爱情向往的炽烈目光，更是一个女人对他的深情，换做他人，可能早已投向格蕾丝的怀抱，可盖博早就习惯了被这样的目光所环绕：他现在的猎物不是格蕾丝，自然对她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他没有想到的是，艾娃可能是一个对爱情不忠贞的女人，但是她对友情却相当诚实，一方面，她并不打算与盖博有所牵连，另一方面，她早就知道了格蕾丝的心思，根本不打算与盖博有什么故事发生，以防自己的新朋友失望。所以，面对盖博的追求，她几乎是以忽视的态度来对待的。

可怜的格蕾丝非常清楚其中的故事，但当局者迷，她以为自己的执著总有一天会让盖博动心，她在他的面前以弱者的姿态出现，期望能得到这位强者的些许怜悯。可是，她的付出只换回了冷淡：有一次，她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晚到了片场15分钟，盖博当着众人的面，将她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而这些无情的训斥几乎令一向骄傲的格蕾丝有些失态：她当场流下了悲伤的眼泪，久久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剧组所有的人都看得出这部电影四个主角之间在现实生活里生发的复杂感情，大家没有奇怪：这是他们的私事，没有人会去干涉。除了一些随剧组找新闻的娱乐报道记者以外，所有人都在为格蕾丝叹息：显然，她还不清楚，自己的付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甜蜜的回报。大家对这个可怜而可爱的女孩给予更多的关爱，让她在无法拥有爱情的同时可以在孤单的非洲拥有更多受到关爱的感受。

除了爱神的冷遇，格蕾丝在非洲过得还算快乐：她看到许多以往自己没有机会看到的风景，了解了别样的风土人情，这一切让她庆幸，若爱情无果，至少自己还能收获经历。当她暂时放下爱情的伤痛、沉醉于非洲的一切时，她惊讶地发现，盖博竟然对她产生了兴趣！

那天，他们刚刚拍完一场戏，格蕾丝正坐在凳子上休息，盖博走了过来，轻松地问她："亲爱的，圣诞节快到了，你需要一个鳄鱼皮的手提包吗？"她有些惊喜，但立即点了点头："真的可以吗？那太好了！"盖博带着习惯性的坏笑："你很快就会拥有它了！"于是，她陷入了对那个由爱人赠送的礼物的期盼中。


与盖博在戏中的对峙画面

两天以后，他们到一片湖泊旁边进行一个场景的拍摄，在河的对岸有一条鳄鱼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盖博在注意到这条可怜的鳄鱼之后，对他的随从下了命令："给我拿一枝枪来！"他将脸转向格蕾丝："亲爱的，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崭新的鳄鱼皮包了！"在格蕾丝既深情又惊讶的注视下，她心爱的人举起了手中的枪，向着鳄鱼开了一枪——那条鳄鱼立即死掉了，而帅气的盖博吹着枪口冒出的烟，潇洒地说道："亲爱的，现在你有手提包了！"格蕾丝立即心醉了，她完全沉浸在情人用心营造的罗曼蒂克中——这个注定要为爱受伤的女孩没有意识到，盖博会为她心动完全是因为他已经追求不到艾娃了：弗兰克要回来与艾娃共度圣诞节了。格蕾丝是如此欣喜若狂，完全沉浸在被盖博征服的甜美中，以至于她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与那个其实是只道具的鳄鱼都没有注意到。现在，她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克拉克·盖博那帅气的脸庞。

随后，他们开始了一段的确不失浪漫的恋情：在不需要拍戏的那些日子里，格蕾丝与盖博在早上四点钟便出发，她在自己强壮的恋人的引导下，开始学会拿枪，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神枪手，同时，她还学会了在那些坎坷而崎岖的地带开车。这段日子为格蕾丝的非洲之旅增添了光彩，成为了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格蕾丝是如此深爱着自己的新情人，以至于她太过于害怕失去他，她甚至经不起对方的哪怕一丝丝打击，在偶尔发生争吵的那些日子里，她不是醉得一塌糊涂，就是被对方气得奔跑到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一句话，她受尽了爱情的折磨。

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非洲的荒漠里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友情、爱情在争吵、理解中不断地酝酿起来。回想起那段日子，格蕾丝充满了后怕：剧组中困难重重，有人患病，甚至有三人因意外死亡；幸好，她有艾娃的陪伴。艾娃是如此喜爱她的新朋友，以至于她还为对方筹办了一个精心而可爱的生日晚会。这段友情一直持续了她们的终生：在格蕾丝成为王妃的那次著名的世纪婚礼上，艾娃是唯一一个到场的好莱坞大牌明星。她丝毫不害怕被好友抢去自己所有的风头，并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格蕾丝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她当然是最美丽的！成为王妃后的格蕾丝也从来不认为与好莱坞著名荡妇交往有失体面，她经常到伦敦去看望那个对自己忠心的好友。

不幸的是，两个女人在《红尘》拍摄完成后，都受到了爱神的遗弃：弗兰克与艾娃的婚姻生活已接近尾声，格蕾丝与盖博的爱情也随着影片拍摄的完成而成为了过往。

当他们在1953年的1月份飞往英国伦敦时，盖博早已忘记了与格蕾丝在非洲的那些缠绵日子，他看到的是新的生活再一次呈现在自己的面前，

无数的美艳明星正在等待着自己去追求，而格蕾丝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女演员。他甚至如同从来没有与格蕾丝发生过恋情一般，变得极为冷淡。

格蕾丝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她的想象中，自己的爱情不应这样结束，至少，还应有缠绵悱恻与动人场面出现。她再一次果断地向盖博发起了追求，她如同一个怨妇一般，每日都去盖博的门口等待他。不堪其扰的盖博连连更换酒店，以期将格蕾丝甩掉。

格蕾丝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冷遇，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盖博会这样迅速地对自己失去兴趣。为了让情人回心转意，她找到盖博的住处，丝毫不顾及自己的淑女身份，大声地叫着、使劲地擂门，期望能再见爱人一面。狠心的盖博竟然在随后将酒店的门卫请来，站在自己的套房门口保护自己。

很明显，格蕾丝因为这些拒绝而遭遇了人生中最可怕的难堪，虽然沉浸于苦苦单相思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盖博这个花花公子而抛弃自己一贯的高傲与矜持，但是，当时许多人都“有幸”目睹了这个后来成为王妃的女人在人生中有过怎样的狼狈时刻。在目睹这一幕之后，许多人开始不再羡慕好莱坞的明星生活，当然，更多的是对格蕾丝频繁出现的爱情举动感觉到不可思议。

不管怎样，到当年的3月份，格蕾丝一直为这段苦恋受着痛苦的折磨，她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等待出狱的人。”“这些天没有和克拉克说话，我的心情糟糕痛苦，这让我急切想要回家。”

1953年的4月15日，米高梅公司为《红尘》举办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作为故事中的男主角，盖博必须要在希思罗机场搭乘飞机到美国去，没有了门卫的阻碍，格蕾丝终于看到了盖博。当盖博正要登上飞机的那一

刻，她压抑了许久的悲伤终于无法自持，失声痛哭了起来，这种痛哭让盖博大为吃惊，因为旁边有许多的记者，他加快脚步，走入了机舱门中，而其他人则面面相觑：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但是，大家根本没有预料到，格蕾丝竟然会如此不分场合地崩溃。不管怎样，在随后，在场的记者将这一消息在第一时间里送到了无线广播电台的接收中心。这一次，格蕾丝又一次为《红尘》做足了噱头。

明眼人一眼就能够看出这段爱情根本不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在巨星盖博的眼中，格蕾丝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二流小影星而已。在非洲那样恶劣的环境里拍戏，当然不会有在好莱坞里的大堆美女供自己选择，为了让自己度过三个月的苦闷时光，盖博在勾引艾娃无望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格蕾丝：毕竟她够年青，又够漂亮。而在影片的拍摄一完成，他立即便将格蕾丝无情地抛弃了。

格蕾丝可能并没有保持对性的忠贞，但是，她的确对爱神极为信仰：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是她所喜爱的男人，她便会不顾一切地坠入情网之中。这一爱情规则在她的一生中不断地重复，直到她正式迈入摩纳哥王室为止。

这段《红尘》苦恋唯一让格蕾丝开心的就是她获得了与艾娃的友情。令大多数女人嫉妒的艾娃竟然在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格蕾丝，同时在自己的《自传》中如此描述到：“她真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姑娘，若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她，你会认为她是纯洁的，她个人很上相，照出来的相片总是迷人无比。在同她谈话的时候，她往往会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善解人意。”

当年年底，《红尘》最终上映了，全球著名杂志《时代》却并不认同格蕾丝的演技：“格蕾丝·凯利的美丽依然是那么令人陶醉，虽然她一开

口便流露出与美貌不相称的愚蠢。”但是，这些负面评价并不影响她顺利地拿到1953年金球奖的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因她在《十四小时》中对那个不幸妻子的角色进行了出色诠释而获得的。她遵循着公司的指示，在克拉克·盖博的陪同之下，一起去领了奥斯卡奖。如今，她已经是一名明星，而她与盖博也是可以平起平坐的了。

在盖博的陪伴下走向红地毯的那一刻，格蕾丝脑海中突然出现了电影里最后一幕戏，盖博所饰演的维克多·马斯韦尔在最终的欺骗暴露后，说了一段极为无情的话：“诺德利夫人，请你告诉我，你对这一切非常在意吧？可不是吗？所有的书上都是这么说的：女人总是会迷恋上白人的猎手，我是一个花花公子，而我利用的正是这种心态。可是，你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向我吗？你的眼睛所流露出来的那一副神态，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在听到这样的侮辱之后，格蕾丝怒火中烧，举起枪向他射击，这段爱情就在枪声的轰鸣中彻底结束了。而后来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发展也向世人证明，那场戏正好为格蕾丝对克拉克·盖博的苦恋提供了一段恰到好处的墓志铭。走红毯结束后，格蕾丝也彻底地恢复了对盖博的理智：时光已然不在，那份感情也早已变了味道。



《红尘》剧照，克拉克·盖博与格蕾丝。

3．希区柯克的青睐

爱情不顺利，但事业却要发展：格蕾丝需要一个工作机会，去找回自己，去再次沉浸于工作中，忘记已往的不快。1953年6月13日，她接到了电话：自己已经被选中在影片《电话谋杀案》里饰演玛戈特·温迪丝一角。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位无与伦比的大师。

希区柯克在现代电影界被称为是“永远的惊悚大师”，在很多电影人看来，“希区柯克”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名字，而是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电影手法与精神，这个名字是经典悬疑惊悚的代名词。希区柯克凭借出色的创造，进一步完善了制造悬念的艺术，让银幕前的观众“身临其境”。因此，他所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影片，还有观众的注意力，他是始终将观众放在第一位的娱乐片高手，而他把对于人类本性与心理状态的深刻理解与高超凝练的视觉化银幕表达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让他的影片成为了电影史上独一无二、无法超越与效仿的经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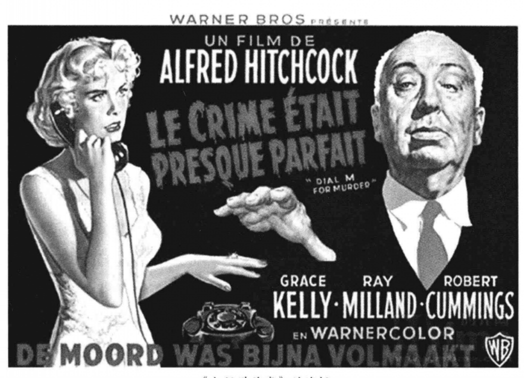
从来没有哪个导演能如同他那样驾驭惊险片。在某一类型的电影中成为主宰的，擅长通过银幕让观众发出“尖叫”声的希区柯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全球电影界都认同的“恐怖大师”。他的多部片子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并成为了后辈导演们想要尽力去模仿、去学习的电影杰作。

当时，希区柯克看中了弗雷德里克·诺特的同名舞台剧，并决定最终要将它改编为电影。这部电影并未被人们认同是希区柯克最出色的作品，但事实上，它也属于无法翻拍的经典之一。

《电话谋杀案》首次使用了立体电影技术进行拍摄，该片可被当作是希区柯克的“U形转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设计与反设计，

假定与反假定的布局与解局。整个故事在由舞台剧转变成电影时，对故事情节进行了更加完整与周密的布局，这不仅是希区柯克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更展示出了大师把紧张赋予幽默中的高深功力。在此部影片中希区柯克出色的导演技巧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它没有故弄玄虚的片断，只是提供了一些对于谋杀极为关键的举措与细节，与恰到好处的注意力。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希区柯克事业上的一个标志——他找到了自己的最佳女主角：格蕾丝·凯利。自拍摄电影以来，希区柯克最乐于启用那些金发碧眼的漂亮女演员担任主角。当时，格蕾丝在为一部小影片《出租车》试镜，饰演一名普通的爱尔兰姑娘，而希区柯克在看到试镜画面时，旋即被她金发碧眼的美丽所震撼，并声称：“她就是德国北部或者说北日耳曼人类型的代表，你要知道，表面上看，她就像是一位普通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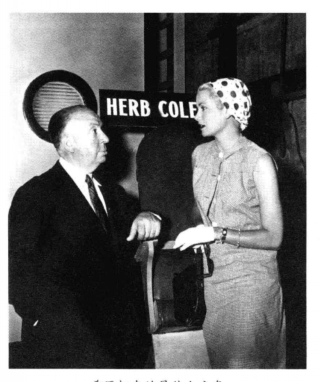


《电话谋杀案》的海报

老师，但据我猜测，她们都是出色的床第谋杀者！当然，最出色的床第谋杀者是英国女人！”

希区柯克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将格蕾丝打造成他一直以来所期望的英国上流社会女子，然后，利用他的摄影机，将她处女一般的纯真表象揭开。格蕾丝当然知道外表儒雅的希区柯克想的是怎样的角色编排，但是，在她第一次见到这位电影大师时，并没有时间去思索那么多：“我简直惊喜若狂，但是又吓坏了，我的脑子一下子变得如同石头一样，根本想不出什么能够和他一起交谈的话语。那场面即可笑，又可怕。”

在这部戏里，格蕾丝·凯利比任何人都更加胜任饰演这个主角的位置，她的面部表情在影片中非常细腻丰富，喜怒哀乐呈现得惟妙惟肖。于是，希区柯克从多角度对她的面部进行了拍摄。凯利塑造的角色虽身处危险境地，意志却越来越坚强。“很可能她的心中有一块火、一块冰，甚至是一股巨大的激情，但是很明显，格蕾丝从来没有打算将它们炫耀出来。”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希区柯克对于格蕾丝的表现不仅惊讶，更为之震撼，他知道，自己将从她的身上，找到更多的拍摄灵感。他对格蕾丝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同时，将这种性格中的千变万化融



希区柯克的最佳女主角

入了电影情节中，并一手将她打造成为一位好莱坞偶像。

希区柯克当然知道格蕾丝的魅力所在，自从她来到剧组以后，她几乎将所有的人都给迷住了，而希区柯克对这种情况不仅了若指掌，更同时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当时，格蕾丝再一次因戏生爱，与男主角雷·米兰德陷入了不伦之恋。

雷·米兰德在1945年凭借《失去的周末》一片获得了奥斯卡小金人，这位奥斯卡影帝同样符合格蕾丝最感兴趣的男人特征：成熟、成功，富有挑战性。在影片中，他与格蕾丝饰演了一对夫妇：

网球明星汤姆一直活跃在赛场上，由于经常出国参加比赛，他只好把年轻漂亮的妻子玛戈一个人留在家中。玛戈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身边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她无法忍受长期在家独处的寂寞，就与自己的老同学、作家马克产生了婚外恋情。他们趁汤姆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到外面约会。

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十分迅速，终于有一天露出了马脚。汤姆从玛戈的手提包里翻出了马克写给她的情书，他非常愤怒。为了报复，他开始了长期而精心的谋划。他退役了，放弃了职业留在家里，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妻子，一再勒索小面值的钞票。这时，马克拜访他家准备



影片外一起讨论剧情发展

摊牌，而他也预备趁此机会将妻子杀死。汤姆大学时的同学勒斯盖特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汤姆用一千英镑雇佣他去杀死妻子。勒斯盖特虽然穷困潦倒，但是也不敢轻易冒险去杀人。怎奈他着了汤姆的道，在威逼和唆使下，勒斯盖特终于答应为汤姆除掉玛戈这个心腹之患。


与情人马克在一起的玛歌

虽然两人设计完美，但是由于时间上的误差，准备将玛戈勒死的勒斯盖特却在汤姆家中误被玛戈给杀死。为了掩饰罪行，同时也为了让妻子的背叛受到惩罚，汤姆回家后顺水推舟，设法改变了现场，替换了那双丝袜，将钥匙放在了玛戈的手袋中，让警察认为是妻子故意杀人，法院判妻子死刑。

在行刑前一天，马克心有不甘，他试图说服汤姆伪造证据替玛戈脱罪，而他的推理却与真相越来越吻合。这时探长也来了，他替换了汤姆的大衣，将其支开，设了一个圈套，并最终解开了谜团，揭露了汤姆才是背后真正的杀人凶手。原来杀手早已将钥匙放在了原处，而汤姆后来的设计反而弄巧成拙了。

《电话谋杀案》中，在杀手勒斯盖特要将玛戈勒死时，玛戈则要用一把剪刀将勒斯盖特刺死。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同时也在拍摄过程中给几个演员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9月3日的拍摄过程中，格蕾丝的整场戏都穿着睡衣，虽然希区柯克原先认定，由于被电话铃声惊醒，所以，她应该

穿着长袍与杀手进行殊死搏斗，但是格蕾丝提出，在这场戏中，穿睡衣要远比穿长袍来得更加真实。希区柯克在细想之后，认为她说的有道理，于是便让她穿着一袭美丽的睡衣进行了拍摄，而这样的睡衣在搏斗过程中显然对她起不了保护作用。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她所提出的穿着内衣这一建议，她的身体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有更多的部分呈现了出来。

在《电话谋杀案》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希区柯克对格蕾丝形象的戏剧性影响，她的金黄色头发里泛起了银灰色，而且梳理得比从前更加松散；她开始使用更加艳丽的红色唇膏，其眉毛颜色也更加暗淡，而且，在这部电影中，她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示出了自己的乳沟。很显然，她变得更性感、更成熟了。她将一个老于世故的女性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在希区柯克的镜头下，她逃离之前的那种单纯与一本正经，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名带有好莱坞气质的金发碧眼女郎。

随后的一场戏里，她穿着一袭深褐色的紧身连衣裙，使自己的整个优美形体得以尽情显现，丝毫让人无法看出她在上一出戏里差点被谋杀时所面临的惊慌。她被塑造得雍容华贵，镇定自如，即使是在承认了通奸罪之后，她也并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愧疚，更没有让自己的气质因此而流失。

很显然，这是一部出色的悬疑片，它的成功为格蕾丝与米兰德同时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但也让他们面临了共同的难题：道德上的谴责。

4. “让第三者滚出去！”

若抛去雷·米兰德在影片中扮演的坏蛋角色，他的演技还是配得上影帝这一称号的。而另一方面，格蕾丝早已在少女时代便将他视为了自己的

偶像，并雄心勃勃地想要将他俘虏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问题在于，当时的雷·米兰德早已结婚30年，而他的妻子缪丽尔对他深爱无比，两人育有一子。若论及情场经验的话，雷·米兰德并不比克拉克·盖博少，他是一个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男子，不仅老于世故，而且比格蕾丝年长24岁，是一个拥有着多年与年轻女演员调情经验的情场高手。曾有女演员调侃说："你若从米兰德的门前经过，必须要以快速奔跑的速度离开，否则……"

很明显，格蕾丝非但没有想要快速奔跑，反而一头栽了进去。虽然这部电影只拍摄了36天，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与米兰德发展感情。在她看来，米兰德是一个风流多情的男人，并拥有着出色的绅士气派，虽然她知道当时的米兰德已婚，但是，她并不在乎，因为对方告诉她："我正在与妻子分居，并准备离婚。"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格蕾丝才发现，这只是对方骗她上床的一个借口而已，而被他这样骗过的女人远不止她一个。

不久后，米兰德也被格蕾丝的深爱所感动，并开始抛弃以往逢场作戏的谨慎习惯，同时不计后果地与格蕾丝展开了热恋。整个好莱坞都被这件事情所震惊了：不管私下里米兰德和多少女演员上过床，但他如此正经地抛妻离子，与一个新秀谈恋爱还是第一次。按娱乐杂志《悄悄话》的说法："只要看上格蕾丝一眼，米兰德便会手忙脚乱。"

这件事情当然被米兰德的妻子所知，她与丈夫共患难多年，并一直知晓对方喜爱偷腥的行为，但是碍于面子，也出于对丈夫的爱，她一直忍耐着。而这一次，丈夫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去追求一个女演员，摆明了是要将她扫地出门。格蕾丝的举动彻底地激怒了缪丽尔，她当然不会如此轻易地将丈夫拱手让人。于是，只要米兰德回到家中，家里便必定会变成一个哭闹声、尖叫声时时存在的可怕所在。

这一下，米兰德真的与妻子缪丽尔分居了，而格蕾丝则被加上了“第三者”插足的恶名。而她没有料想到的事情一件件地发生着：缪丽尔是好莱坞里最具有人缘、最受人爱戴的女人之一，她在苦心经营婚姻的同时，也在细心地经营着自己的人脉。当她的遭遇在整个好莱坞传播开来后，她的所有朋友都站在了敌视格蕾丝的一面，这其中甚至包括了当时最出色的专栏作家海达·霍珀。他连续多次在报纸上直接抨击格蕾丝的不道德行为，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当时，甚至有人提出，让格蕾丝滚出好莱坞。



格蕾丝与米兰德：看似完美的一对，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倍受指责。

此时的格蕾丝名誉扫地，她的演艺事业岌岌可危。她远在费城的父亲早已知道了这一系列的消息，不过，父亲杰克并没有如同中世纪的骑士一般，前来拯救自己的女儿，而是迅速地派出了自己最出色的公关人员，赶到好莱坞对她进行规劝。

规劝的结果很成功，在爱情与事业、名声与情欲面前，格蕾丝选择了事业和名声，她还没有傻到真的要去为一个已婚男人丧失一切。不久后，格蕾丝接受了好莱坞新闻界的采访，在这一过程中，这个一向以优雅被人所知的女人，以近乎乞求的声音期望着影城的宽恕，并在随后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我做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我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我为此而心烦意乱。我不会再做类似的事情了。”

在这篇声明发表以后，大家原谅了格蕾丝，并开始再次向她表现出接纳的姿态。而雷·米兰德此时也早已预料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重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缪丽尔也原谅了他。看起来，整件事情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是格蕾丝在进入影坛之后所遭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因爱而生的公关危机，她之前因戏生爱的个性也从此开始有所改变。这一切变化都逃不过希区柯克的眼睛，而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所选定的女主角是圣女："格蕾丝是一个外表冷若冰霜的金发女郎，但是她的心里却是欲火熊熊。"

1954年5月，《电话谋杀案》公映了，而丑闻也开始慢慢被平息，得到了认可之后的格蕾丝又对自己与雷·米兰德的过往情事进行了回顾，不过，她没有表现出自己在公关时的弱势，而是转而认为好莱坞对自己不公平："作为一名未婚的女子，我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其他女性都将我视为情敌，往我的身上泼脏水。"

"和我在《上流社会》中有过合作的一名演员说，有人将我描述成一个慕男狂！感谢上帝，大家很快便知道了我的真实为人，使这种迫害并没有持续很久。我要感谢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圈子，不过就算如此，我依然对好莱坞极为痛恨。这是一个根本没有怜悯的城市！"她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外界的身上，而丝毫没有考虑他人为何会对她有这样的评价，更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好莱坞最有人缘的缪丽尔会如此厌恶她。

事实上，不仅仅是缪丽尔对格蕾丝极为不满，就连其他一些好莱坞女星对格蕾丝也是颇看不起。与格蕾丝同一家公司的莎莎·嘉宝在自己的《自传》中便明确地提到："在当时，我意识到，格蕾丝·凯利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比我一生里交的男朋友都要多。"

素有“好莱坞女神之称”的赫迪·拉玛尔曾经因为在影片《神魂颠倒》中拍摄了世界上第一个裸露镜头而被众人所诟病。可是就连她也对格蕾丝的交友极为不屑，她的朋友阿琳·罗克斯布告诉她，为了获得影片中的角色，格蕾丝在好莱坞中总是将身体当成筹码，乐意与人睡觉。赫迪甚至有这样的认识：在导演、演员与制片人面前，格蕾丝随时都会为他们宽衣解带，只要有好处。

不管这些女明星们的指责是否属实，格蕾丝在当时爱交男友的事实的确存在，但是不管是过去还是在现在，许多银幕女神正是靠了这样的事实才获得了上位权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权去评价，因为格蕾丝的爱情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冲动与情欲，而不是对名利的渴望。



第五章 ■

从演员到影后

在经历了种种、演绎了种种之后，格蕾丝·凯利才真正地走出了电视剧演员的角色定位，成功地成为大众眼中一名出色的好莱坞女演员。可能好莱坞中的绯闻与中伤对她而言并不是最好的所在，但却是她成长必须要经历的阶段。走过了这些之后，她的心志日益变得坚强，她的演技日渐娴熟。终于，格蕾丝凭借在《乡下姑娘》中的精彩表现，一举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

1. 走过《后窗》的美人

经历过风波，再回头看看《电话谋杀案》中的精彩表现，格蕾丝开始更加渴望能够与希区柯克合作，并且明确地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期盼。而希区柯克对她的要求也做出了明确的回应：她可以参与电影《后窗》的拍摄。当时的格蕾丝已经获得了与另一位影坛巨星马龙·白兰度一起主演电影《码头风云》的机会，但是，在她看来，希区柯克的出色更吸引自己。

在1953年的10月，她正式接受了《后窗》中女主角丽莎·弗莱蒙特这个角色。



与《后窗》相似的是，所有人都期望从望远镜窥见她的秘密，但这些从远方折射出来的东西，真的会有人相信吗？

影片《后窗》讲述的是一个摄影记者在偷窥他人生活时发现的杀人案件。摄影记者杰弗瑞因为一次意外摔断一条腿，经常到处游历的他不得不在轮椅上度过一段无聊的日子。因为时值纽约的盛夏，所以，周围的邻居们日夜都敞开窗户，闲来无事的杰弗瑞总是喜欢透过窗户观察周围的邻居们。一位体态迷人的舞蹈女演员每天身穿胸罩短裤、迈着优美的舞步干家务；一位独居的作曲家经常坐在钢琴前创作；一对无子女的夫妇热得躺在三楼阳台上消暑，每天把小狗放下去玩耍；二楼推销商苏先生的妻子久病卧床，不时可以看见两人发生口角；一楼的单身女子似乎总也找不到伴侣，被杰弗瑞称为“寂寞芳心”；一对新婚夫妇搬进公寓后忙不迭地亲热，随即放下窗帘，此后就难得亮相……

杰弗瑞就在窥视中打发无聊的时间。

杰弗瑞的生活里并非只有他自己，除了每天慈母般耐心照料他病体生活的护士斯泰拉以外，还有个聪明美丽狂热地爱着他的女友莉莎。斯泰拉总是埋怨他为什么不赶快娶这个几乎十全十美的女孩，而莉莎也不断发起温柔攻势，但自认散漫自由的杰弗瑞却担心丽莎无法与自己愉快相处，所以总是对这段爱情极为犹豫。

对面窗口的推销商夫妇又一次发生了争执，当晚杰弗瑞发现那个苏先生三次冒雨拿着大皮箱走出家门。第二天，杰弗瑞发现苏先生正在包裹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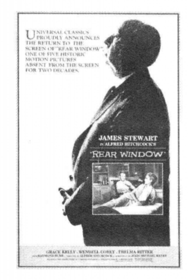
和锯条，苏太太也从她久卧的床上消失了，小狗在楼下花坛不停地刨着什么，一切都令杰弗瑞不安。莉莎来了，又注意到苏先生正在准备一个大箱子，还从太太的手包里拿出首饰、戒指，两个人由此得出苏先生杀人分尸的结论。

杰弗瑞将自己当警察的老友找来调查此事，但得到的结果却是苏太太到外地疗养去了，老友对杰弗瑞等人的紧张不无嘲讽。可随后，那只总是去楼下花坛刨土的小狗也被杀了，杰弗瑞、莉莎和斯泰拉再度紧张起来，为了找到真相，同时也为了让杰弗瑞心安，两位女士决定亲自寻找证据。

莉莎在苏先生家寻找证据时被堵在屋子里，杰弗瑞及时报警才使她免遭毒手，她向杰弗瑞示意自己已经找到证据，推销商这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监视。苏先生很快找到杰弗瑞，行动不便的杰弗瑞只能在黑暗中用闪光灯保护自己，拖延时间。两人扭打的时候，老友带着莉莎和警察赶到，但杰弗瑞还是从楼上摔了下去。


《后窗》里的格蕾丝·凯利与詹姆斯·斯图尔特

又是白天了，寂寞芳心小姐在作曲家屋里正欣赏着他的作品，苏先生的住处正在重新粉刷，又一只新的小狗出现了，女舞者和一个矮矮的士兵相恋了，新婚夫妇还是经常挂着窗帘。杰弗瑞背对窗口，躺在轮椅上酣睡，双腿都敷上了石膏。莉



《后窗》公映时的剧照，这部电影开创了偷窥类电影的先河，一经公映，便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莎静静地倚坐在旁边的床上，心满意足地放下小说，拿起一本广告杂志。

这部影片成功地制造出恐怖与悬念的气氛，将个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偷窥心理与欲望成功地展示了出来。在最终，影片展现出了人性中最深层的恐惧与最异常的思想。格蕾丝在阅读完剧本后，便立即被深深吸引了。当她决定接下这个剧本后，便想好了要在好莱坞至少住上一段时间。为了保持独立，同时也为了让自己远离爱情，她在西洛杉矶的斯威茨里租了一套房子，并请当时与自己在同一家公司签约的女演员丽塔·加姆住在了一起。

整个《后窗》拍摄期间，格蕾丝都是与丽塔·加姆两人在洛杉矶公寓里住着。为塑造出莉莎·弗莱蒙这个完美的角色，格蕾丝尽情地接受着来自于希区柯克的关心与爱心。在格蕾丝看来，希区柯克是一个大师；在希区柯克看来，格蕾丝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们彼此欣赏，并为了能够让《后窗》更加精彩而付出着同样的努力。当然，自从格蕾丝在《电话谋杀案》里作出了身着睡衣的正确决策之后，希区柯克经常会就她在《后窗》中的某些场景应该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而同她进行协商。

与格蕾丝一起拍摄《后窗》的詹姆斯·斯图尔特同样是一个充满了男人魅力的出色演员，格蕾丝虽然依然为雷·米兰德的事情而心有余悸，可她丝毫没有吸取教训的意思，而是疯狂地爱上了斯图尔特，可惜的是，斯图尔特虽然与妻子格罗丽娅结婚已经五年，但是他却始终对妻子保持着忠贞

不渝的态度。

在得知丈夫要与格蕾丝拍戏后，格罗丽娅显得非常紧张，她是缪丽尔的好友，而缪丽尔又是她女儿的教母，她自然也知道格蕾丝与雷·米兰德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为了确保自己的丈夫不会与米兰德一样，格罗丽娅几乎每天都到片场去。丈夫的忠贞、妻子的严防守护，使格蕾丝根本没有任何与斯图尔特染指的机会。这对格蕾丝而言，更像是一种幸运，让她避免了再一次因为丑闻而导致演艺生涯危机。同时，因为没有出现丑闻，也使她在《后窗》中所饰演的莉莎更显出了完美无瑕、聪慧体贴的一面。



詹姆斯·斯图尔特与格蕾丝的视镜合影

1954年8月4日，在曼哈顿的里沃利剧院里，《后窗》进行了首场公映。自然，格蕾丝与斯图尔特以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媒体与观众的狂热追捧。《综艺》的评论家指出："格蕾丝与斯图尔特将两人间的关系处理得如此自然、如此质朴，这使他们的演技可圈可点，并进一步阐明了电影表演的真正要求是源于自然。"

影片中，格蕾丝是在22分钟时初次登场的，为了让她显得更加完美，希区柯克以剪影的形式将她推了出来：先是缓慢地将她的脸庞摇移了出来，

然后是她的珍珠项链，接着是更多的阴影，接踵而来的是斯图尔特的微笑特写，最终，镜头聚集于格蕾丝俯身亲吻男友的脸部，这一系列的完美摄影以一组慢得离谱的镜头表现了出来，形成了一个魔幻般的特写。

影片中的格蕾丝表现得体、充满自信，更加老于世故，同时她的演技也更加圆熟精湛。从影以来，格蕾丝第一次使用了美国口音说话，将莉莎这个时装模特的角色表现得既迷人又从容。在整部影片中，她的美貌是摄人心魄的。正如希区柯克所期望的那样，世界各地的观众从此以后永远爱上了格蕾丝·凯利。

2. 美丽绝伦的《乡下姑娘》

进入1954年之后，格蕾丝便开始为影片《乡下姑娘》做准备。

《乡下姑娘》描述一名酗酒的名歌星在医生与妻子的帮助下，重新振作起来东山再起的故事。大制片大卫·塞茨尼克本来是为其明星妻子珍妮佛·琼丝量身订造了这部好戏，打算让她一尝影后的滋味，不料开拍前珍妮佛·琼丝宣布怀孕，只好阵前易角。格蕾丝在得知琼斯不可能出演该剧目后，便不顾一切地争取这个角色。此时，格蕾丝与米高梅发生了争执，米高梅公司高层不肯将她放去派拉蒙公司：此时的格蕾丝已然是一位巨星胚子，他们生怕让她与对手派拉蒙公司合作，会使这颗新星流失到对手那边。面对不允许，格蕾丝终于展示出了自己的强势。她向米高梅提出威胁：如果他们不放人，她就卷铺盖走人，永远住到纽约去。

最后，格蕾丝对米高梅高层说："好吧！不要放我去拍《乡下姑娘》了。那样也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把圣诞卡寄到我位于费城的家。"格蕾丝以颇有主见的手腕赢得了这场对峙的胜利，凭空得到了这个表现演

技的好机会。为此，她不惜一切、全力以赴，将自己明艳的外貌弄成脏兮兮的黄脸婆模样来配合角色。


《乡下姑娘》对外宣传照，令人对三位主角间的纠结关系好奇不已。

在片中，她是倒霉演员平·克劳斯贝的妻子，一个胆小如鼠的乡下姑娘，一方面费尽心机想使丈夫振作，另一方面却又和协助丈夫戒酒的年轻医生荷顿产生出轨的感情，三角习题使他们内心产生极大的矛盾。而凑巧在现实生活中，平·克劳斯贝和威廉·霍顿也正在全力追求凯利，闹得难解难分。也许凯利已分不清银幕上下之别，所以演来感情特别投入，使她以26岁的年龄击倒了不少资深前辈，成为当时奥斯卡影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当时，平·克劳斯贝表现得如同从来没有见过一样，但实际上，他们在之前便已经认识了对方，而且彼此都有好感。但是，同时在片中饰演荷顿医生的威廉·霍尔登也对格蕾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两者相比之下，平·克劳斯贝更具优势：当时，平·克劳斯贝尚处于订婚状态，而霍尔登却是已婚。

与平·克劳斯贝订婚的是女演员凯瑟琳·格兰特，她与平·克劳斯贝已经约会一年多了，两人早已订婚。在开始时，可怜的凯瑟琳并没有意识到，格蕾丝会与她争夺克劳斯贝，她对格蕾丝还颇有好感。但是当她发现，克劳斯贝不再关注自己，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格蕾丝时，她当然愤怒，然而，面对格蕾丝所表现出来的女人魅力，凯瑟琳根本无计可施。

在拍摄期间，平·克劳斯贝根本不顾及凯瑟琳的感受如何——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格蕾丝也根本没有顾及到凯瑟琳的感受。她甚至

穿着家居的服装，到克劳斯贝的家中去吃饭。

令克劳斯贝最骄傲的是，格蕾丝比他小了整整26岁，在这场恋爱中，他可以尽情地享受到青春带来的激情与震撼。而对于格蕾丝来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可以公开与著名的联合主演约会，却不至于遭到新闻界的明枪暗箭，她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遇，并向大众炫耀着自己与克劳斯贝之间的恋爱关系。

可格蕾丝没有想到的是，凯瑟琳虽然不及她的美貌，却自有其魅力。克劳斯贝并没有放弃凯瑟琳，并持续不断地向对方表达着自己恒久不变的爱。甚至有一度，克劳斯贝还将1954年9月10日定为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只不过，在婚礼的前三天，克劳斯贝向凯瑟琳坦白自己与格蕾丝有过风流韵事，不打算与她结婚了。

没过多久，他再度改变了主意。他充满悔恨地重又向凯瑟琳求婚，详尽描述了他是如何同格蕾丝分手的每一个细节,使她听得津津有味。她在沉默中不无得意地听着克劳斯贝述说，一边欣赏他表演如何分手的场景：自杀威胁、向公众曝光，或许还有违背承诺的诉讼。

不管戏外爱情如何发展，剧中爱情依然按剧本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在影片的第一场戏里，格蕾丝的嗓音远比平时来得深沉，她用美式口音念台词的方式无精打采，毫无表情，使人联想起工厂的蓝领工人。她的头发梳成辫子，戴一副眼镜，身穿白色衬衫、卡迪根式夹克衫和不甚合身的裙子。她被剥夺了所有的性感魅力。没有经过化妆的她双唇紧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酷像一部瑞典黑白艺术电影中的英格丽·褒曼，再加上她那不连贯的说话方式,听起来像是她已经与角色合二为一了。

随着格蕾丝与霍尔登的争论趋于白热化，她对平·克劳斯贝饰演的前程被断送的歌手丈夫显得既无情又严厉。当她站在侧翼看着舞台中心的克

劳斯贝时，她的姿势充分地透露出了自己对丈夫的关心与爱护，但这种关心却被充分地掩饰在了冷酷的外表之下。

以往的影片中，大多数导演会使用彩色印片法对影片进行处理，这种技术使格蕾丝显得更加容光焕发。但是，《乡下姑娘》是用黑白胶片拍摄的，这多少会削弱她的诱惑力。然而，到下一场在萨迪斯酒店拍摄的戏中，她却显得越发魅力四射了。她说话时声调开始稍稍上扬，只是她的下颌仍咄咄逼人地外凸着。

在短促的闪回镜头中——克劳斯贝回想起他吟唱“该有的你都有了”，由他的儿子指挥管乐队，而格蕾丝则满怀爱心和自豪在一旁观望的日子——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一身素衣，带面纱的帽子映衬着她的脸蛋，她给克劳斯贝送去一个飞吻，看上去像以往那样秀美。

当她再次回到现实中后，她将克劳斯贝的静默打破，眼下，一切在劫难逃，前程黯淡无光。她发现他把空酒瓶仍在桌子底下时，便如同监狱看守似的发出警告：“别再喝了，弗兰克。”

她再次出场是在舞台下，戴一副大框架眼镜，身披一件宽大得难以恭维的外套。“你抽烟抽得太不像话了。”她用平淡的语调说。而这种去除了华丽外表的平淡，反而让格蕾丝得以脱离“花瓶”的称号，将自己的精湛演技表现得更加出色。

当时的格蕾丝并没有料想到，自己会凭借这一土气的角色成为当年的奥斯卡影后。在该片拍摄完成后，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克劳斯贝的爱情丝毫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同时由于过度冷落，霍尔登与她也早已无法再续好感。于是，在1954年4月，她飞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与英俊的英国演员斯图尔特·格兰杰开始为期十天的合作，拍摄影片《绿焰》，在其中饰演戏份不多的角色：咖啡种植园园主凯西·诺兰德。在这部情节极其单薄的

影片中，格蕾丝表演了一个戏份极少的角色，对于她的表现，我们也只能说她的表现不俗，但是也仅此而已。

1954年5月2日，格蕾丝飞往法国，开始了与希区柯克的第三次合作——主演《捉贼记》。

《捉贼记》虽然是希区柯克执导，但却是一部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喜剧片。它所讲述的故事围绕着珠宝丢失案件展开：最近城里屡屡发生珠宝劫案，警察们都束手无策。因为贼人的手法和以前闻名的大盗“黑猫”约翰·罗宾（加利·格兰特饰）如出一辙，警察们瞄上了正在乡间别墅过着悠闲生活的约翰。约翰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他摆脱了警察之后，开始调查到底是谁用他的手法屡屡作案。毫无头绪的约翰找到了以前的战友巴先生，却被巴先生餐馆里的人视作不速之客。幸好有巴先生女儿的帮助，约翰来到了戛纳海滩。在保险公司经理的帮助下，约翰展开了他的抓贼行动。

镜头沿着绿草如茵的里维也纳拍摄，一路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呈现出无比的宁静与祥和。该片是格蕾丝·凯莉继《电话谋杀案》及《后窗》之后，第三次主演希区柯克的影片。它同时也是希区柯克在拍完一系列谋杀、悬疑、紧张的影片之后，有意改变风格，选择较为轻松的题材所拍摄完成的一部喜剧片，其主轴由以往的谋杀淡化为了偷窃的



《捉贼记》的片场，等待开拍的格蕾丝。

行为。虽然没有了以往的悬疑风格，但却依然不失为一部经典好片。

格蕾丝在《捉贼记》中的表演，既不失性感魅力，同时又保持了恰到好处的优雅，希区柯克没有像《后窗》那样用流连忘返的长镜头来凸显她，而是在影片开始后24分钟她第一次亮相时，通过一个短暂的闪景；让我们看到在海滩上晒太阳的人群中，她身穿浅黄色泳装，身披浴巾，正在往自己的手臂上涂防晒霜。

她所饰演的是弗朗西斯·史蒂芬斯，一个正在与母亲一起度假的美国石油大王的女继承人。观众在下一次再看到她，就是在餐厅中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雪纺长袍，整个人透露着优雅与高贵的气质。当女继承人和母亲在赌场一起观看赌博时，她因为母亲的粗俗举动而沉默着，此时的她虽然没有动作，却拥有着超凡的气质。

在格蕾丝卧室门外的一场戏里，她毫无征兆地吻了一下加利，这段戏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希区柯克最为注重的内在情感迸发：出身高贵的女子在进入社交界后，总是会在骤然间爆发出激情。

格蕾丝一向以自己特有的心灵感应、超感知觉而自豪，但透过时隔多年的棱镜来观看《捉贼记》，似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同样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他当时完全知道格蕾丝讨厌开车，却坚持要拍摄她开车送加利·格兰特的情景，通过影片捕捉到了她害怕驾车的恐惧和不能正确驾驭的无奈。更何况，他拍摄她开车时所经过的，正是那条有朝一日使她急速走向死亡的公路。

在表现格蕾丝开车的第二场戏里，她脚蹬淡粉红色的露脚跟女鞋，她的车在路面上发出尖锐刺耳的摩擦声，在急转弯处差一点与迎面驶来的长途公共汽车相撞。她驾着车一再从路边驶过，吓得加利紧握双拳，朝下俯视着巨大的陡坡。为了避让一名横穿马路的洗衣女仆，格蕾丝立即将车刹



《捉贼记》里两人一同驾车的模样，可以看得出来，格蕾丝将自己内心的恐惧掩饰得很好，但这条道路最终成为了她人生中的不归路。

住。驾车之旅暂告一个段落。对于加利和观众来说，极度的痛苦结束了。

在那场有口皆碑的放焰火戏里，她因一袭白色雪纺绸长连衣裙而显得明艳无比。遭到抢劫以后，她出现在加利的卧室门外，指控他偷窃了她的珠宝首饰。这时，就像先前与希区柯克合作时那样，她身穿一件近乎透明的雪纺绸睡衣，使她曲折有致的形体线条表露无遗。

在她向加利要求“把它们归还给我”时，她的谈吐染上了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惯。她用飞扬跋扈的口吻告诉加利：“我已经报警，把你是一个什么人，今晚干了什么全告诉他们了。”在同一天晚上，格蕾丝和加利饰演的人物显然已发生过性关系。所以当说“那些小子想必乐够了”，格蕾丝

的脸因受到侮辱而涨得通红时，正如她在最后一部影片《上流社会》中印证的富家姑娘目中无人的角色显然经过了削足适履的处理，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制的。

在拍摄化妆舞会那场戏时，希区柯克匪夷所思地对格蕾丝的命运表现出一种先见之明。正如服装设计师埃迪斯·希德所解释的："希区柯克对我说：他希望她在那场戏里看起来像一位王妃，结果，格蕾丝身穿宽大的金黄色跳舞礼服，戴着金黄色的长手套，秀发盘得高高的，上面点缀着金黄色的饰件，通过这个幻影，预示着她作为摩纳哥格蕾丝王妃后的雍容华贵的形象。"

3. 结婚、生子，近在眼前却远如天边

眼下，格蕾丝还不是王妃，此刻的她正在与俄国贵族、时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开始一段浪漫之旅。他们是6月初在戛纳会面的，随后，两者便产生了感情，并就此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奥列格·卡西尼是玛古耶日特·卡西尼公爵在巴黎生的儿子，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驻美国大使的孙子。他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这个男人彬彬有礼，举止儒雅，虽然缺乏一定的传统吸引力，但是却处处透露着一股欧洲大陆人特有的风度。

奥列格第一次是在影片《红尘》中见到格蕾丝的，随后，他便发狂似的爱上了她的银幕形象。由于命运的奇异转折，他在看完影片后与一位朋友径直上金色偶像餐厅吃饭，在那里就餐的恰恰是格蕾丝本人和让·皮埃尔·奥蒙。

奥列格既被格蕾丝所迷惑，也被他的心为银幕形象捕掳后仅仅几小

时就与她邂逅这一魔术般的幸运所迷惑，于是下决心要使她成为自己的女人，由此发起了一场他后来称为“平生最伟大、最令人振奋的运动”，他明确告诉自己的朋友，自己将会动员所有的一切奇思妙想和精力能量。而目标只是为了设法让这个美丽得不可思议，但表面上冷漠的女人对自己发生兴趣。

每天，奥列格都会给格蕾丝送去大束的红玫瑰，每一束都不带标签卡，目的在于诱发她的好奇心。经过这一番示爱后，他的执著终于有了回应。她同意与他共进午餐，但附带条件是：她要与姐姐佩吉一同前往。

在整个进餐过程中，格蕾丝表现得十分矜持，让人对她有一种距离感，这让奥列格明白，眼前的这个女人并不会轻易付出。在公共场合，她非常得体；在私下里，她非常热情。可是在强大的爱情攻势面前，格蕾丝根本招架不住。

在法国南部初次将格蕾丝追到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奥列格便与她订婚了，婚期定在了10月份的上半月。虽然父亲杰克对于女儿最终选择了一个设计师作为归宿并不满意，但是她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她已经怀上了奥列格的孩子。于是，两人决定举行一个秘密的小婚礼，以使格蕾丝有时间将孩子生下来。

但是，在婚礼进行前一分钟，格蕾丝却改变了主意，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天主教的良好教育，另一方面，她依然渴望自己在电影事业上有所发展。格蕾丝在两者间无法得到平衡，最终，她决定不能因此而冒险，更不能让丑闻毁了自己的电影生涯。这样思考的结果是，她非但没有踏入婚姻的大门，反而去医院秘密做了流产。

这让格蕾丝身心俱疲，同时也让奥列格明白，自己并不是她的最佳归宿，而更像是她人生中的过客，两人迅速地从激情状态冷却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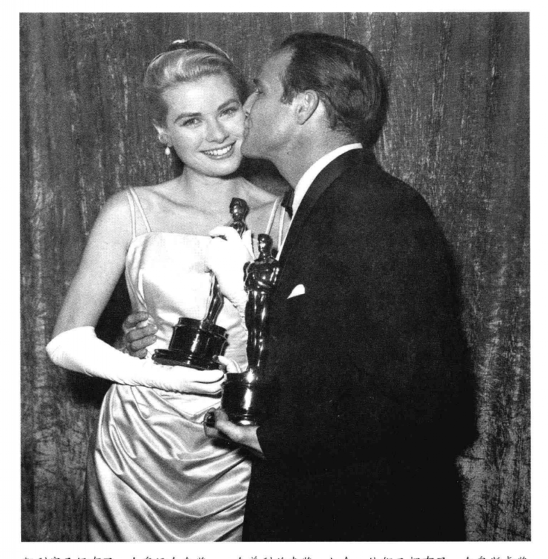
在九个月里拍了六部影片，再加上流产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格蕾丝很需要休息一阵。长达六个月的歇影期间，她把大量的时光耗费在搬出“曼哈顿之家”，转而住进第五大道988号的一套新公寓里，以此来休养身体，调节心情。

1955年3月30日，奥斯卡奖颁奖仪式正式举行，格蕾丝因《乡下姑娘》中的表演而获得最佳女演员提名，她的竞争对手是出演《一个明星的诞生》的裘迪·迦伦。格蕾丝对此非常重视，她一大早便起来，前往派拉蒙公司做头发，准备参加这一仪式。她一心想做个别致的发型，好与别致的服装相搭配。结果，却做得一点儿也不别致。当她与自己的经纪人一同走出电影公司时，她竟然伤心得哭泣了起来，这让经纪人大为忙乱，并连忙带她去一家理发店重新做了一个头型。

《乡下姑娘》是她为派拉蒙公司拍摄的，同时，她又与米高梅公司签约在身，因此，无论派拉蒙还是米高梅，都为她争取奥斯卡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相比之下，裘迪·迦伦为之拍摄《一个明星的诞生》的华纳兄弟公司，也许是由于她性格暴躁、勤于吸毒和一再缺勤的原因，几乎没有怎么为她造势。

当上届最佳男演员威廉·霍尔登将信封撕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宣读了她的名字。格蕾丝从他的手中接过了小金像，晶莹的蓝色缎子晚礼服璀璨夺目，她近乎热泪盈眶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时刻！我所能表达的一切，是谢谢你们。”

与此同时，在格蕾丝的家乡费城，有一名记者拨通了杰克·凯利的电话，预期他会做出兴高采烈的反应，想援引一番他对格蕾丝荣获奥斯卡奖的感慨之言。可杰克的回答却是：“我以为获奖的应该是佩吉。不管格蕾丝能干什么，佩吉总是能把它们干得更为出色。我简直无法相信格蕾丝会



凯利家已经有了一个奥运会金奖、一个普利兹克奖，如今，他们又拥有了一个奥斯卡奖。

赢得奖项。在四个子女中，她是最少可能对晚年的我进行赡养的人。对此，你该怎么理解呢？”

对于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成就，父亲竟然作出如此侮辱性的回应。对此，格蕾丝是怎么理解的呢？这一点，我们也只能进行猜测了。

奥斯卡颁奖后，公司为格蕾丝在罗曼诺夫饭店举行了一个酒会，她从

酒会上脱身后，来到位于贝弗里山庄酒店的平房里，将小金人像搁置在壁炉上方，坐在那里凝视着它出神。多年后，她向导演罗伯特·多恩海姆透露，她几乎高兴得开始落寞起来了：“那天晚上，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第六章 ■
当王子遇上灰姑娘

格蕾丝·凯利终于遇上了自己的王子——他是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来自于欧洲小国摩纳哥，这位名叫雷尼尔·兰尼埃的王位继承人显然有他与众不同的一面，他成功地俘获了“仙度瑞拉”格蕾丝的心，并出色地说服了她，让她有勇气去远离自己最钟爱的大银幕。

1. 尊贵的亲王

在赢得了美国影坛的最高荣誉之后，《乡下姑娘》又被选中，代表美国到法国参加1955年的戛纳电影节，而向来对法国文化极有兴趣的格蕾丝此时又成为了电影节的嘉宾，这一切都显得极为巧合。

5月4日，她从纽约飞到了巴黎，并同时决定在巴黎过夜，搭乘次日开往戛纳的“蓝色”号火车。第二天早上，格蕾丝将头发盘起，穿着一件米色的外套，让人看上去便能爱上她。她的美丽根本让人无法忽视，这让《巴黎竞赛报》的编辑皮埃尔·加朗一眼便认出了她。他对这一巧遇欣喜

若狂，因为他所在的杂志主编加斯东·博纳尔告诉他，让他尽一切可能安排摩纳哥的兰尼埃亲王与好莱坞奥斯卡影后格蕾丝·凯利见一次面，这样，《巴黎竞赛报》便能够刊登出“白马王子邂逅影后”的封面标题了。

皮埃尔·加朗并没有单独前往，而是与他的妻子奥丽维亚·德·哈维兰——格蕾丝平生最喜爱的影片之一《乱世佳人》中的主演一起。这让格蕾丝极为兴奋，因为漫长而枯燥的火车之旅竟然可以与自己的偶像与她的英俊丈夫一起度过。当他提议，请她在摩纳哥度过一个下午，与公国的统治者兰尼埃亲王一起参加《巴黎竞赛报》所组织的简短摄影活动时，她没有马上拒绝考虑这种可能性。不过，她也没有急切地接受。

格蕾丝对此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摩纳哥占地仅1.95平方公里，位于巴黎西南700公里，尼斯以东16公里，当时只不过被视为利维埃拉又一个无足轻重的旅游胜地，其鼎盛期早已过去。但不管如何，格蕾丝总归在1955年5月6日踏上了从戛纳到摩纳哥行程达51公里的驱车之旅。陪同她一起前往的，是她的朋友格拉迪丝·德·塞贡扎克和皮埃尔·加朗。

三人抵达宫廷时接到消息称：亲王有事要稍微耽搁一会儿。面临着不得不等候亲王的处境，格蕾丝开始紧张起来。首先，她在脸上重新抹了一些脂粉，然后向加朗打听兰尼埃年龄多大，是不是会说英语，应该怎么称呼他。然后，格蕾丝发现他已迟到45分钟，便恼怒地宣称：“我们还是走吧。”

就在这一瞬间，兰尼埃登场了。他31岁，胸部厚实发达，显得与身高不成比例，作为意大利遗传因子的体现，长着一双黑眼睛。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由于受过英国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格蕾丝只有25岁，作为一名荣获奥斯卡奖的女演员，正处于红极一时的鼎盛期，也处于最风姿绰约、最柔媚娇艳的美妙年华。兰尼埃陪伴她前往宫廷的动物园参观，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他在那里用手轻轻抚摸一

只老虎。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这一举动给格蕾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摆好姿势拍了照片，然后，她和随行人员一起动身前往戛纳。她在车上沉默不语，除非在谈到兰尼埃时，才说“他很迷人，如白马王子般迷人”。

当她回到戛纳的卡尔顿饭店时，正好赶上出席电影节放映《乡下姑娘》的仪式，迎面遇到了1.5万名在迎宾队列中急不可耐地等着与她握手的影迷。整个场面出现了失控的景象。在招待会以后，格蕾丝亲自设宴款待十个人，然后才放映了她的影片。最后，派拉蒙公司又设宴款待了她。等到一切结束，已是清晨四点了。

虽然她没有向新闻界披露这个事实，但就在拂晓时分上床前，她坐下来用豪放而饱满的雷文希尔字体，构思了一封致亲王的感谢信。

回到美国后，格蕾丝开始在费伦克·莫尔纳的《天鹅》中饰演亚历山大公主，这是一部她期盼已久的电影，同时也是让她的演技得以充分发挥的最佳影片。但是，在长达几个月的拍摄期间，由于过于无聊，而她在《天鹅》中的联合主演是英国的著名演员亚列克·吉尼斯和法国令观众着迷的路易·儒尔当，他们都不是格蕾丝感兴趣的人，所以，这一段时间，她得以静下心来，与兰



《天鹅》中与对手击剑的亚历山大公主

尼埃亲王开始了定期的鸿雁传书。

现在回头再去看《天鹅》，我们会发现，格蕾丝饰演身为处女的亚历山大公主，不仅没有因为她的年龄而减色，反而因为她的出色表现而变得更加精彩。在知道了未来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便不难明白，她所饰演人物的母亲的台词有另一层涵义：“你必须在四天内向阿尔伯特证明：你具备他指望妻子具备的所有品行。有朝一日，这位妻子将与他共享王座。仁慈而有尊严，热情宽厚而富有魅力、引人入胜。性格和善而不被宠坏，那就是女王随时让臣民感到高枕无忧的首要责任之一。”兰尼埃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段描述都适用于格蕾丝充当摩纳哥王妃的资质。

吉尼斯饰演留着八字须的鲁里坦尼亚王子，不知怎的，这个角色总会令人联想起兰尼埃亲王。然而，他和格蕾丝合演的场景之所以引人注目，仅仅是因为两人之间缺乏应有的默契。

在舞会上，格蕾丝一袭白衣，秀发上点缀以白玫瑰，戴着长长的白手套，简直是纯美之极，而且正如吉尼斯指出的，她饰演的角色跳起舞来“像一位女王”。她和儒尔当乘一辆四轮大马车逃离，在树林里疾驶飞奔，他们接吻，她爱上了他。然而，他们的恋情劫数难逃，她最终毕竟还是跟吉尼斯在一起。

在整部影片中，格蕾丝始终显得纯真、脆弱，而且总是一袭白衣。凭借米高梅的魔力，她再度被塑造成一名圣洁之女。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格蕾丝邀请自己父亲的密友、得克萨斯石油大王拉塞尔·奥斯丁与他的妻子埃迪到她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小酌。此时的她肯定早已知晓，奥斯丁不久就要动身去欧洲。在鸡尾酒会上，格蕾丝把她同摩纳哥亲王见面的事告诉了埃迪和他的妻子，虽然她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迷恋，只是将它当成了一则有趣的旅途见闻告诉了他们。

当奥斯丁决定出席摩纳哥的红十字舞会时，便自称是格蕾丝和凯利家的朋友，无所顾忌地同兰尼埃亲王本人取得联系，向他索要钞票。兰尼埃对此自然是一口答应，于是奥斯丁向他发出了邀请：如果有机会访问美国的话，要是能光临他们位于离费城100公里的大西洋城的寓所，他们将会不胜荣幸。

果然，那年11月，奥斯丁收到兰尼埃的教士图克神父发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通知他们：亲王将在下个月抵达美国，而且非常乐意接受邀请与他们团聚。

2．迅速而草率的婚约

12月15日，兰尼埃亲王以格里马尔迪先生的名义，同图克神父和他的私人医生莫里斯·多纳特博士一起前往美国。

按照对外宣布的官方说法，亲王前去美国是为了进行鼻窦手术，同时还要去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接受体检。

奥斯丁上船迎接亲王，然后开车送他到自己的寓所。一路上，奥斯丁向亲王暗示：圣诞午餐会以后，是否可以冒昧地去他们的朋友凯利家拜访，好让他重新结识他们的女儿格蕾丝？

对这样的邀请，亲王当然不会拒绝，他本身对格蕾丝就有好感，而杰克过人的财富又不会让他与他们的交往显得掉面子，于是，在当天晚上，兰尼埃亲王得以与格蕾丝在家中正式见了面，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谈。

在亲王出现之前，格蕾丝与已婚男子的关系多半都是偷偷摸摸的。当她把唐·理查德森、奥列格·卡西尼和威廉·霍尔登带回亨利大街的家时，凯利家人都曾使这些恋人备受酷刑似的折磨。可是这一次，考虑到亲

王极端“门当户对”的资格，还有全家人给予他的热情款待，格蕾丝得以安下心来，身心松弛地享受着这种新奇局面。

吃过晚饭，杰克·凯利在送走客人后，将妻子玛格丽特拉到了另一个房间，向她透露了兰尼埃亲王打算向格蕾丝求婚的消息，同时宣称：他已答应亲王试探一下格蕾丝的心思，要是她心存顾虑，他将尽全力说服她。

凯利家族中的新成员：摩纳哥王子兰尼埃

然而，杰克·凯利事后却夸口说：他是不会被一位亲王，特别是个子长得比他矮的人吓唬住的。他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在自己的国度里，在一个他被视为传奇人物和国王的城市中。在1956年1月，他向《每日新闻》的记者吹嘘道：“我看到事态已发展到这步田地，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告诉亲王：王权对于我们算不了什么。”

但事实上，考虑到兰尼埃本人的婚姻记录，他接下来只能说是以极具嘲弄意味的姿态，对亲王扮演了一回语重心长的父亲角色：“我对他说，我当然不希望他向某些君王看齐；我对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会失去一位了不起的好姑娘。”

不管是否像杰克·凯利所声称的，或者为了抬高自己和营造对记者有吸引力的形象而真的对兰尼埃亲王约法三章，他的确提出了乐于浪漫幻想的格蕾丝也许还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性。她未来的丈夫是一位国君，国君是

从来不以单纯配偶的婚姻状况而著称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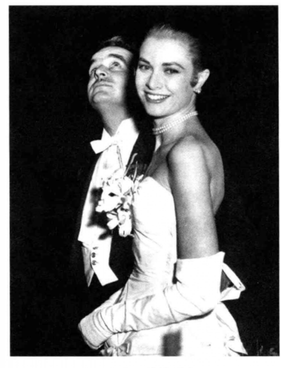
但在最初兴高采烈的那些日子里，兰尼埃亲王能否保持忠诚，是格蕾丝头脑里排在最后考虑的问题。更何况，她本身是极易导致别人丈夫出轨的“另类”女性，一个令世界上每个单身男子心仪向往的好莱坞影星。为什么连她也该思考这样的可能性：自己的白马王子会对她这个白雪公主变心不忠？

在第二天，格蕾丝便与亲王一起去拜访了她的妹妹莉莎娜与妹妹的丈夫唐·利文。莉莎娜与唐以及唐的一家居住在匹兹堡，所以她没有见过亲王。虽然她对兰尼埃抱有一定的好感，但那天晚些时候，格蕾丝没有任何开场白地告诉她自己要和他订婚了，她听后还是大吃一惊。对姐姐的决定莉莎娜非常惊讶，她不明白，明明姐姐并没有和亲王认识多久，他们并没有深入地了解彼此；她更不明白，为什么姐姐要如此仓促地嫁给一个她并不了解的人。

随后一段时间里，格蕾丝的朋友、前情人和家人都纷纷猜测：她嫁给一个并不十分了解的男人，并移居到一个此前只呆过两个小时的国度是出于什么动机？

第一种看法是：作为一个特别浪漫多情的人，她简直像是飘飘然地同兰尼埃缔结婚姻的。朋友们认为，她是一个习惯于在浪漫梦幻气氛中生活的人，嫁给兰尼埃既浪漫，又不乏童话色彩。

另一种更加普遍的看法是：直觉向来敏感的格蕾丝相信，她在好莱坞的事业已达到巅峰，虽然她的演出不俗，但是在票房业绩上，她并不属于出色的人物，未能与一些当红影星诸如玛丽莲·梦露、琼·克劳馥或贝蒂·戴维斯那样卖座。她的影片可以如此出色，多半也是源于影片中的男主角拥有着巨大的票房号召力，而她自己并不可能独当一面，将一部影片


满心欢喜，等待佳期。

成功地打响。格蕾丝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冷静：之前的种种经历让她清楚地明白，好莱坞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地方，而在对待女性方面，它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格蕾丝深知肉体魅力消失殆尽的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该是离去的时候了，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机会：兰尼埃亲王来到了她的生活中，他可以让她重新进入另一种辉煌。

以上只是人们的猜测，在得知大家对她订婚的消息极为惊讶后，格蕾丝给出了自己的说法："我从来不想'嫁一个丈夫'。我迄今为止的一切追求是做某人的妻子，一个特别人物的妻子。我需要某个人格强劲、足以与女演员的显赫名声相抗衡的人物。我从来没有想过嫁给一个允许自己变成凯利先生的男人。我的个人生活并不幸福，我想结婚，所以我作出了决定，我是绝不会后悔的。"而在随后，她向自己的友人坦承："我真的没有考虑过，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1955年12月28日，杰克和玛格丽特·凯利在费城乡间俱乐部举行了一个有29人参加的午餐会。在下午1时40分，兰尼埃亲王和格蕾丝出现在了聚会上。她身穿金黄色的锦缎连衣裙，手指上佩戴着20克拉的钻石戒指，愈发显得光彩照人——悄然走进俱乐部的边门。

如果有人向杰克·凯利打听此时此刻的感受如何，那么，他也许会发

誓：他的感受决不会使他在凯尔代替他赢得钻石双桨轻划艇大奖时体验到的兴高采烈相形见绌。不过，他还是不无得意地声称："我们愉快地宣布：我们的女儿格蕾丝与摩纳哥兰尼埃亲王殿下订婚。"

从格蕾丝订婚被宣布的那一刻起，她的婚姻便成了传遍世界各地的一大新闻。新闻界和公众无不为好莱坞影星与欧洲国王之间的浪漫传奇所折服，虽然《时代》杂志的影评家刁钻刻薄地将他们的姻缘描述成"北部费城的金发碧眼女郎与主题公园业主"之间的结合。随后，便是一系列的社交活动，格蕾丝对这一系列的活动显然非常满意：她马上就要离开好莱坞了，她需要给自己留下一个足够隆重的回忆。同时，她也需要向人们炫耀，炫耀她的幸福，炫耀她那颗硕大的钻石。

格蕾丝对自己的朋友说，那是一颗如同里兹饭店一样大的钻石。可她却浑然不知，它并不是兰尼埃的首选。当初，兰尼埃早已知晓自己的求婚会被接受，所以，他随身带了一颗钻石订婚戒指前来美国。但是，摩纳哥驻纽约领事馆的官员在看了一眼那个钻戒之后便告诉他："殿下，恐怕您还得准备一颗比它出色得多的。"于是，兰尼埃只好花钱买下了一颗更大的。

这桩婚姻当然会受到祝福，我们可以说它是王子与公主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王子爱上了灰姑娘，但不容人忽视的是，这桩婚姻大部分并非有关爱情。

兰尼埃的财政正处于崩溃之中，虽然格蕾丝的美貌的确让他陶醉，但在促使他下决心迎娶她方面真正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她父亲的财富。格蕾丝的家人都知道，与其说它是一桩因爱而生的婚姻，倒不如说这是一笔买卖。这笔买卖的一部分，就包括兰尼埃有礼貌地坚持要杰克·凯利恪守古老的欧洲习俗：新娘的父亲掏钱为新郎支付嫁妆。

兰尼埃是王族，他自然不会直接明确地提出自己要多少钱，他对嫁妆的要求是使用最彬彬有礼的措词提出来的，但无可否认的是，不管杰克·凯利如何频繁地吹嘘他对王权的漠视，面对兰尼埃毫不让步的要求，他完全屈服了，并支付给了兰尼埃一笔价值200万美元的嫁妆。

这样说的话，所有人都会明白了：与其说是爱情在这桩婚姻中发挥了最大作用，不如说是金钱发挥了最大力量，而格蕾丝的王室头衔是父亲杰克·凯利通过物物交换花钱买下来的。

3. 从《上流社会》结束

1956年的1月中旬，格蕾丝飞往洛杉矶，并在那里开始与平·劳斯贝和弗兰克·西纳特拉一起拍摄《上流社会》。有人问她，日趋临近的婚礼是否标志着她的好莱坞生涯将画上句号？她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回答："我当然会继续工作。眼下，我正在阅读的不同本子就有十来个，力求从中加以选择。"

格蕾丝首先需要处理的不是日后的事情，而是眼前的事情。在这次的电影中，她要与昔日的情人平·克劳斯贝进行再次的亲密合作。对于格蕾丝的婚事，这个一向在情场得意的男人并没有表现出嫉妒的



《上流社会》里，格蕾丝与另外两位男主角的合影，左一为平·克劳斯贝，右一为弗兰克·辛那屈拉。



一面，而仅仅基于自己丰富的情感体验认为，也许这并不是格蕾丝真正美满的归宿。

身为格蕾丝的未婚夫，兰尼埃也去了洛杉矶，同时在那里租下了一座别墅，并与格蕾丝和其他的演员一起，出席了米高梅公司举行的午餐会。起初，午餐会进行得非常愉快，但是当演员多尔·沙利向兰尼埃打听摩纳哥的幅员有多大时，尴尬出现了：亲王将实情告之后，多尔脱口而出，“这么说，跟我们的外景场地一样大！”整个宴会的气氛顿时降到了冰点，而当时大家都在脑海中升起了一个念头：格蕾丝若嫁给了亲王，那她永远也不会再来好莱坞拍片了。这件事情成为了兰尼埃与格蕾丝共同忌讳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余生中，再也没有人当面提到过摩纳哥的领土面积问题。

不管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多少，《上流社会》这部格蕾丝最后出演的好莱坞影片，将她最雍容华贵、最天生丽质的一面向观众展示了出来。在第一场戏里，她身穿米色衬衫和米色裤子，腰间束着深褐色的皮带，大踏步走进费城老爷宅第的起居室。她的一头长发如瀑布似的披垂下来。她固执任性、目中无人、争强好胜，而且还带有一点儿势利眼。

听起来似乎像是集德博拉·寇尔和奥黛丽·赫本于一身，格蕾丝带着近乎完美的嘲讽，饰演了费城梅因莱恩的社交界名人，而传媒向来总是错误地把她描绘成这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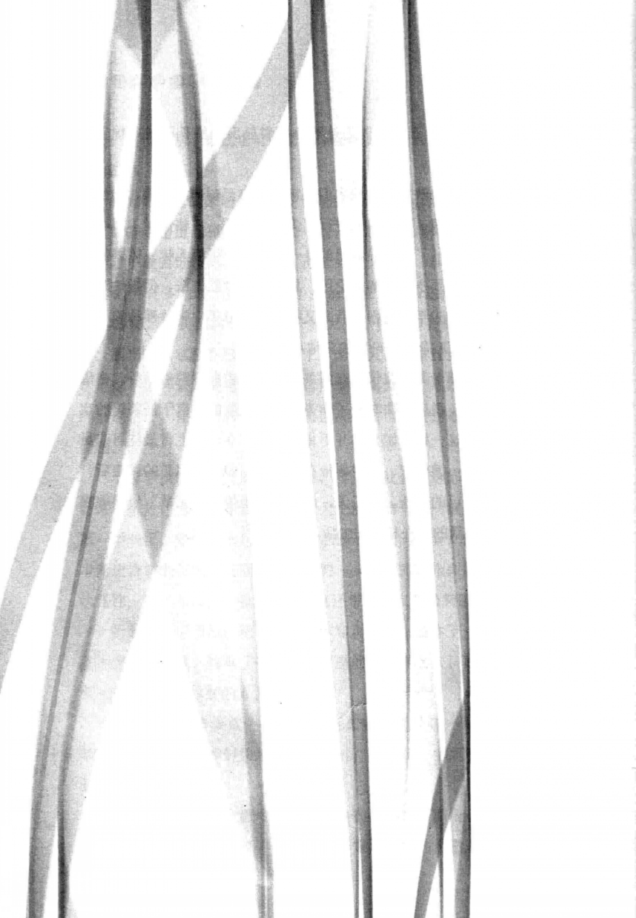
当她身穿一袭淡蓝色的雪纺绸连衣裙，摆弄着一顶饰以缎带的大草帽，迈着华尔兹舞步轻快地走进房间时，她在演艺生涯中第一次表露出擅长喜剧的卓越才华。

另一个堪称演艺生涯中首次的，是在游泳池的那场戏里，她表演了一段几乎货真价实的脱衣舞。她一开始身穿淡黄色的希腊式长袍，但随即泄

露出掩藏在里面的游泳衣，并以最佳的角度彰显出她修长而线条优美的大腿。

在《上流社会》公映后，评论家们表现出了自己刻薄的一面，他们并没有欣赏格蕾丝的表演，而是对她进行了尖刻的点评："格蕾丝·凯利和平·克劳斯贝一起进行了两重唱，用的是一种冷漠、平淡无味、微弱的嗓音，还同西纳特拉跳了令人陶醉的伦巴，显得极具贵族气派，但她缺乏被凯瑟琳·赫本融入1939年的戏剧，后来又糅合进1941年中影片那种笨拙蛮勇的活力。"《时代》杂志评论家尖刻地点评道。

1956年度，奥斯卡奖颁奖仪式在好莱坞的潘特吉斯剧院里举行。格蕾丝担任了颁奖嘉宾，最后一次享受了作为影星而受到的来自于好莱坞的欢呼与尖叫声，对于这一切，她显然并不是太高兴。在仪式上将最佳男演员奖颁发给厄恩斯特·博格宁，以表彰他在《马蒂》中风格粗犷的表演后，格蕾丝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第二天，她便将乘坐美国"宪章"号战舰驶向摩纳哥，去拥抱新的丈夫和新的生活。



第七章 ■ 世纪婚礼进行时

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场婚礼，希区柯克便是其中一员，与格蕾丝交情匪浅的他竟然连她的婚礼都没有参加，并且预言：她将成为另一个欧洲王室的“应声虫”。不管如何，格蕾丝的世纪婚礼如期举行了，豪华、美丽如她想象。可是，世事纷杂，没有人能够确定，她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那一袭婚纱的。

1．陷入危机中的小国之君

既然我们的女主角将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与主宰者，那么，我们便有责任去了解一下摩纳哥。若你曾经到过摩纳哥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岛——注意，它更像是一个小岛，而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有1.95平方公里，其中约0.4平方公里为填海造地，是世界上不多的“国中国”之一，同时，它还是世界上仅次于梵蒂冈的第二小的国家。

若你从摩纳哥王宫的窗口向远处眺望，窗外便是美丽的地中海了，透



美丽而繁华的小国——摩纳哥

过淡如轻纱的晨雾极目远眺的话，海天相接处便是一道似有似无的白线，那是法属的科西嘉岛。海的气息透过窗户进来，使房间中的古味被淡化。崖下的波涛不断地拍打着岩石，飞珠溅玉，数百年以来，这个国度一直如此，而摩纳哥的统治者也在这千古不变的涛声中换了一代又一代。

摩纳哥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相传，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从西班牙归来，在蓝色海岸休息，他眷恋于这里如诗如画的风景，遂在一处宽350米、长700米、高出海面60米的断崖之上，建造了一座名为“波图斯·赫拉克勒斯·摩纳基”的城市，取其“幽静”之意，这便是现今摩纳哥公国的雏形。

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英雄业绩，毫无疑问创建摩纳哥未列其中。实际上摩纳哥是由古代腓尼基人首创的。在此后的动荡岁月里，摩纳哥迭经战乱，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相继统治摩纳哥达数百年之久。从1612

年之后，格里马耳迪家族问主摩纳哥，其王统一直沿袭至今。在此期间，西班牙、撒丁王国、法国等都曾攫取过对摩纳哥的宗主保护权，1793年，摩纳哥一度曾被法国吞并。1856年，摩纳哥的两座城市曼托纳和罗克布伦的民众起义，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国王派兵镇压失败。无奈之下，夏尔三世干脆于1861年将两城不复存在的所有权，以400万法郎的低价慷慨地卖给了法皇拿破仑三世。摩纳哥的领土也因之从20平方公里锐减为如今的157公顷。

在摩纳哥公国的列祖列宗里，夏尔三世毁誉各半，其忽正忽邪的行为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1861年，他采纳了来自汉堡的破产赌场老板莫里斯·布朗的建议在摩纳哥开设了赌场。1878年，由法国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设计的蒙特卡洛赌城落成（加尼埃曾经成功地设计了著名的巴黎歌剧院）。赌城的开张给摩纳哥带来了持续的繁荣，在最初的20年里，摩纳哥的人口因之猛增10倍。虽然赌城让摩纳哥几乎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但摩纳哥的一些人仍执著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开设赌城始终持有异议。但大多数摩纳哥人还是主张保留赌城的特色，他们甚至把轮盘赌具的彩色方格图案镶入了摩纳哥的国徽之中。

与前任相比，1899年至1922年统治摩纳哥的阿尔贝一世无疑是一位学者型君主。他满腹经纶，不仅能够安邦定国，在海洋学方面也有着深湛的造诣。现代摩纳哥公国的宪法便是他于1911年制订的。该宪法中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即在他百年之后，摩纳哥公国如无子嗣，将并入法国。但其后人又对此条款作了新的补充，即按照这个新的条款，亲王收养的子嗣也可以承继王位。1918年7月17日，阿尔贝一世又与法国缔结了新的保护协议。

阿尔贝一世在海洋学方面的造诣体现在其专著《航海者的一生》



在摩纳哥

中，而他对国际海洋学界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建于1910年的海洋博物馆。阿尔贝一世收集的海生动植物标本成为这座著名海洋博物馆建立的基础，摩纳哥海洋博物馆目前已成为国际海洋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基地。

1922年至1949年，阿尔贝之子路易二世统治，1949年后，其侄兰尼埃三世一直统治至今。兰尼埃的童年并不幸福，他的父母离婚后，他被送到了英国南部海岸圣伦纳兹的萨默菲尔德，那里气候阴冷潮湿，狂风肆虐。在兰尼埃就读的一所名叫斯托的学校里，他被迫接受一种过时的校风：让年轻的新生充当老同学的仆人，老同学经常冷酷无情地欺负他们。更糟的是，违规的新生照例要受到屈辱性的惩罚，承受被用白藤手杖责打六下或更多。

兰尼埃只得忍受斯托的不公，直到14岁。这时，父母亲急速将他送到

位于日内瓦湖附近的罗尔这一较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中。在那里，国王和女王、土邦主和亿万富翁娇惯成性的子女正在接受适应上层社会生活的培训。然而，他依然深受父母亲争吵不休的伤害。他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性格内向，密友寥寥，永远不能与人融洽相处。

兰尼埃肌肉发达，有着拳击手般的健壮体魄，是一个技巧超群的游泳运动员和热衷于戏剧的业余演员。他在学术上也很肯钻研，靠自己的努力，在巴黎政治科学自由学派中赢得一席之地，1944年毕业。法国沦陷后，他加入“自由法国” 组织，在阿尔萨斯同德国作战。他英勇无畏，为了表彰他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法国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和十字军功章。

1948年，即登上摩纳哥王位的前一年，兰尼埃在巴黎观看《爵爷大人》一剧时，被剧中饰演爱上年轻爵爷的平民姑娘的女演员吉赛尔 · 帕丝卡尔所迷住。这个23岁的商人女儿，性格温柔，纯真而温顺。当兰尼埃邀她搭乘游艇去摩纳哥时，她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当新闻界用诸如她和王子是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等问题，将吉赛尔骚扰得应接不暇的时候，她羞涩地微笑着说：“我正生活在梦幻之中，什么也不可能将它毁掉。”

兰尼埃把她安置在别墅里，随即搬进去与她同居。他们堕入了情网，很可能会因此而订婚。但由于古老的格里马尔迪法律规定：如果摩纳哥的统治者不能生育一位继承人，摩纳哥将恢复法国人的统治，所以吉赛尔必须接受生育测试。

当皇家委员会接到化验结果时，声称她不会怀孕生子，于是，他们禁止兰尼埃同她结婚。说来也够奇怪的，由于不可思议的巧合，后来兰尼埃发现她和格蕾丝的前相好贾利 · 古柏也有过一段恋情。她于1955年10月嫁给演员雷蒙德 · 佩尔格兰，七年后为他生下一个女儿。

50年代中期，随着戛纳电影节的问世和里维埃拉其他城镇的发展，游客不再蜂拥前往摩纳哥，致使这个公国急剧走向衰败。此时，国内最大的富翁亚力士多德·奥纳西斯建议兰尼埃国王去与一位美国电影明星结婚，声称如果他这样做，围绕着这段姻缘和此后的婚礼所带来的知名度，将会把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摩纳哥。

事态趋于明朗化：兰尼埃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这时，奥纳西斯开列了一份适宜当摩纳哥王妃的候选人名单。当时，他显然是偏爱金发碧眼的女影星，名单中有伊娃·玛丽·赛恩特、德博拉·寇尔，甚至想入非非地将玛丽莲·梦露也一并列入。当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影坛新秀格蕾丝·凯利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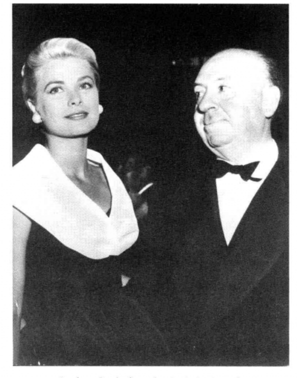
2．驶向摩纳哥

如今的格蕾丝·凯利已经踏上了美国“宪章”号战舰的甲板，岸边欢呼的人群和船上送行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被这个嫁入了摩纳哥皇室的女人迷倒了。

随行一同前往摩纳哥的，不仅仅有格蕾丝的家人、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传媒成员，这些人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采访工具，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们将与格蕾丝一起，历时8天，经历6437公里的海路，到达摩纳哥。

几乎所有与格蕾丝有亲密关系的人都被邀请，或者向格蕾丝赠送礼物，但是，一手将格蕾丝打造成真正的好莱坞明星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却并没有向格蕾丝赠送什么奢华的婚礼礼物，他本人也根本没有上船。并不是他没有受到邀请，而是他彻底拒绝了对方的婚礼到席请求。

不过，在特等客舱里，格蕾丝发现了一根链条，上面装点着白色康乃馨和白色蝶形领结，还有一张卡片上写着："你将会爱上蒙特卡洛，祝你吠叫愉快！"署名为"菲利普"，菲利普是希区柯克养的一条爱犬。



与希区柯克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

格蕾丝一共为希区柯克拍了三部影片，《后窗》、《电话谋杀案》、《捉贼记》，每一部都同时为他们两人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如今，格蕾丝仅仅是为了与摩纳哥将来的统治者结婚，便将电影生涯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对于希区柯克而言，无疑是最值得他鄙视的行为。他派自己的狗来，便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她的看不起，当然，聪明的格蕾丝当下就读懂了他的心思，虽然她力劝自己，平静下来，不值得为这样的事情生气，但是她依然伤心不已，毕竟，希区柯克对她而言，是一个特别的人物。

整整七天，船上都被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所充斥着，而格蕾丝的主要任务也是接受采访与祝福。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出来，虽然在公共场合她总是表现得很快乐，可一旦有机会独处，她就会流露出寂寞的表情。人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她并不爱兰尼埃亲王，至少，没有爱到非嫁不可的地步。

1956年4月12日，轮船到达了摩纳哥，格蕾丝将要在自己新的国家靠

岸了。上午10点30分，兰尼埃亲王的重达1340吨的“迪奥·朱旺特II”号白色游艇，驶入赫拉克勒斯海湾，并朝美国“宪章”号战舰飞驰而去。其时，一架黄色的水上飞机迅速划过蔚蓝色的天空，撒落下数以千计全部呈红白相间颜色的代表摩纳国旗的康乃馨，它们正好飘落到轮船的甲板上，这是亚力士多德·奥纳西斯对格蕾丝的欢迎。此外，这个慷慨的人儿还向摩纳哥红十字会捐献了100万法郎，最令人赞叹的是，他在后来又向正式成为王妃的格蕾丝赠送了一个镶嵌有红宝石和钻石的冕状头饰作为结婚礼物。

在康乃馨如阵雨般撒落的甲板上，格蕾丝身穿着海军蓝的紧身连衣裙，外套一件带白色内衬的蓝色罗缎大衣，头戴一顶白色的蝉翼纱瑞士花边帽——它的帽沿非常宽大，这是为了防止摄影师从侧面捕捉到她的脸部特写镜头。

无数的焰火从奥纳西斯的游乐宫、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的甲板上腾空而起。亚力士多德·奥纳西斯欢迎格蕾丝的场面蔚为奇观，而这样的景象是兰尼埃无法望其项背的，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希腊巨富明显领先了一步。

格蕾丝戴着墨镜，迈着谨慎而从容不迫的步履，在父母亲的陪伴下，被护送着从“宪章”号经过跳板，登上“迪奥·朱旺特II”号，在那里，兰尼埃亲王正等着他们。

下船之后，一辆飘扬着兰尼埃王旗的绿色超豪华型克莱斯勒车，穿过摩纳哥狭窄而曲折的街道，风驰电掣般把他们送往粉红色宫廷；兰尼埃的家人正在那里的贵宾厅等候着他们，准备同被他选来当摩纳哥王妃的好莱坞影星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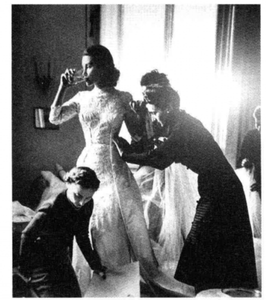
兰尼埃亲王的外甥克里斯蒂安·德·马西，在格蕾丝抵达宫廷和此后

进行接待时都在现场。克里斯蒂安注意到，外祖母夏洛特王妃的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冷漠，而这种冷漠多半是源于其前夫、兰尼埃王子的父亲波利尼亚克亲王在场，更因为她被迫接受了一位好莱坞影星作为儿子未来的新娘，这个高贵的女人总是对美国人极为排斥，虽然她只是一个阿尔及利亚洗衣女工的私生女，但却生性势利。她认为，一个得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根本不配成为她的儿媳妇。

这种公然的藐视，格蕾丝当然能够体会到，她在后来给曾经的唐写信说，摩纳哥的宫廷无疑是阴冷的，但却根本不如她的婆婆那般阴冷。

夏洛特王妃不仅看不起格蕾丝，而且对她的父亲杰克也没有丝毫的尊敬。由于杰克在来到摩纳哥后，到该国最大的邮局里购买了数额惊人的婚礼纪念特种邮票，继而分发给自己近百名参加婚礼的客人。这种行为在夏洛特王妃看来，是极失身份的，她甚至称，杰克将气氛高贵的宫廷变成了一家邮局。既然父与女都入不了她的眼，那随行的人员当然更不值得她去赞扬了。

格蕾丝自己也由于不懂得欧洲皇室的礼数而被她未来的小姑安托瓦妮特公主所厌弃。格蕾丝打破欧洲礼节，邀请安托瓦妮特做自己的伴娘，同时还送给她一套黄色的蝉翼纱服装，它跟其他伴娘穿的服饰一模一样，由此，引发了错上加错。在很久以前，安托瓦妮特公主便在巴黎的一家时装店定做高级服装，为了表达对自己被冒犯的愤



奢华且复杂的结婚礼服

怒，她使用毫不含糊、毫不客气的措词传话给格蕾丝：请王室成员充当伴娘完全是违反礼仪的。格蕾丝对此伤心不已，她眼泪汪汪地向朋友哭诉说，她只是期望把她们的关系搞得好一些。

格蕾丝在摩纳哥宫廷里度过了最初的两天。她与兰尼埃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宴会与演出，摩纳哥的国民们以热情的态度来迎接这个即将成为王妃的女人，他们的眼光中不仅有好奇，更有惊讶。这可以想象，毕竟，摩纳哥王室已经很久没有过“新鲜血液”流入了，而这个国家也已经颓废了太久。

虽然杰克对女儿嫁入皇室非常高兴，但是，格蕾丝的姐妹对此却并不认同，所有人都认为，这虽然是一场经过了精心安排的婚礼，同时也是一场巨大而可笑的闹剧。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摩纳哥根本就是一个荒蛮之地，处处都有愚不可及的傻瓜。他们不仅没有认为格蕾丝跨进了幸福的大门，同时还认为，兰尼埃没有足够的行动来证明他自己。杰克本人对摩纳哥也表达了不满，他甚至一度朝着那些向他不断献殷勤的仆人大吼：“走开！走开！有事情我自然会叫你！”



姐姐佩吉是格蕾丝的伴娘之一，但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妹妹会选择如此匆忙地嫁入一个正在没落的王室。



格蕾丝一家的表现让格里马尔迪家族极为失望，他们一度将格蕾丝视为一个通过与兰尼埃的婚姻来提高其地位的近代灰姑娘，并想当然地期望她的家人可以对王室产生敬畏感，同时为摩纳哥王国而头晕眼花。但事实上，凯利一家在美国本身就深受尊敬，对于格蕾丝嫁入皇室一事，凯利家族的人都有这样的认同：格蕾丝要比整个摩纳哥更有价值。

3．好莱坞的世纪婚礼

4月18日上午11时，80位客人聚集在始建于16世纪、以百合花和丁香花环妆点、呈绯红和金黄色的宫廷觐见室，见证了这场根据摩纳哥法律举行的世俗婚礼。

格蕾丝身上穿着一件丝绸的玫瑰色连衣裙，丝绸围巾上点缀着与之匹配的丝绸玫瑰，戴着粉红色手套。摩纳哥国务大臣马塞尔·波塔尼埃援引摩纳哥盛行的《拿破仑法典》第181、182和183条款宣读："丈夫应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应顺从她的丈夫。妻子有义务与丈夫同住，并跟随他去每一个据他判断合适居住的地方。"

这是整个世俗仪式过程中，格蕾丝日后绝不可能退缩的致命一步。摩纳哥的民权婚姻法连同欧洲习俗，都明确规定了假如格蕾丝与兰尼埃的联姻一旦失败将会带来的后果：她可以离家出走，但就是不能带走她的孩子，他们是属于父亲和摩纳哥的。

在这一天，当着全世界人的面，格蕾丝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承诺：她必须要认可这样的观点，与兰尼埃结婚不仅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她未来对子女可能拥有的权利。

当天晚上，格蕾丝与兰尼埃正式出席了在摩纳哥歌剧院举行的盛大仪

式。那天晚上，她在歌剧院里犹如一个天使一般，身穿绣有金黄色图案、点缀以珍珠母和金灿灿的闪光装饰片的白色蝉翼纱舞会礼服，金色的秀发佩着钻石冕状头饰，一条白色的貂皮披肩环绕着完美无瑕的两肩。自出生以来，只有今天晚上，格蕾丝才是真正的童话中的公主化身，如今的她，已经是兰尼埃亲王的妻子、摩纳哥的王妃了。

1956年4月19日，是格蕾丝正式举行大婚的日子，但事实上，在当时在场的人们看来，她的婚礼不像是一个庄重的承诺，而像是一出闹剧。当格蕾丝抵达摩纳哥大教堂时，这座可爱的教堂就像一道电影布景一般。她的山盟海誓被淹没在电影摄影机所发出的嗡嗡声中，炫目的闪光灯也将冲刷掉任何弥漫在教堂中的庄严肃穆。

婚礼是米高梅公司精心策划的一部大制作，但征得了宫廷的同意，因此，这场婚姻得以化身成为一个传媒马戏团，它以近乎疯狂的猎奇为能事。虽然格蕾丝和兰尼埃事后为此抱怨不迭，但很遗憾，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1956年4月，兰尼埃亲王和格蕾丝·凯利跟米高梅公司有过一项买卖安排，其性质几乎与当今无数名流夫妇的做法一模一样，以出卖婚礼视觉记录权的方式来换取知名度、金钱和服务。

为了获得将婚礼拍摄成纪录片《世纪婚礼》的权利，电影公司为格蕾丝免费提供了由名师设计的、价值7226美元的婚纱礼服；米高梅公司的专业发型师为她打理婚礼发型，公关经理则掌管传媒方面的事宜。此外，格蕾丝和兰尼埃还将获得扣除发行费后剩余利润的50%。可以说，格蕾丝和兰尼埃的婚礼是米高梅公司的一部大制作，由电影公司买断、付钱和全面协调。

格蕾丝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她与米高梅公司的签约还未到期的原因。对方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坚持要拍摄她的婚礼，才准许她解

除合同。更何况，当经济拮据的她面临6.5万美元的收入时，她根本就不可能再拒绝。再者，她的丈夫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他拼命想提高摩纳哥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而且，他也不想把从格蕾丝父亲那里得来的200万美元挥霍在婚礼上。当然杰克·凯利再也不会为女儿的婚礼部分付钱，而兰尼埃也不想为此掏腰包的时候，他很乐意让米高梅来代替他买单。可以说，正是因为兰尼埃的这种想法，世纪婚礼真正地成为了他的个人服务器：既能向世界宣传摩纳哥，又可以进一步充盈公国与他自己的金库。

这场同米高梅所做的交易，令格蕾丝的婚姻成为了一个可以让世界各地的3000万电视观众分享的电影。在观众们看来，仿佛是见证一个童话变成了现实。然而，对于格蕾丝来说，她的婚礼之日却更像是一场噩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她不仅要承担着外界的点评，更要将自己的隐私完全暴露，甚至包括在化装时的表情。

婚礼当天的上午八点，几辆豪华高级小客车来到巴黎饭店外，接走了六名等在那里的伴娘，她们分别是萨利·帕里什·理查德森、贝蒂娜·格雷、玛丽·弗里斯贝·兰博、丽塔·加姆、卡罗琳·雷博德和朱迪思（后改名巴拉班·奎因）以及格蕾丝的姐姐、礼仪总监佩吉。来自欧洲各地的大批人群，如潮涌般地挤入蒙特卡洛，以见证这一场婚礼。


迈向婚姻殿堂

罗马风格的摩纳哥大教堂的石阶梯外铺上了一条长长的天鹅绒红

地毯，左右两边是由一排身穿全套军礼服的消防员和警察组成的仪仗队。马路对面，立正站着的是来自三条此刻停泊在摩纳哥港湾里的战舰上的海员。

大教堂内，600名客人正在等待着新娘的到来。不过，虽然格蕾丝是好莱坞影星，但出席其婚礼的唯一好莱坞影星仅有大卫·尼文与他的妻子约迪斯·格罗利亚·斯旺森。在观众席一个空位子旁坐着艾娃·嘉德纳。艾娃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对格蕾丝的喜爱：收到请帖的女明星们大多都未到场，因为害怕自己的风头会被格蕾丝压住。但艾娃为了见证格蕾丝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依然到达了这里。她原本不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弗兰克·西纳特拉也收到了请帖，但他们正在打离婚官司。所以，尽管弗兰克收到格蕾丝发来的请柬，甚至还专程赴伦敦定制了白色领带和燕尾服，却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计划：他生怕新闻传媒发现他和艾娃一起在婚礼上而抢了新娘的风头。

英国女王断然拒绝出席婚礼，不无谬见地宣称“影星过于云集”，私下里却明确表态：她认为格蕾丝只是一个刚出道的明星，嫁的也是二流亲王。唯一接受婚礼邀请的君主是阿迦汗。不过，也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贵族客人，包括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和格蕾丝的昔日男友安东尼·哈维洛克·艾伦爵士。整个欧洲上流社会都认为，这是一场玩笑式的婚礼，而这样的婚礼，根本就不值得1600名记者亲自到场报道。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没有出席这位美国未来最著名王妃的婚礼，却派遣旅馆业大王康拉德·希尔顿作为了自己的代表，这一安排很是耐人寻味：他派的不是国会议员，也不是参议员，更不是总督。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一些名人是如何看待格蕾丝和兰尼埃的婚礼，以及摩纳哥在世界上的地位。

上午10时30分整，格蕾丝身披乳白色的双面横绫缎长袍，身后曳地的长裙达2.7米，头戴一顶带饰边和珍珠的无檐便帽，脸庞被镶花边的白色绢网面纱遮住了一部分，手里紧握铃兰花束和《圣经》，挽着杰克·凯利的手臂，带着天使的飘逸步入了大教堂。此时，观众席里骤然发出一阵赞美的惊叹。

兰尼埃则是身穿亲自设计的拿破仑元帅式军装进入大教堂的，胸前缀满他的所有勋章。这些勋章大多是为了表彰他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而授予他的。不过，尽管金属片和肩饰黄灿灿地炫耀夺目，再加上佩戴有鸵鸟羽毛和红白相间的腰带，兰尼埃看上去更像是斯特劳斯在轻歌剧里刻画的鲁里坦尼亚浪漫国王子。

在10时41分整，摩纳哥主教吉尔斯·巴特大人开始主持仪式，并通过下述提问将婚礼推向高潮："根据圣母教会之教义，兰尼埃·路易·亨利·马克桑斯·贝尔特兰亲王，你是否愿意接纳在场的格蕾丝·帕特里夏作为你的合法妻子？"

由于周围的人太多，摄影机一片嗡嗡声，这致使日后的观众若不细心听的话，几乎听不出主教的话音。兰尼埃亲王回答："是的，大人。"

"根据圣母教会之教义，格蕾丝·帕特里夏，你是否愿意接纳在场的兰尼埃·路易·亨利·马克桑斯·贝尔特兰亲王作为你的合法丈夫？"

格蕾丝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的话也被摄影机的咯哒声所淹没，同时闪光灯又让人眼花缭乱。

格蕾丝和兰尼埃沿着大教堂的台阶拾级而下，走进灿烂的阳光，迎向欢呼的人群，登上一辆等候着的呈黑色和乳白色的劳斯莱斯敞篷车。伴娘们则乘坐另一辆车紧随其后。

他们的车队穿行在摩纳哥的大街小巷，他们的臣民们沿途排列成行，

送去一个个飞吻，甚至有人激动得在新娘的行列经过时号啕大哭。


与伴娘们的合影

客人们再次聚集于宫廷的贵宾厅，在亲王与王妃进入之前，礼仪规定禁止他们入席就座。当他们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时，格蕾丝、兰尼埃正在宫廷里同直系亲属摄影留念。

在楼下的客人们度过了一段仿佛漫无尽头的时光后，格蕾丝和兰尼埃从大楼梯上拾级而下，步入贵宾厅，与客人们一起参加香槟酒会。

后来，新婚夫妇二人紧握一把礼仪刀，用它切开了为他们特制的结婚大蛋糕。蛋糕分为六层，每一层用糖衣裱有展示摩纳哥历史场景的图案，顶端是两个用糖做成的天使，分别头戴摩纳哥黄金王冠的复制品。

然后格蕾丝退回到她的卧室，在伴娘们的协助下，为度蜜月而作准备。伴娘们心中明白：自己正在见证她开始新生活，结束旧生活的一瞬间；她现在是摩纳哥的王妃了，而不再是格蕾丝·凯利。

4．并不轻松的蜜月时光

婚礼当天的下午4点30分，在5000名摩纳哥人表达爱戴的欢呼声中，格蕾丝和兰尼埃登上了“迪奥·朱旺特II”号游艇，这一次是以妻子和丈夫的身份。阳光倾泻在摩纳哥港口上，数十条船只上飘扬着红白相间的摩纳哥国旗，拉响了为君王夫妇送行的汽笛。5点20分时，游艇启航踏上了历时一个月先后以马略尔卡岛和科西卡为目的地的蜜月之旅。太阳开始下

沉到滨海路后面，两枚火箭在琥珀色的天空中展开了美国和摩纳哥国旗。

显而易见，奥纳西斯旨在恢复摩纳哥凋谢中的荣耀、提高其知名度的谋划产生了奇迹。世俗婚礼的仪式，向全世界作了转播。观看教堂婚礼仪式的全球观众多达3000万人。集邮爱好者争相购买摩纳哥新发行的纪念邮票，上面印有格蕾丝和兰尼埃的头像。世界上原来有不少人将摩纳哥同摩洛哥相混淆，现在旅游者大批大批地涌向这个袖珍型公国。



最初的甜蜜与体贴

与此同时，蜜月中的格蕾丝却开始不安，在科西卡，她和兰尼埃踏勘了小海湾和荒芜的海滩。从那一刻起，她开始直面自己婚姻中潜藏在所有的知名度和兴高采烈背面的严酷现实。

在结婚时，兰尼埃已经32岁，他是欧洲执政时间最长的王室家族的元首，同时也是习惯于将世界踩在脚下，让与他打交道的每个人毫不迟疑、毫不含糊地执行自己命令的单身亲王。毫无疑问，兰尼埃是带着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自尊来看待自己的，如今的婚后生活，他也不打算做出改变：他要将格蕾丝带入自己的世界。

在度蜜月的几个星期中，格蕾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晕船，而兰尼埃却最爱海洋，他喜好赤身潜水、帆船竞赛，而且作为地中海科学探索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深深迷恋于海洋科学，特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相比之下格蕾丝最爱芭蕾舞和歌剧。而他们彼此也没有要接纳对方爱好的打算。当然，这并不是说兰尼埃是一个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

人，相反，他热爱文学与科学，但是却并不打算过诗意的浪漫生活，而后者恰恰是格蕾丝最爱的。



蜜月时期，两人一同出游。

至于脾气秉性，他和格蕾丝也是南辕北辙。如果说格蕾丝温和平静、讨厌冲突、很少发脾气的话，那么，兰尼埃则幼稚粗鲁、喜怒无常。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他经常大发雷霆，当着仆人的面训斥她，起因仅仅是为了一些毫无恶意的过失，例如正像他所谴责的那样，给花瓶插上在欧洲被视为只适合于葬礼的菊花。

在目睹兰尼埃的种种表现后，格蕾丝的许多朋友，都为她感觉到难堪，而格蕾丝往往会替兰尼埃辩护，对他的火爆性子表示原谅："他只是感到生气而已，那么多事情逼着他去处理。"但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

在度完蜜月刚回到摩纳哥后，格蕾丝和兰尼埃就必须面对在一个肮脏龌龊的16世纪宫廷内，为自己创造生活的现实。整个宫廷虽然因为新王妃的到来而进行了匆忙的打扫，但是这里的一切依然都蒙在厚厚的尘埃中，完全没有梦幻色彩可言。

格蕾丝搬进去住的宫廷有200多个房间，其中多半是冬季太冷，夏季太热，需要来一番现代化的改革。覆盖墙壁的织锦正在褪色，照明的亮度也不够，整个宫廷的内部既潮湿又阴暗。

在那一刻，格蕾丝发现，自己从一名绝对将世界踩在脚下的电影明

星，跌到了第二位。兰尼埃是殿下，并且是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而她不过是一个来自费城的妞儿，她的处境开始变得悲惨。

他们开始不断地发生问题：格蕾丝整日哭泣，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倾诉自己的思乡之情，告诉她们，兰尼埃有多么可怕。但这一切在兰尼埃看来，是因为格蕾丝刚来时不太说法语的原因造成的：摩纳哥人开始时不太喜欢她，她非常高雅娴静，但那种高雅不是摩纳哥人所欣赏的。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格蕾丝还不得不去面对自己最不喜欢的寂寞冷清生活。住在摩纳哥并不是十分有趣。在夏天，它是一个充满魅力、令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在剩下的三个季节里，它并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多少事情可以让她这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去做。因此思念美国和美国的一切是不可避免的。

当家人收到她发来的求助信后，她会定期收到从费城寄来的各种表示关心的包裹，里面装有美国软质卫生纸，与整个欧洲甚至宫廷使用的粗糙纸质大相径庭，贝蒂 · 克罗克公司生产的、可供她烘烤白蛋糕的混合原料，还有火腿、腌鸡、尼龙袜、取代宫中黯然失色的老古董的成套美国烹饪用具，以及兰尼埃最爱喝的饮料——肯塔基波旁威士忌酒。

除了这些美国商品外，格蕾丝还带来了一些遭到宫廷人员鄙视的产品：她将真花和塑料花混合后插到花瓶里，并从美国进口了她信得过的沙发，上面到处绣有“爱”的字样。这一切对于格蕾丝的新臣民而言，明显不是一种示好态度。在摩纳哥人的脑海中，他们依然认为，美国人是“获得过分高昂的报酬，享受过分纵容的性爱和过分张扬地招摇过市”的那一类人群，因此，美国人是不受欢迎的。

当格蕾丝主持宫廷人员会议时，她总是会潜心于处理事务。但是她的臣民却不喜欢她的一些行为：她无视某些摩纳哥人习以为常的繁文缛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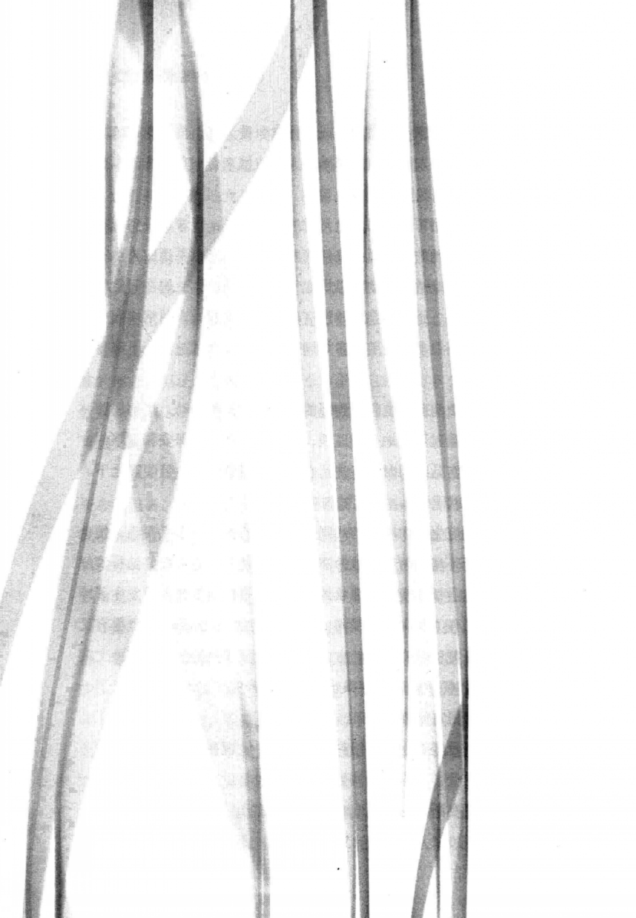
诸如询问每个人和他们家人的健康，或者评论一番天气。他们觉得她唐突无礼，冷若冰霜，不够友好。许多摩纳哥人坚信她来自一贫如洗的家庭，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或教养。

格蕾丝在寓居摩纳哥的最初几个月就患了结膜炎，接着又受到花粉病的折磨，这种症状在她的余生里一直纠缠着她。她一直也不适应炎热的气候，而且在弥漫整个摩纳哥的幽闭恐惧症气氛中备受煎熬。她在写给唐·理查德森的信中指出，她的姻亲们并没有伸开双臂欢迎她，兰尼埃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她差不多如同一名囚犯，永远被剥夺了选择和活动的自由。

仆人们也是一个问题，他们像狗似的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卑躬屈膝，却又无处不在。格蕾丝不断地受到监视，除非由女侍臣和保安警卫陪伴，否则绝不允许离开宫廷，同时始终生活在宫廷跟班警卫的众目睽睽之下，再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永远被剥夺了自由。

然而，不管适应生活中所有的戏剧性变化对格蕾丝是多么艰难，她也不常流露不适应新环境的情感。她的演员生涯使她有能力去更好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可在尝试改变宫廷现状的时候，她很快同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30多年来，工作人员向来是受同一个总管的监督，丝毫也不觉得有义务为新来的美国王妃而改变因袭的方式。格蕾丝要求他给枝形吊灯换上度数较低的灯泡，将餐厅的照明调得幽暗些，他照办了，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就又用老灯泡把它们替换下来。

此时的格蕾丝已经深切地了解到了这一点，她现在需要承认眼前的一切，并要试着去接受。在自己的演员生涯告一段落后，她必须再次变成一个普通人，同时还要渐渐地、真正地成为一个王妃。



第八章 ■
幸福的母亲，不幸的妻子

美丽的格蕾丝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她有些惊讶，更多的是不安：自己与家相隔数千公里，没有人能够切身体会她的思乡之情，而她也没有做好要真正去做一位母亲的准备——可不管怎样，小生命已经到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婚姻生活的暗波涌动：丈夫的不忠让她大失所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再一次以从容、冷静处理好了所有的事情。

1．你能相信吗？我要做母亲了！

兰尼埃对于格蕾丝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理解，因为她在婚礼之夜就怀上了他的孩子。

格蕾丝与家相隔数千公里，在怀孕的第一个月里，她不仅备受孕吐之苦，而且始终十分想家。然而她一如既往，并没有流露自己的情感。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她以一种匪夷所思的语句向对方描述着：“你能相信我怀孕了吗？一切发生得那么仓促，我简直感到难以置信。”

1956年8月底，格蕾丝与兰尼埃约好，去巴黎看一位医生，给自己购买产妇服装。在巴黎期间，她和兰尼埃光顾了她最喜爱的商店——爱马仕，他在那儿给她买了一只鳄鱼皮手提包。如今的她虽然依然美丽，但是体形却是无可避免地在发生变化。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窥见有摄影师要偷拍照片，她都会用新买的爱马仕手提包遮掩微凸的腹部。在她被再三摄下与它在一起的镜头后，爱马仕给那种特定款式的手提包取名叫“凯利包”。随后，这款包包被上流社会的女士竞相购买，致使它成了一种显示地位的象征。

如今的她虽然已经不是好莱坞影星，但却成为了摩纳哥的王妃，所以，她引发的骚动并不比以往差。在人群的推搡与喧闹声中，格蕾丝感到



巴黎的购物之旅，格蕾丝手中拿的就是因她而出名的“凯利包”。

非常害怕。如今的她怀有身孕，她决意要保护自己还未出生的孩子，因而希望在故乡美国没有人打扰她。

也许是因为格蕾丝的思乡之苦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1956年9月，她和兰尼埃坐船回到美国，对外佯称要处置她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实际上是为了购买婴儿衣服，在费城和家人团聚一段时光。再次看到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格蕾丝难免不舍，她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仪式典礼，撤空了她位于第五大道988号的公寓，并监督他人把她收藏的那些18和19世纪古董装进柳条箱内。她放弃这个公寓，也就失去了她在美国最后的立足之地。

同时，她又言之凿凿地宣布：将永远保持与老朋友的关系。她和兰尼埃一起，去了欧欣城，去了华盛顿，同时还到曼哈顿买了许多东西。更多的时光，她是与自己的朋友一起度过的。她向她们倾诉着自己的思乡之情，同时又抱怨摩纳哥的生活是多么单调。

在这次旅行中，她向自己的朋友海达·霍珀吐露：她如此早地表露出了妊娠反应，而自己的父亲又很希望自己能够生下一个男孩，所以，现在的她压力并不小。格蕾丝的妊娠反应很明显，除了每天需要不时受恶心之苦外，她还会对许多东西产生强烈的食欲。这使她与丈夫都面临着体重增加的危险，以至于在离开美国时，他们不得不双双开始节食。

依依不舍地告别美国后，他们满载着购置的物品，尤其是婴儿衣服回到了摩纳哥。格蕾丝对婴儿即将降生的紧张遭到了亲王的嘲笑，他认为这些衣服足够六个婴儿穿着的。但是格蕾丝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她带回来了几箱衣服，宫廷的裁缝们也开始动手做更多的衣服。这些踏实的仆人一直等到现在，只是为了避免与格蕾丝在美国购入的东西重复。

随后而来的便是苦苦等待婴儿出生的时间了，格蕾丝对自己的孩子抱着殷切的期盼，同时她也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在进行一些公益活动，

比如招待不同群体的儿童。虽然她现在还不习惯当一个妻子，但是她已经马上要成为一位母亲了。这种角色的飞速变换让格蕾丝有些模糊，同时也让她得以从新婚生活的失望中摆脱出来。

1957年1月23日上午9时27分，格蕾丝在没有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在宫廷图书馆里分娩了第一个孩子：卡罗琳娜·路易·玛格丽特。虽然她并没有满足父亲想要外孙、丈夫期待男性继承人的愿望，但摩纳哥和格里马尔迪王朝都为这个新的王室成员而兴奋。

在卡罗琳娜出生之后不久，一心想要让自己的国度获得更大知名度的兰尼埃便按之前由米高梅协调安排的婚礼的精神，让人把格蕾丝母女拍摄下来，然后片子被火速送往当地的电视台，在几个小时内就播出了。

格蕾丝为卡罗琳娜准备的保育室，配置有白色的柳条家具，地上铺着带白色大理石花的油地毡和黄色地毯。墙上悬挂着科克托为宣传摩纳哥海洋学博物馆而设计的海报，还有一幅毕加索描绘快活国王的肖像。阿尔贝降生以后，在他的保育室中，最显赫的一角摆放着格蕾丝王妃怀抱刚出生的卡罗琳娜的彩色照片。

和母亲一样，卡罗琳娜出落得楚楚动人，但其禀性却远比格蕾丝来得固执和任性。毕竟，卡罗琳娜是在摩纳哥的宫廷而非自由的费城亨利大街出生与成长的。

格蕾丝竭尽全力，只是为了不让卡罗琳娜被宠坏。她时时提醒自己的孩子："宝贝，你要记住，你的外祖父是砌砖工人，你的太祖母是洗衣妇。"期望可以借此唤醒她对杰克·凯利与兰尼埃的祖母朱丽叶特的回忆。但是这样的教育显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效，因为尽管格蕾丝力求促使卡罗琳娜脚踏实地，但卡罗琳娜却完完全全是一副公主派头，并以此为傲。她在小小年纪时便已经表现出了傲慢自大的特点，在长到十来岁时，



她的虚荣心便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格蕾丝。可兰尼埃对此并不这样认为，他对自己这个带有宫廷气息的女儿投入了最大的爱，而且，这种爱从最初看见对方的一瞬间便已经升起了。

我们不得不再次说起为人父母的艰辛，虽然卡罗琳娜公主在一个阔绰舒适的环境中出生了，接连有保姆帮助照料她，但格蕾丝要将她抚育成人也绝不是易事。传媒每天喧嚷着要新闻，要卡罗琳娜的照片。格蕾丝和兰尼埃拼命保护她。兰尼埃没有打算用自己的孩子来宣传自己的国度，在面对传媒时，哪些信息是可以报道的，哪些是不可以报道的，他都有明确的规定。他期望自己能够给孩子一个安静的成长环境，期望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成长带来的快乐。

在卡罗琳娜的命名仪式上，格蕾丝表现出了作为母亲的兴奋与快乐，她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小小的婴孩，而这种关爱的眼神也通过相机被整个新闻界捕捉到了。命名仪式结束之后，格蕾丝开始了抚育孩子的过程。卡罗琳娜成了她生活的重心，而且孩子一天比一天更加聪明、更加伶俐，这让格蕾丝欣喜若狂。她几乎每天都会写下有关孩子的片断，以此来纪念卡罗琳娜的每一步成长。

婚后第二年的3月14日，格蕾丝为格里马尔迪王朝产下了一位体重近4公斤的继承人，由此给兰尼埃、她的父亲以及摩纳哥公民带来莫大的惊喜。他们给他取名叫阿尔贝·亚历山大·路易·皮埃尔。在格蕾丝看来，这个小家伙无疑是可爱的，他的体重一直在迅速增加，很快便长成了一个茁壮的小孩。卡罗琳娜对这个弟弟在起初非常热爱，甚至在他哭闹时，她也会变得不安。但很明显，她的爱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对弟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嫉妒，有一次她甚至把自己最心爱的彩版图书撕得粉碎，原因仅仅是弟弟曾碰过了它。

卡罗琳娜和阿尔贝的年龄非常接近，所以老是吵架。最初，卡罗琳娜有一种动辄爱咬人的恶习。有一天，一家人正在奥纳西斯的游艇上玩耍，她想要什么东西，阿尔贝不肯放弃，于是她便咬了他一口！他发出了一阵嚎哭，于是格蕾丝一把抓住卡罗琳娜，咬了她一口！现在，她有了两个尖声喊叫的孩子，外加一个大惊失色的奥纳西斯，他大声吼道："有你这样当妈的吗？"但从此以后，卡罗琳娜再也不咬阿尔贝了。

卡罗琳娜的专横并不仅仅表现在对阿尔贝的欺负上，妹妹史蒂芬妮也是卡罗琳娜的嫉妒受害者。有一次卡罗琳娜甚至把史蒂芬妮的头按到了抽水马桶里，幸好她们的母亲及时出现，她马上喝令卡罗琳娜住手。

这种专横一直延续到了卡罗琳娜成年后，而她的作风也使妹妹史蒂芬妮受到了影响。格蕾丝对此非常苦恼，她从来没有支配女儿的权利。她们给她带来了无穷尽的麻烦。相反之下，儿子阿贝尔后来却表现得极为听话，而且乐于与母亲在一起玩耍。

2．善妒而不贞的亲王

1957年，兰尼埃在法国罗卡吉尔购置了一个普鲁旺斯式的农场，它坐落在远山上，地势比摩纳哥高出许多。这是一个能让格蕾丝感觉到片刻宁静的地方，在这里，她可以逃开仆人窥视的目光，更能将那些想要亲眼目睹摩纳哥王妃风采的旅游者拒之门外。她曾经向《人物》杂志的编辑弗雷德·豪普富勒快乐地描述道："罗卡吉尔是我可以关起门来、与世隔绝的地方。"

为了让罗卡吉尔变成自己的心灵避难所，格蕾丝在这里花费了巨大的心思：她使用从美国进口来的墙纸与地毯进行了细心的装饰，甚至还在

其中布置了一个美国式的厨房，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思乡之情。最后，格蕾丝甚至在墙上挂满了自己的电影剧照，这些剧照使罗卡吉尔的浴室烙上了她本人的特定印记——而兰尼埃竟然允许她这样做。

兰尼埃的嫉妒是显而易见的：不知是出于对妻子的自我占有感，还是出于嫉妒那些曾经与妻子有过亲密接触的帅气男演员，在他们婚后的很多年里，兰尼埃都禁止在摩纳哥放映有关格蕾丝的影片。身为摩纳哥的国王，兰尼埃竟然对格蕾丝所有的好莱坞朋友都非常嫉妒，这是令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

格蕾丝告别大银幕之后，并不意味着她将要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好莱坞可以说是她的心灵故乡，而那些来自于电影之都的朋友更是她进入枯燥王室生活之后的最大安慰——当她非常想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时，他们总是会立即来看望她。在这种时候，格蕾丝总是期望可以借此了解一些好莱坞的事情，但是兰尼埃却总是无情地告诉她："今天晚上，请你们不要谈论好莱坞。"

好莱坞女演员琼·普洛赖特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正在参与一个酒会，当大家正在讨论一些谁要放糖或放牛奶之类的繁文缛节时，突然从屋子中间开始一片沉寂——亲王兰尼埃竟然在酒会上睡着了，并开始发出阵阵打鼾声。我们其余的人只能竭力克制着越来越高涨的尴尬气氛，不知道如何打破这种难堪的气氛——原本格蕾丝可以这样做，可她明显比我们更尴尬、更不知所措。于是，当坐在她身边的拉利挺身而出，以向她发问一个无聊的问题来打破沉默时，格蕾丝一脸的感激。"

格蕾丝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丈夫会对自己的好莱坞生涯如此抗拒？他在认识她时，她的确是一名好莱坞巨星，但看上去，他似乎藐视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也许，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情感，使他产生了这种鄙视：

那些好莱坞同伴拥有一段他不曾与格蕾丝同在的美好时光。在他看来，格蕾丝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他不允许有丝毫的人与物来破坏他对格蕾丝的这种确切掌控感。

格蕾丝却从来没有对此表现过不满，虽然她很清楚自己的丈夫善于嫉妒，但她从来不会抱怨，更不会公开表示不满，她所能做的，就是拿出自己更加体贴、更加温柔的一面来对待他。她甚至曾经对自己的好朋友格温 · 罗宾斯如此说道："我要对兰尼埃更加体贴一些。"



也许，我们可以为这幅景象起名为"看似幸福"。

格蕾丝自从嫁入皇室那一刻起，便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一切私有生活，转向以兰尼埃为中心，可最可悲的事情在于：虽然她已打定主意要与他共度一生，他的生活却并没有以她为中心。

早在新婚后刚刚三个月，便有谣传兴起：兰尼埃亲王在外面包养了一名情妇。情妇的名字不断变幻，没有人能够确定那个藏在背后的女人到底是谁，但所有的上流人士都知道：摩纳哥的美丽王妃格蕾丝、好莱坞最知名的银幕女神、世界鲜有的智慧与美丽并存的女人，并不能吸引丈夫的注意力——或者说，在兰尼埃亲王看来，格蕾丝的出色远远不足

以让自己满足。

许多星期日，兰尼埃都会告诉格蕾丝，自己要外出观看足球比赛。在离开宫廷后，他并没有去看球赛，而是去了情妇那里，度过一个颠鸾倒凤的下午。他让自己的密友全程观看足球比赛，并在晚些时候向他进行汇报，以便在回到宫廷后能与格蕾丝进行具体的比赛细节讨论。

其实，在婚礼举行前，父亲便已经向格蕾丝暗示了将来需要面对的一切。杰克·凯利很清楚，自古以来，所有的国王与王子都将不忠行径视为自己的天赋神权。即使结婚的对象再高贵、再美丽，他们也往往会包养一两个情妇。格蕾丝对此也只得无奈接受：自己选择的是一个国王，他是兰尼埃亲王三世，摩纳哥王国的绝对统治者，执政超过七个世纪的格里马尔迪王室家族的后裔——他有权利去满足自己的情欲，去利用自己的权势响应所有妖冶女人的呼唤。

兰尼埃一直以为自己的偷情并不为格蕾丝所知，但事实上，格蕾丝一直在对丈夫的不贞抱以容忍，在这一点上，格蕾丝也在愧疚于自己早年的经历：所有的皇室在进行王妃的甄选时，无疑都会对该女子的背景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调查，而她昔日里的情人并不在少数，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当初的恋情曾经一度是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相比之下，兰尼埃当初能够忘记她从前的风流韵事与媒体的非议，将她娶为妻子，显然需要莫大的勇气与决心。

也正是因为当时与众多男星的爱恋时光，使得兰尼埃对格蕾丝所有的好莱坞朋友都怀有嫉妒与不满之情：婚前父亲曾明确地告诉过他，他得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好姑娘，面对这样一位绝色美人，他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而身为皇室成员那强烈的占有欲望与男人的直觉，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其他男人对于自己那位美丽的妻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往与追求——就

算她已经与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发过誓言。

格蕾丝毫不怀疑，丈夫对自己一直不忠，她曾经向自己的好友、好莱坞高级发型师西尼·圭拉洛夫倾诉过自己的伤心："每一次想到他的背叛，我都会万分沮丧。"但是，她却无力反抗，而且将其视为女人一生必然要经历的苦难：格蕾丝的整个童年时光，都是在目睹了母亲面对因父亲不忠而承受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屈辱中度过的，如今，她正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承受着母亲当年曾经承受过的痛苦。

3．背叛与忏悔

对于格蕾丝这个自傲、美貌、一度受到好莱坞某些最具魅力的男人追求的女性来说，丈夫不忠给她造成的创痛之巨大实在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她发起反击也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了。

1958年6月14日，为了资助英国难民基金会，弗兰克·西纳特拉在蒙特卡洛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格蕾丝和兰尼埃共同主持，同时也为弗兰克主演的影片《战地双雄》举行首映式。那天晚上的客人中，有米高梅公司的前明星和弗兰克的伙伴拉特·帕克、温文儒雅的英国演员彼得·劳福特。



"王子与公主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否真的快乐？

毋庸置疑，这是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影片，也是属于他的夜晚。盛会在摩纳哥举行，可以再次同他见面，这使得格蕾丝喜出望外。他体格健壮，气宇轩昂，精力充沛，

魅力十足，硬汉的高傲中糅合着柔情似水的浪漫，这是任何女人都无法抗拒的。自从十多岁时初次见到他以来，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战栗，一种刚在《上流社会》中闪烁就被摄影机捕捉住的激情火花。

在非洲共度的一段时间里，弗兰克最出彩和最差劲的性格侧面，她都领略过了。只要遇到哪怕是最轻微的刺激，弗兰克也会勃然大怒。当时作为一名落魄的歌手，完全被背信弃义的艾娃弄得不知所措，而他却爱她爱得发狂。他具有近乎浪漫的创造性，凭着他的善解人意和慷慨大度，使远离家园的圣诞节变得颇为像样。他敏感而体贴，当年之所以不出席格蕾丝的婚礼，是因为不希望抢格蕾丝的风头。

最主要的，他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好莱坞的明星伙伴，一个自她出道之初不谙世事的时候起就记得她的忠诚朋友。当弗兰克和彼得一起前来摩纳哥时，格蕾丝邀请他们俩去宫廷出席鸡尾酒会，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那一段时间，格蕾丝的感情生活非常不稳定。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好莱坞的格蕾丝·凯利，还是摩纳哥的格蕾丝。面对丈夫的背叛，她正在情伤之中难以自抑。在宫廷里见面后，弗兰克成了她最大的安慰。弗兰克的心也被她拴住了，两人迅速地陷入了相互怜悯之中。不过，他们并没有展开任何非法的幽会。原因很简单：在《战地双雄》首映式期间，弗兰克和他的随员全部下榻于摩纳哥海滨浴场公司所拥有和经营的巴黎饭店。全城记者云集，对明星荟萃的盛会展开了采访。更何况，兰尼埃亲王在摩纳哥各地严加防范：每一处街角都设有保安摄像机，电话不断遭到窃听，300多警察尾随着每个稍有违法嫌疑的公民和旅游者。所以，摩纳哥格蕾丝王妃和弗兰克·西纳特拉非法幽会的可能性看来是十分渺茫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发展亲密的关系，弗兰克对格蕾丝的不幸非常心痛，同时他尽自己所能缓解了格蕾丝的痛苦。格蕾丝在随后的人生中，也

对弗兰克始终保持了恰当的关心，这种情感并非完全源于格蕾丝的好友、弗兰克的前妻艾娃，更源于他们对彼此的好感。1962年6月9日，弗兰克应格蕾丝的邀请再度前往摩纳哥，在体育俱乐部进行表演。1971年6月13日，弗兰克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诸多告别演出的第一场，格蕾丝亲临现场为他鼓掌。1976年，弗兰克迎娶第三任妻子巴巴拉·马克斯，有人评价她的外貌酷肖格蕾丝。

其实，不仅仅是弗兰克发觉了好友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就连新闻传媒也觉察到格蕾丝与兰尼埃的婚姻出现了裂痕，《纽约时报》的朱迪·克雷米斯卢德便明确地指出了他们在性格和趣味上的鲜明反差：“有一次，他们趋步朝排成长队的外交官客人走去，兰尼埃的脸仿佛笼罩在一场雷暴之中。格蕾丝瞧了一眼丈夫，轻松愉快地开始了一场活跃的谈话：今天早晨的天气真是太棒啦，然后她声称：我听说，所有的旅馆都客满了。在几分钟以后，兰尼埃才开始学着妻子的样子说话，他同意摩纳哥正在繁荣的看法，竟破例地露出一丝微笑。”潜台词是明明白白的。他脾气很坏，而她则不然。她天真直率，行为出于自发，他对她严加控制。很难说，这是终生维持婚姻幸福的良方。

1960年对于格蕾丝而言是一个沉重的年份，在4月2日，70岁的杰克·凯利在身体严重不适一年多以后，由于胃部疼痛而被火速送进医院。他被诊断出患有胃癌，动了两次手术，但都无济于事。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心乱如麻的格蕾丝飞回美国，到费城一家医院里探望了他。由于神色憔悴，照看他的护士一开始竟没有认出她来。

看着一向威严的父亲竟然被病痛折磨成了一个老人，她悲伤难过、心灰意懒，在曼哈顿度过了一段时间。她在那里犯下了一生中最为不幸的错误，一个令她永远悔恨的错误。

一位与之有关系的友人丈夫便是马尔科姆·雷博德——她的闺中密友兼伴娘卡罗琳的丈夫，那是在她的父亲处于临终之际。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格蕾丝被迫既要克服即将与父亲永诀的失落感，又面临着内心期盼最终赢得他的爱心和赞许的希望归于破灭。就在这当口，马尔科姆·雷博德为她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肩膀，好让她在啜泣时靠一靠。

马尔科姆·雷博德的确拥有可以让女人为之迷乱的本领：他是一名潇洒的纨绔子弟。他做事很富有创意，弹得一手好钢琴，为人风流倜傥，以南方人的遗传基因而自豪。他的整个哲学在于：女性是一种特殊的生物，理应给予特殊的对待。他确实谙熟女性的心灵奥秘。而当时，他正因为婚姻不合而与卡罗琳处于分居阶段。格蕾丝的行为无疑让卡罗琳深深受伤，可是，卡罗琳原谅了她的错误，并且认为，一切错误都是马尔科姆的。

但不管如何，卡罗琳最终收到了格蕾丝的忏悔信。格蕾丝告诉自己的好友，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为这种行为造成了对好友的伤害。格蕾丝在信中声称她是爱卡罗琳的，但如果不向卡罗琳承认她同马尔科姆有过的暧昧关系，那么，她是永远不会幸福的，也是永远见不得人的。她说自己心里很难过。她正在寻求赎罪。

有人认为，这种信件并不可能出现，因为格蕾丝在当时已经贵为王妃，她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身份的事情。而当时的卡罗琳早已在接受心理治疗了。很有可能，在接到格蕾丝的信以前，卡罗琳已是情绪波动，心神不宁。所以，信到之时，可能成为促使她精神彻底崩溃的导火线。她原本已经弱不禁风，情绪极不稳定，精神上的彻底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信件很可能只是她凭空杜撰出来的东西。

4．王妃的国家性任务

摩纳哥的王妃背叛了亲王，这样的事情听起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可是，考虑到格蕾丝受到了丈夫如此严重的背叛，加之父亲濒临离世的打击，所以她做出不当的举动也是值得人们原谅的。

1960年6月20日，杰克·凯利离开了人世，格蕾丝生命中最大的人生支柱去世了，她立即飞往美国，参加了葬礼。虽然她悲痛万分，但按礼仪的规定，她必须要立即重新履行她作为格蕾丝王妃的职责。所以，在葬礼结束后，格蕾丝回到了摩纳哥，并在不久后和兰尼埃亲王一起在宫廷里出席了肖邦音乐会。在音乐会期间，她因无法控制情绪而中途退席，脸上流淌着追思父亲的热泪——她是那么爱他，而他却没有以同样的爱回报她。

如今，格蕾丝与杰基·肯尼迪、英国女王、玛丽莲·梦露和伊丽莎白·泰勒一起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的形象使摩纳哥名声大噪，也使这个袖珍型小公国获得了连奥纳西斯和兰尼埃亲王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繁荣。

“格蕾丝使一条正在下沉的船，再度美轮美奂。”奥列格·卡西尼曾如此评说，“她有一种迷人的风采。对格蕾丝·凯利的狂热崇拜应运而生。人们纷纷光顾摩纳哥。这是富人对摩纳哥的朝圣。格蕾丝吸引着一切成功人士纷纷前来驻足，人人希望到此一游。它成了观光胜地。这全是她的功劳。”

然而，格蕾丝绝非只是一块吸引旅游者的磁铁或者公国有名无实的首脑。在60年代，她运用自己的创意理念与博爱精神服务于摩纳哥，为公国引入了各种旨在提高摩纳哥人生活质量的新鲜事物。

幸亏有了格蕾丝，每个在公国生孩子的母亲都被颁发一块纪念分娩的

金牌，所有的摩纳哥儿童在圣诞节都会收到一样玩具和一套衣服，作为格里马尔迪王朝赠送的礼物。

由于格蕾丝的倡导，摩纳哥现在设有国际电视节；在当选为世界儿童之友协会荣誉主席后，她还创办了“法蒂玛圣母院”，一个让摩纳哥上班族母亲安置孩子的日托所。

1964年，她成立格蕾丝王妃基金会，借以资助年轻的舞蹈演员；为了鼓励当地的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她收购了公国的两家商店，专门出售当地的工艺美术品。

她创设摩纳哥国际花束展览会，担任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创办蒙特卡洛园艺俱乐部和蒙特卡洛国际艺术节，积极参与“舔食之美联盟”——一个鼓励母乳哺婴的机构的工作，还创办了格蕾丝王妃舞蹈学院。

随着格蕾丝的到来和她身为好莱坞明星的影响所及，国际红十字舞会成了世界级上流社会一个纸醉金迷的社交场所，吸引有钱人与名流驾着劳斯莱斯和法拉利车，带着各自的贴身男仆和女佣、珠宝、时装、毛皮服饰以及数额不断增大的银行存款涌入蒙特卡洛。

对于各类活动，格蕾丝不只是起着倡导作用，凭着也许是源于她的德国血统的如军人般的雷厉风行和对细节的关注，她组织了摩纳哥海滨浴场公司一类的所有重大活动，就像对红十字舞会和所有其他大型聚会一样，事无巨细，从不疏忽。

她具有令人叹为观止的鉴赏力，在埃尔米塔热，她的指导使摩纳哥海滨浴场公司的所有瓷器焕然一新。以前，端菜的盘子配以一身穿圆环裙、携带遮阳伞的女性造型衬托，格蕾丝一眼看出，背部垫料太大了。她嘱咐工作人员改得小一些，将遮阳伞倾斜成不同的角度，因为她觉得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她慧眼独具，不必看上多时，只要瞧一眼就行了。她从来不



20世纪60年代，格蕾丝为摩纳哥的发展四处奔走。

说：“我想要。”她总是说：“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她从来不同别人发生冲突。

她还努力将自己的个人情趣灌输给宫廷及其全体人员。她用白色毛葛为女佣重新设计制服，还亲自监督对亲王底层房间加以重新装潢，将暗淡无光的家具代之以典雅的古董，用更时髦新潮的帷幔替换掉那些褪色陈旧的。但不管她在宫廷家具和装潢方面作出什么变革，都无法废除过时了的陈规陋习，例如在用餐时，亲王落座以前是不准她入席的。

但是出于她的迷人风度、献身精神和平凡的艰巨工作，在她婚后五

年，所有的摩纳哥人对其美丽、趣味和派头的刻薄批评完全烟消云散了。他们和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完全接受她作为他们的王妃。

在摩纳哥出席过诸多盛会的雷纳尔多·埃拉也认为：“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嫁给兰尼埃亲王以后，继续在饰演她数年前在影片《天鹅》中饰演过的角色。她变得更加雍容华贵了。她把君主的角色演绎得非常出色。她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正派清白。但她又是风趣诙谐的，她可能非常漫不经心。这不像是她的鄙俗，因为到头来一切显得并不鄙俗。”

兰尼埃也许不是十分依恋格蕾丝，但他认同她的趣味和智慧，有时候甚至还要找她出出主意。说服兰尼埃不准行为可疑的国际金融家阿德南·长舒吉将其欧洲总部设在摩纳哥的是格蕾丝，她的依据是：他从事军火生意的早年经历，会像幽灵似的败坏摩纳哥的声誉。对付摩纳哥海滨浴场公司的另一个大股东亚力士多德·奥纳西斯，格蕾丝也是站在兰尼埃的一边，同这位希腊巨富虚与委蛇。

回顾她为摩纳哥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再看看她因为受到伤害而做出的回击举动，我们不得不说，格蕾丝是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在拯救这个正在沉没的国家。现在，既然摩纳哥成了最受国际社会钟爱的终极目标，各类聚会当然是络绎不绝。尽管格蕾丝最初表现出些许腼腆，但是她乐此不疲，通常会沉浸在夜晚特有的意境中。

1961年8月，巴黎饭店的游泳池开张迎客，她和兰尼埃出席了埃尔莎·马克斯韦尔举行的庆祝化妆舞会。他们俩都显得异常活泼，兰尼埃戴上秃顶假发，蓄着维多利亚时代恶棍的八字胡须，而格蕾丝则留着假辫和鳍足。客人们一边觥筹交错，一边观赏焰火，清晨四点还跳入新落成的池子游泳。

她乐意在摩纳哥最引人注目的社交活动中抛头露面，但乐意归乐意，

与摩纳哥臣民缔结友情还是会使她感到神经紧张的。正如她在婚后十年之际接受巴巴拉·沃尔特的采访时所解释的：“跟他们（她的摩纳哥臣民）交朋友，并不是在帮他们的忙。摩纳哥是一个小城镇，那样做势必会招致旁人的嫉妒。”格蕾丝王妃比英国王室的任何一位成员——戴安娜王妃除外——更仁慈亲切，更显君主气派。在当年，她好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演员。而在未来的岁月中，格蕾丝必须得充分发挥她的表演才华。



第九章 ■

王妃的荣耀与孤独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当格蕾丝成功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力量重新建立起摩纳哥的美好声誉后，这个美丽的女人陷入了由皇室制度所营造的囚牢中。她渴望回归大银幕，但王妃的身份又不允许她这样做。她期望家庭幸福，可丈夫离心、儿女不幸。荣耀之下，映衬的是无人理解的孤独。

1．你为什么不准我拍电影？

在1962年的12月份，格蕾丝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之前对生活兴奋与激情的态度，陷入了莫大的恐惧之中，她讨厌整日被人群包围的生活，讨厌与陌生人见面。在夜晚照顾孩子们入睡之后，她如同失去了睡眠的能力一样，经常彻夜漫步穿越宫廷沉默的走廊。对她而言，摩纳哥的气候也成了引发她抑郁和忧伤感情的关键所在。当有热风吹过地中海的时候，她总是会冷然不语。而当她看到海滩上的旅游人群过少时，她甚至会

变得激动起来。

格蕾丝感觉自己疲惫不堪，王妃的角色让她神经紧张。她希望自己能大病一场，好让自己有理由从无尽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她讨厌一切不得不忍受的冗长废话。除了神经紧张以外，她在情绪激动、无从进食的时候，总是会胃痛。她开始怀念好莱坞，她认为自己活着没有目标，人生毫无意义，而电影正是让她再次获得灵魂的关键所在。

兰尼埃在发现妻子日益严重的问题以后，让她与孩子们一起去了瑞士短暂度假，虽然回来之后，她的身体有所恢复，但是却没有彻底好转的迹象。于是，身为丈夫的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最具有革命性的决定：允许她重返好莱坞。

于是，3月18日，他的发言人事先没有任何迹象地作了意外而惊人的宣布："格蕾丝王妃已接受邀请，将在夏季度假期间出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先生在美国拍摄的一部影片。王妃在希区柯克先生以前的三部影片(《电话谋杀案》、《后窗》和《捉贼记》）中担任过主角。定于夏季晚些时候拍摄的影片，是根据英国作家温斯顿·格雷厄姆的悬念小说改编的。不言而喻，兰尼埃亲王将根据他的日程安排，极有可能在影片拍摄的部分时段前往现场，格蕾丝王妃将于11月初返回摩纳哥。"

在作出这个宣布的前一夜，格蕾丝开心和兴奋极了，匆匆奔到她的办公室里，送给私人助理一大盒巧克力，警告她务必作好第二天早晨应付新闻界打探进攻的准备。她激动得不能自持。自从婚礼日以后，她从来没有显得如此光彩照人。

如果格蕾丝获准接受希区柯克的建议出演《艳贼》，她将会刻画一个竭力克服拘谨心态的偷窃狂。在影片最为露骨的一场戏里，扮演艳贼玛尔尼丈夫的肖恩·康纳利要砰砰敲她卧室的门。在勉强将门打开以后，身上

只披一块狭小毛巾的玛尔尼宣称："我要上床了。"

"我也是，非常想上床。"肖恩·康纳利说罢，一把扯掉她的毛巾，立即压到她的身上。

肖恩·康纳利皮肤黝黑，英气勃发，当时正处于硬汉气概的鼎盛期，浑身散发着带原始味的性感。而这样的尺度对于格蕾丝这个王妃而言，明显有些过宽。鉴于当初格蕾丝婚礼时希区柯克送小狗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能说，他原谅了格蕾丝的离去。

但当格蕾丝高兴地表示同意出演《艳贼》之后，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看出了她迫不及待地想重返好莱坞的个中缘由。兰尼埃赞同她的决定，仅仅表明他对她的生活缺乏普遍的关注。

兰尼埃可能已批准格蕾丝重返影坛，但在接受采访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模棱两可是显而易见的。"她只是将部分的时间，用于在美国为一位老友拍电影。"他告诉新闻界的采访者说，"她不是想要东山再起。好莱坞也不会为她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如果角色平庸而肤浅，稍许超出我可以批准的程度，她也是不会接受的。"

可是格蕾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重返银幕并不是丈夫同意便可以了。在消息发布之后，摩纳哥公民的信件和请愿书纷至沓来，对目睹王妃出演爱情场面的前景提出了抗议。多达上千名的摩纳哥人说，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王妃在银幕上被他人亲吻。于是，他们的亲王立即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并声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那么干。

《艳贼》里的玛尔尼这个角色最终由蒂皮·海德伦饰演，这对于格蕾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不能够回去拍戏。她感觉到了巨大的丢脸，她对此非常沮丧。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种无法再次登上银幕的遗憾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一块巨大空洞。



她被迫拒绝希区柯克的提议后，周围的那些人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哀伤。就连那些以往态度冷淡的仆人都不得不说，她受到了无可估量的震撼，并处于精神崩溃的严重危机之中。卡罗琳娜看到，当她的母亲得知不能去拍电影的时候，她把自己锁进房间里，哭了整整一个星期，怎么也不肯出来。

这样的夫妻关系不禁令人担忧不已：凡属兰尼埃想要的东西，尽管只是对他重要，而对她则是无关紧要，格蕾丝也都会想方设法去兑现。可她孜孜以求的，是来自观众的鼓掌喝彩，但她这个小小的梦想破灭得比她原先估计的更加迅速。

如今的格蕾丝再也不能如同快乐的鸟儿一样，飞翔在广阔的天空里了，她在摩纳哥狭小、可怕的世界里生存着，这种压抑而封闭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如同处于窒息之中一般。但是，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从来不会让公众知道自己并不快乐。

2．所谓“幸福”

巨大的压力与疲惫感之下，格蕾丝的身体也变得日益脆弱，在1963年的2月初，她怀上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但到第四个月孩子便流产了，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她从精神到肉体都大伤元气。

当重返银幕成为不可能之后，她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就是去拜访好莱坞明星。

1963年，约翰·韦恩将他的游艇停泊在摩纳哥过夜。午夜过后，韦恩、他的妻子和女儿艾莎被一名船员叫醒：“格蕾丝王妃驾到！是格蕾丝王妃来了！她已经上船了！”

这位影星的女儿在后来回忆道："我的父亲飞奔到镜子前，说了一声：'天哪！'他实在是狼狈不堪。他用粗大的手指在细小的纽扣上忙乱地摸着，企图仓促地剥掉睡衣，终于骂骂咧咧地在恼怒中放弃了努力。我的母亲动作稍微慢了一拍，父亲却穿着掩藏在其他衣服内的丝绸睡衣，快步走出去迎接摩纳哥王妃。"

冒昧造访约翰·韦恩的游艇，并不是格蕾丝重温好莱坞昔日辉煌的唯一尝试。1963年，马龙·白兰度为拍摄《闺中趣事》而在里维埃拉度过了几个星期，而在这期间，格蕾丝也曾与他一起出去游玩过。

格蕾丝重返好莱坞的希望没有结出任何成果。这一时期，制片人施皮罗斯·史库拉斯突然提议，让她在史诗片《万世流芳》中饰演圣母玛丽亚一角。据说，在得知卡拉斯饰演改邪归正的玛丽亚后，格蕾丝哈哈大笑，声称："圣母玛丽亚？没门！改邪归正的玛丽亚？那还差不多！"她深知，自己的臣民是绝不会容忍她与这部戏沾边的。

在同一年，她再一次怀孕，而且又差点儿流产，由于饮食不当而引发的肠内严重痉挛再次引起了感染，这一次，她一共病了一个多月，幸好她战胜了病痛，妊娠足月，并于1965年2月1日产下第三个孩子：史蒂芬妮·玛丽·伊丽莎白。

史蒂芬妮从一开始起甚至比卡罗琳娜更加任性固执，无论做什么事都比性格温和、本性敦厚的阿尔贝更胜一筹。作为格里马尔迪家族最年幼的孩子，她被娇宠、溺爱和放纵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格蕾丝对史蒂芬妮宽厚有加，孩子可以大喊大叫，甚至朝来访的客人吐唾沫，而不会受到任何斥责或惩罚。

兰尼埃对史蒂芬妮也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和蔼，对她动辄发怒的性格赞不绝口，绝不制止。史蒂芬妮是她爸爸的掌上明珠，她有能力将母亲和父

亲哄得百依百顺。

随着史蒂芬妮年龄的增大，格蕾丝开始对她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在她看来，史蒂芬妮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孩子，她善于学习，天赋出众，但就是太固执己见，不易管束。然而，格蕾丝发疯似的爱两个女儿，管她们叫“宝贝”。

作为摩纳哥的王妃和阔佬阶层的王后，尽管过着安逸奢侈的生活，但是格蕾丝的社会良知并没有泯灭，反而在越南战争期间展露了出来。她有两个表兄弟驻扎在越南，为了增强孩子们对战争苦难的体验，格蕾丝、兰尼埃和所有的子女都佩戴上刻有美国战俘姓名的手镯。在战争期间的一个圣诞节，她甚至邀请十名越南老兵前往摩纳哥，成为宫廷的客人。



与孩子们在一起

1966年，她终于设法劝诱兰尼埃准许她从退隐中走出来。他之所以表示同意，原因很简单，《罂粟也是花》这部宣传毒品危害、她应邀在片中作短暂亮相的影片，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拍摄的。

她参与这部影片，只是象征性地收取1美元作

为片酬，还坚持自己化妆，并声言："回娘家的感觉真好。"

"一旦站到摄影机前面，她就会变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导演特伦斯·扬说，"对她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既神奇又动人的时刻。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今天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此时此刻，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兴奋，一种不可思议的成熟感。"

对于格蕾丝来说，遗憾的是拍摄一结束，那种兴奋也就随风消逝了，她变得既失落又孤寂。当有记者发现了她的这种状态之后，立即抛出了"您是否感觉到幸福"这一问题。格蕾丝的回答很恰当："我在生活中有着幸福的时刻，但我并不认为幸福，感到幸福是一种任何人能置身其中的永恒状态。生活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享有某种内心的平静，是的。孩子们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过去的十年间，这里的生活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是的，眼下，孩子与丈夫便是她的生活中心，至于自己幸福不幸福，她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

3．重返巴黎

格蕾丝只要一有可能，就会从摩纳哥压抑沉闷的温室气氛中逃离出来。

1970年11月，她飞往伦敦，在皇家节日音乐厅做了14年来的首次舞台亮相，介绍的恰恰是弗兰克·西纳特拉所参与的《夜中夜》，捐助者蒙巴顿勋爵最为看重的一台联合世界学院的音乐会。

这一切发生在被选来介绍节目的诺埃尔·科沃德爵士在音乐会前夕突然病倒以后，蒙巴顿的助手杰弗利·阿彻——后来的畅销书作者兼退职英国政治家——提出格蕾丝王妃会成为理想的接替人。

格蕾丝同意了这样的请求，但给出了自己的附加条件：必须获知一切细节。于是，杰弗利第二天飞了过去，在宫廷里同她见了面。格蕾丝非常紧张，并期望对方为她准备一份发言稿。他照办了。

当格蕾丝抵达希思罗机场时，有200名影迷在那里迎候她。格蕾丝身穿绿色运动衫，戴着耳环、深色墨镜，头披爱马仕丝巾出现在首次排演的现场。她是从节日音乐厅的边门偷偷进去的。她搓着双手，撩去眼睛边一缕并不存在的头发，显然十分紧张。然后她走上舞台，那里有39名乐师在等待西纳特拉。

当西纳特拉独自一人突然出现在舞台上后，他叫了声“格蕾丝”，并走下舞台，同她紧紧拥抱。然后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让她上台去。一开始，她好像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时候，弗兰克开口了：“我们请王妃殿下沿左边的走道上台。”

她嫣然一笑，开始从观众席中走出来。弗兰克看着她缓缓迈步，在她身后呼唤了一声：“回头见，格蕾丝。”

在11月16日，当着包括查尔斯王子、安妮公主、亚历山大公主和托尼·本尼特在内的一批高规格观众的面，格蕾丝身穿饰以白色秃鹳羽毛的长礼服，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了舞台，看上去完全是一副王妃的派头。自从她上一次登台亮相以来，时光已流逝了14年。当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向她表示欢迎时，她绽露出一丝光彩夺目、充满幸福的微笑，脸色羞愧得绯红，随后就神情松弛了下来。

她用悦耳的调子，把阿彻帮她撰写的发言稿朗读了一遍，重新讲述起弗兰克当年如何为她、为《红尘》赴非洲的演职人员和摄制组带来圣诞节的故事，将弗兰克描述成了一个慷慨大度、宽厚热心的人。她那时已经41岁了，她的思绪常会飞回到过去，而那些过去，正是她最热爱、最留

恋的过去。

第二年，1971年12月，她回到演艺圈的同行中，跟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一起，出席了居伊和玛丽·艾兰娜·德·罗特希尔德在他们位于巴黎郊外的费里埃尔庄园所举行的普鲁斯特舞会。那天晚上，格蕾丝在舞会上是只身一人。兰尼埃宁可呆在摩纳哥，也不愿陪她前来。

从此后，格蕾丝本人的社交生活开始向巴黎转移，她在那里似乎感到特别快活而自由。1973年,她在那里作了第一次没有兰尼埃陪伴的公众亮相。当她来到香榭丽舍剧院，在皇家包厢落座的时候，整个巴黎都期待着一睹她的风采。当看到了她的倩影后，整个巴黎对她进行了审视，事后人们都对她赞不绝口。

格蕾丝热爱巴黎，她亲自为自己在巴黎的家选定了18世纪的家具、精美绝伦的瓷器，以及栽种在公寓小花园里的品种繁多的花卉。在巴黎，她和孩子们力求尽可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她离家外出时，常会用包头巾将头发遮盖住，再戴上墨镜，希望不被人认出来。有一次，她做得实在是成功，撒玛利亚百货商店的经理居然不接受她的个人支票，因为她身上居然没带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在巴黎

还有一次，格蕾丝带着卡罗琳娜去当地电影院，观看蒙特·皮东主演的一部电影，被逗得哈哈大笑，经理因不认识她而要求她们退席。

格蕾丝喜欢在家里吃饭，但更爱享受到安泰尼广场酒店的驿站广场午餐所



带来的乐趣；她通常在转角处的10号餐桌落座，要一份小牛肉薄片，或者是光顾塞纳河左岸的利普啤酒店。在巴黎她还能沉湎于对高档服装的癖好，参观所有的时装展览，有时候还带着卡罗琳娜一块儿去。

不过，尽管卡罗琳娜涉足于高档时尚，但是她却没有母亲的美丽，就连卡罗琳娜自己也说："站在母亲的身边，我看起来简直像一个流浪汉。"她的母亲是如此妩媚动人，如此尽善尽美。格蕾丝可以从早到晚穿着某种纯白的服装，却依然保持纤尘不染。

尽管卡罗琳娜有时候会感到被母亲盖过了锋芒，可如今她也出落得比先前更加标致了，而且正在开始理解她所拥有的权利——她是一名公主，而且生性活泼，社交能力强，富于性感，并执意要尝遍巴黎夜生活的所有欢乐。当卡罗琳娜醉心于她同巴黎人和传媒交往所带来的冲击时，格蕾丝却为她和史蒂芬妮担忧不已。

格蕾丝深知：生活不是一则童话，但她希望给孩子们带去童话。她犹如一只母鸡，甚至在孩子们外出时，也要照应她们。她常常会在凌晨1点打来电话，问问有什么情况。她不喜欢她们抽烟，在这个问题上同她们发生了争执。

1973年5月，格蕾丝回到摩纳哥，成了弗朗科·罗塞里尼执导的影片《驾驶员的座位》世界首映式的贵宾。

到了1974年，她有越来越多的时光在巴黎度过，落脚点是福煦大街上兰尼埃昔日作为单身汉住过的公寓。鉴于她与兰尼埃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我们不得不说，她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

4月份她回到纽约，在林肯中心举行的向希区柯克致敬的盛大集会上，当着2800名观众的面发表了简短演讲。她和希区柯克始终保持着亲

密的关系。虽然希区柯克对她的离去一直痛恨不已，而且从来不愿意提及她的王妃身份，但他对格蕾丝的喜爱根本就无法控制；她也一样，当看着这位人生中的导师逐渐苍老后，她越来越期望能够获得更多与他交谈的机会。

5月份，时值兰尼埃在位25周年纪念。在历时两周的庆典期间，格蕾丝在路易国王二世体育馆的足球场主持了一次得克萨斯式烤全牲比赛，公国的每一位公民都收到了请柬。两个月以后，耗资200万美元新建成的体育俱乐部开张迎客。它设施齐全，顶部可滑动，借以仰观天空的繁星。那年的8月，红十字舞会在新落成的俱乐部举行，包括亨利·福特、格里高列·派克和大卫·尼文在内的名流贵宾，吞咽着鱼子酱、清炖肉汤、牛肉和名贵桃子，大口大口地喝着1969年出产的不含糖的香槟酒。

凡是摩纳哥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格蕾丝总是力争亲临现场，但格蕾丝和兰尼埃在其他方面近乎分居的现状却成了欧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所有的欧洲人都明白，格蕾丝王妃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她与兰尼埃常常一连几个星期，有时候甚至一连几个月都互不见面。

这样的文章是绝不会在摩纳哥面世的，兰尼埃在那里的审查员要对每一种进口刊物实行审查，而且立即让它化为纸浆。它也不可能在法国发表。时至今日，那里的隐私法律仍会对公众人物保护有加——在发表一幅名流并非摄于公共场所的照片前，必须征得该名流的书面同意；如果该名流已不在人世，则要得到他或她的继承人的书面同意。

然而，格蕾丝和兰尼埃的婚姻濒于破裂的故事，现在如野火般地蔓延到整个欧洲。被激怒的格蕾丝亲自着手处理此事，虽然她尽力想要证明这种说法，并亲自写信给那些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主编，但事实上，人人都知道她的婚姻生活已经出现问题了。

4. 女儿的恋爱

格蕾丝不顾一切地热爱和思念好莱坞，但同时显然也被欧洲社会，特别是英国皇家的某些因素所影响，例如它的资深成员之一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即海军部的第一海务大臣、前印度总督、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外孙。她声称，在和兰尼埃结婚前，她的床头柜上一直放着他身穿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当她终于见到蒙巴顿时，将照片的事告诉了他。蒙巴顿被彻底解除了武装，而且从那一时刻起就被她迷住了。

包括菲利普亲王在内，特别是蒙巴顿勋爵，都对格蕾丝表现出一点儿迷恋，格蕾丝却从未屈从过，但是这并没有将蒙巴顿威慑住，或者说浇灭他对她的激情。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年龄太大，与她并不般配的缘故，后来当他的外甥查尔斯也被格蕾丝的风度所折服时，他简直欣喜若狂。


让格蕾丝头痛的大女儿卡罗琳娜与朱诺

菲利普亲王曾在日记里写道："在皇家游艇俱乐部就餐。查尔斯王子过来问我：是否认识格蕾丝。听说我认识，便表示特别想同她见上一面，我允诺安排此事。格蕾丝终于姗姗而来，她坐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与我之间。最初的20分钟，我逮不住插话的机会，因为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接着，轮到我和格蕾丝跳舞，我终于把查尔斯带过来坐在她的身边。他们相处得极为融洽，但我每次

用耳语暗示他邀请她跳舞，他都羞怯得手足无措，也不要求我帮忙。所以，他最后是在不曾向她提出邀请的情况下离开的。”

假如格蕾丝知道16岁的查尔斯王子对她抱有兴趣的话，那么，她准会运用自己所控制的一切，将这种兴趣重新引向她的女儿卡罗琳娜。按照最异想天开的梦想，格蕾丝是希望卡罗琳娜能嫁给查尔斯的，她对英国王室情有独钟。

不管格蕾丝如何期望女儿能与英国皇室联姻，但事实上，世界上的大部分父母都无法左右儿女的爱情走向。那年夏季，卡罗琳娜在巴黎蓬蒂厄路不对外开放的雷吉娜俱乐部里邂逅了花花公子菲利普·朱诺，并与之一见钟情。

这则消息让格蕾丝与兰尼埃大为吃惊。菲利普·朱诺已经37岁了，是一名从事金融业的生意人和网球运动员，常会不以为然地挥拍击球至凌晨四五点钟，然后在早晨8点30分起床，让一切重新开始。

当时的卡罗琳娜才不过20岁，朱诺比她年长17岁，足以做她的父亲。如同格蕾丝以往常有的那样，卡罗琳娜爱上了一个父亲级的人物。他支配欲强烈，固执己见，是一个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的男人，穿着一条紧身裤，而且在不将卡罗琳娜称呼为“胖墩”的时候，嘴里能吐出一长串经过千锤百炼的奉承话，足以将她和几乎每个女人恭维得无从招架。

1977年的8月25日，格蕾丝和兰尼埃宣布卡罗琳娜与朱诺订婚。在宣布此消息的前一天傍晚，格蕾丝打电话给格温·罗宾斯这位如今值得信赖的朋友，恳求她到罗卡吉尔来陪陪她和兰尼埃。“我们需要你上这儿来，我们需要表示同情的朋友。”她说。

格蕾丝曾梦想让卡罗琳娜嫁给王族，就像她本人那样嫁给一位王子，如查尔斯王子，就像她自己所嫁的丈夫。她觉得，卡罗琳娜现在结婚还太

年轻。她希望她拥有一份事业并挖掘她的潜力，而不要与某些在她看来是上流社会浪荡子的人捆绑在一起。

兰尼埃对这场婚姻的看法，即使不是更糟糕的话，也和格蕾丝一样糟糕。格蕾丝写信给唐·理查德森，吐露了兰尼埃不愿意“让他的小千金嫁给任何人”，结果导致其健康每况愈下的秘密。兰尼埃写信给鲁珀特·艾伦称：“出于多种原因，我对卡罗琳娜所作的选择深感不快，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孩子的不幸承担责任是如此地棘手和为难。”

他原本是可以禁止卡罗琳娜嫁给朱诺的，但他又非常害怕如果这样做了，她就会干脆离摩纳哥和家庭而去，不论以何种方式跟他结婚。

订婚之夜，克里斯蒂安·德·马西也在雷吉娜俱乐部。午夜刚过，朱诺独自一人来到这里。他得意地搓着双手，朝着他的巴黎上流社会朋友们宣布：“十拿九稳了！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攻克城堡了。”

“这是一次玩笑。”克里斯蒂安·德·马西在提起此事时曾说，“但朱诺必须终身为此付出代价。人人都踏上了反朱诺之旅。格蕾丝逢人便说：‘现在，至少卡罗琳娜要为她的第二次婚姻作准备了。’有人向兰尼埃打听：未来的女婿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什么都干。’”

这时，婚礼的日期已经定了下来。格蕾丝深知卡罗琳娜是决心要把她和朱诺的这场婚姻进行到底，因此表现出愈演愈烈的暴怒。格蕾丝大发雷霆，兰尼埃也同样如此。所有的在位王室，包括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最后还有大不列颠都一一谢绝了参加婚礼的邀请。随着谢绝信一封接一封地到来，格蕾丝越来越沮丧。查尔斯王子原本是打算来参加婚礼的，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计划。最令格蕾丝大失所望的是，其他的王室人员也纷纷说不。

卡罗琳娜的婚礼来宾名单，虽然较之格蕾丝和兰尼埃结婚时显得更群

星璀璨，但最终前来出席的只有弗兰克·西纳特拉、加利·格兰特、大卫·尼文和格里高列·派克，外加五花八门的前国王和国际社交界的三教九流。在大卫·尼文主持的婚礼前午餐会上，弗兰克·西纳特拉决定演唱《我的路》，词句抒情而不乏阴森之气，表达了感伤之情。这首歌的选唱，也许为婚礼和此后的婚姻生活定下了基调。

1978年6月27日晚10时，在王宫举行的婚礼前舞会上，卡罗琳娜挽着兰尼埃的手臂，合着尼尔·戴蒙德《甜蜜的卡罗琳娜》的曲调步入场中，800名按规定系以白领带的来宾向他们鼓掌致意。兰尼埃和卡罗琳娜首先出场跳了第一段舞，与此同时阿尔贝和格蕾丝也在翩然起舞。接着，轮到了菲利普和卡罗琳娜跳，同时他的父母亲彼此结伴共舞。最后，是格蕾丝与菲利普共舞。与此同时，哪儿也没见到史蒂芬妮公主的踪影：她的固执丝毫没有改变，而她不愿意参加这场婚礼，只是因为自己不愿意换上连衣裙。

卡罗琳娜与朱诺之间倒霉的联姻仅仅维持了两年多一点时间，就注定停滞不前了。归根结底，朱诺还是爱卡罗琳娜的，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只会导致失去她。所以，他情绪非常低落，他们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于是他前往宫廷千方百计要见她一面。但她不在宫中，他就要求见一见格蕾丝。她让他等了五个钟头才去见他，见面以后，她告诉他：卡罗琳娜大概是在英国的什么地方。他提出要她的电话号码，格蕾丝说自己也不知道。

在巴黎和蒙特卡洛，要对死亡的婚姻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为了向新闻传媒和公众掩盖真相，此时已成为格里马尔迪非正式文书的格温·罗宾斯，奉格蕾丝和兰尼埃的新闻官纳迪·拉科斯特之命前去采访卡罗琳娜与朱诺，然后炮制一篇捧场的文章，对他们据称是幸福美满的婚姻大加渲染。但当格温来到朱诺在巴黎的公寓时，所受的震惊非同小可，事情是明摆着的：卡罗琳娜的眼睛布满血丝，看样子已哭泣了好一阵。



亲王风流，只剩王妃。

有一天，卡罗琳娜真的是受够了。她泪流满面地回到家，格蕾丝王妃说："行啦,不回去了。"亲王也随声附和地说："行啦，你以后就别再回去了。"于是卡罗琳娜在家里呆了下来，而前往公寓与朱诺算账的是格蕾丝王妃。虽然没有人看到那一幕，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无疑是精彩的：格蕾丝王妃把属于卡罗琳娜公主的东西统统打包运走，然后扬长而去。

在1980年的10月9日，卡罗琳娜和朱诺获准离婚，公主与花花公子之间的婚姻夭折了。

5. 《剧院街儿童》里的行政人员

格蕾丝在面临女儿即将结婚的同时，还不得不同再一次重返好莱坞影坛的诱惑展开拼搏。她在好莱坞的原代理人杰伊·坎特知道她非常酷爱芭蕾舞，便询问她是否考虑在即将上马的影片《转折点》中出演一个角色。舞蹈家狄狄·罗杰斯——一位为家庭而放弃事业的芭蕾舞女演员，这个角色也许与她像到了极点。格蕾丝读过本子后，觉得实在是棒极了，但又表示，她很可能无法出演。

当格蕾丝观看雪莉·麦克莱因在银幕上塑造的这个原本她也可以饰演的角色时，人们只能想象她苦涩的悔恨。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影片，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影片，拍得非常富有美感。而她在观看影片时，却还硬要表现出自己并不后悔的神情。

在1976年11月，格蕾丝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董事的女性，年薪1万美元，外加每次在好莱坞出席董事会的300美元津贴和其他费用。就在同一年，她飞往那里待了两天，其间出席了11个影片放映会。董事会一年举行4次，这为她离开摩纳哥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借口。她在董事会的任职，一直持续到1981年福克斯影片公司出售给石油大王马文·戴维斯为止。

在董事会上，格蕾丝表现出了自己的别样才华，她感情投入，思考周全，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她像一个思路清晰的女企业家，具有非常灵敏的判断力。所有人都钦佩她，向她征询意见。她拨冗一路从摩纳哥赶过来出席董事会，这并不是一件易事。仅飞行引起的时差综合征，就让人够受的了，难得的是她具有如此健全的业务意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提出

了一个希望个人不介入的想法，但是当别人的意见摆到她面前要她考虑时，她会力求让它们更臻完美，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女性。

她又回到了好莱坞，哪怕只是以行政人员的身份。然后，她在1976年总算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东山再起。俄罗斯舞蹈编导奥列格·布良斯基以列宁格勒闻名遐迩的瓦嘉诺娃舞蹈学院的儿童生活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名为《剧院街儿童》的纪录片。瓦嘉诺娃舞蹈学院的前身就是俄罗斯帝国芭蕾舞学校。

影片摄制完成后，美国制片人埃尔·马克提议插入一段解说词。大家想到了贝蒂·福特、乔安娜·伍德沃德等名人，但是当有人提起格蕾丝·凯利的名字后，大家都一致认同了。剧务组给格蕾丝发去一份电报，她不到三天即回电称：愿意参与解说工作。

格蕾丝带着她的女侍臣前来，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衣着打扮看上去陈旧而过时。她身穿花呢裙、运动衫，头披丝质围巾，几乎没有什么化妆。当她提出先看一下影片的要求时，工作人员高兴地答应了。

除了观看影片外，那一天，格蕾丝还同纪录片导演、27岁的罗马尼亚人罗伯特·多恩海姆见了面，后者回忆说："我几乎不会说英语。我看过《上流社会》和《电话谋杀案》，但在银幕下，在现实生活中，格蕾丝显得大不相同，就像多数女演员一样。她少了些妖娆，更多的是平易近人，非常平易近人。她这个人脾气十分随和，性格开朗，一边看纪录片，一边咯咯笑，甚或放声大笑。于是，我们喝了一点儿伏特加，我知道这笔交易算是做成了。"

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她之所以跃跃欲试，主要是想利用这笔酬劳，在摩纳哥开办一所芭蕾舞学校——这个女人比自己的丈夫更爱这个国家，她事事都表现出了以国家需要为基准的原则，而她的丈夫此时却正沉浸在笙

歌的氛围中。

格蕾丝的解说镜头是在巴黎用了两天时间拍完的。在巴黎歌剧院，剧务人员拍摄了她用法语进行解说的镜头。她显得很生硬，但是却对工作人员极为宽容，并允许他们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还会表现出对错误愧疚的表情。她的这种平易近人令人难以置信。

1978年2月和3月，格蕾丝参加了约翰·卡罗尔为庆祝野生生命年而策划的“鸟类、野兽和鲜花”节目。它首演于匹兹堡，然后赴明尼阿波里、费城、华盛顿、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巡回演出。在匹兹堡，格蕾丝这位从未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喜出望外地接受了杜肯大学授予她的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她迄今接受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学荣誉学位。



第十章 ■
最后的时光

历史总是会惊人地相似：红颜薄命好像是全世界普遍的一种命运，没有人知道死神到底看中了格蕾丝的哪一点，竟然如此匆忙地带走了她。在那一刻，她的美丽、她的优雅，都永远成为了世人缅怀的过往。格蕾丝的生活已然结束，但她的故事却至今没有过时。

1．两个王妃、相同命运

1981年3月9日，格蕾丝在戈德史密斯大厅举行了诗歌朗诵会。正是在那里，刚刚订婚、即将与查尔斯王子结为连理的年轻的戴安娜·斯宾塞小姐，一袭无背带的紧身黑袍，手持一朵红玫瑰，向公众作了首次亮相。查尔斯王子的贴身男仆史蒂芬·巴里看到戴安娜小姐准备以这身装束前去参加舞会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可是，戴安娜小姐，”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说，“也许，这一层您还不知道，王室成员是从来不穿黑衣服的。”听到这番规劝，戴安娜不谙世故地微微一笑，说：“史蒂芬，可现在我还不是



戴安娜与格蕾丝：世界上最著名、也最不幸的两个王妃，命运之神在不同的“仙度瑞拉”身上，上演了同一出剧目。

王室成员呀……”

戴安娜来到戈德史密斯大厅时，受到一群要求亲笔签名和表示祝福的人的围堵，大批摄影师尖声嚷着要她面对他们，好让他们能拍到各自想要的镜头。她被吓得六神无主，赶紧逃进女宾室。她在那里遇见格蕾丝，向她倾吐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惊恐。格蕾丝非但没有安慰她，反而实话实说：“不用担心，亲爱的，事态将变得更加糟糕。”

当然她是对的，戴安娜并没有因为她的直言不讳而生气。“她是多么了不起，多么淡定娴静呵。其实，她的脚下也流淌着一片混水。”戴安娜后来向传记作者安德鲁·莫顿如是吐露。再后来，戴安娜进一步告诉卡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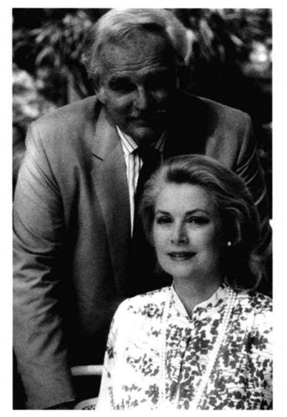
琳娜：她觉得自己跟格蕾丝在心灵上是息息相通的。

现在回想起来，戴安娜的感觉并不错，她与格蕾丝真的有许多共同之处。英国著名笔迹学家德博拉·杰夫在分析格蕾丝和戴安娜的笔迹后声称，她们俩的性格出奇地相似。除了这一事实以外，她们的生活也存在极为显著的相似之处。她们曾经都是年轻、羞涩、美丽的新娘，备受媒体的推崇，两人都通过诱发世界想象力的盛大婚礼仪式，与各自的白马王子缔结姻缘。两人都成为时尚的偶像，两人都为慈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却又像事态发展的那样，此后都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

按照作家迈克尔·桑顿的说法，格蕾丝曾向阿盖尔公爵夫人谈起戴安娜：“怪可怜的人儿。她的婚姻是否能善始善终，我对此抱有深切的怀疑。他们俩毫无共同之处。我觉得他年龄偏大，与她并不般配，而她本人则是非常、非常年轻。”在某种程度上，格蕾丝可能是有资格谈论处于戴安娜年龄的自己，也有资格谈论兰尼埃。

然而格蕾丝和兰尼埃性格各异，他有过不忠行为，她也一样。但尽管如此，与查尔斯和戴安娜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善始善终的，而且还于1981年4月19日在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棕榈泉寓所庆祝了银婚周年纪念。这一时期，西纳特拉已同神采奕奕的金发碧眼女郎芭芭拉·马克斯结为伉俪，后者在外貌上多少有点儿酷似格蕾丝。

那天晚上，加利·格兰特、格里高列·派克、弗兰克和芭芭拉频频举起香槟酒杯，向格蕾丝和兰尼埃敬酒。兰尼埃坐在芭芭拉·西纳特拉的一桌，她后来回忆说：“兰尼埃看来是一个持重而严肃的人，让他吐露心中的肺腑之言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他向格蕾丝敬酒称：她对于他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瞬间，我当然会永远不忘。整个房间里，找不到一双没有湿润的眼睛。格蕾丝抽泣不止。我瞧了一眼加



并不相爱，却不得不一起慢慢变老。

利，他的下巴上也闪耀着泪光。”

4月24日，格蕾丝在贝弗利·希尔顿饭店为杜布诺夫中心筹措资金的聚会上，再次与加利·格兰特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相聚，这一次兰尼埃没有到场。在那天的晚会上，她把莎·莎·嘉宝从人群中拉了出来，并告诉她自己是多么不幸：“亲爱的，我再也见不到朋友们了。我思念好莱坞，我思念你们大家。毕竟我是一个美国人。”

尽管她和兰尼埃在棕榈泉装出一副夫妇俩好像既幸福又和睦的样子，其实他们基本上依然是分居的，他们喜欢各行其是。他们分开的时候，各过各的生活。他们甚至在财务上也是相互独立的。这是一个细微得体的协议。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格蕾丝考虑在曼哈顿购买一套公寓，好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在那儿度过，而此时的她，早已将自己当成了独立的个体。1981年7月29日，她出席了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小姐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婚礼。陪伴在她身边的是阿尔贝，因为兰尼埃“身体欠佳”。在伦敦逗留期间，她和阿尔贝曾作为女王的客人前往白金汉宫。

所有参加婚礼的其他宾客，都赠送了堪称奢华的礼品：里根总统送的是一个施托伊本玻璃碗，上面雕刻着贵族、总统和十字军战士的图像；沙特阿拉伯王储送的是钻石和蓝宝石；而摩纳哥亲王和王妃赠给未来英伦王及其新娘的结婚礼物，只是一个银质画框。

2．美人迟暮的悲哀

1980年春季，她到弗内斯的卡文迪什勋爵和夫人那格局宏伟的寓所霍尔克庄园度过了两个星期，这所庄园以布局整齐、缤纷多彩得摄人心魄的花圃而闻名遐迩。在那里，她为卡文迪什家的玫瑰展剪了彩。但是人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年轻时在她身上频频出现的个性之美已经消失了，而她变得越来越讨厌在大庭广众面前频频亮相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活动。

11月，格蕾丝赴伦敦为《我的花卉书》进行宣传，那是她和格温·罗宾斯合作撰写的，她一直想要写一本与花卉有关的书籍。英国深孚众望的影评家亚历山大·沃尔克对格蕾丝进行了采访，她显然表现出一定的警觉。沃尔克问她是否依然在考虑重返影坛，她的反应是极其发人深省的。她用异常沉稳的目光注视着沃尔克，然后开口说：“哦，我的上一部影片《上流社会》是在26年前拍摄的。”接着，她提高了嗓门，“现在恐怕我得离开你们了。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在追赶什么。我手边要干的事可不少，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冷冷的谈话有点儿僵化，俨然成为一瞬间的告别仪式，但接下来，她的态度趋于转暖，并表现出了愿意接受采访的意愿。这也正是格蕾丝王妃的文明之处，它构成了所有的面纱中最不易被刺穿的部分——较之铁制百叶窗更胜一筹的保护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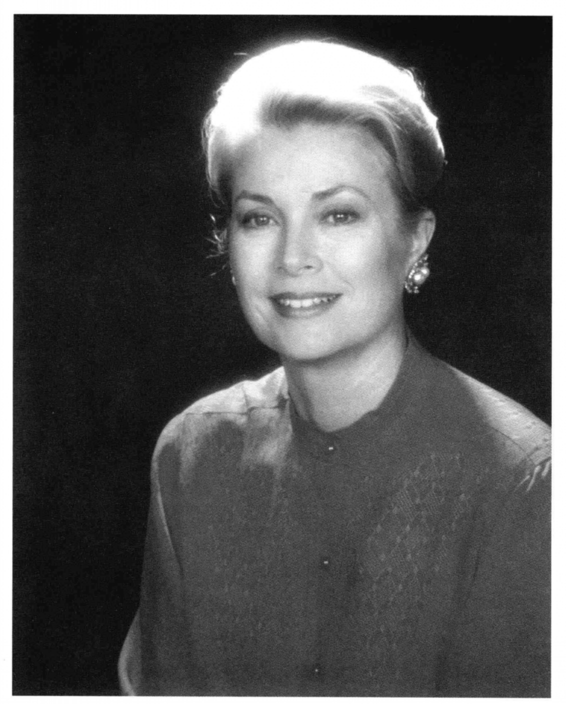
格蕾丝一向不喜欢新闻传媒，不愿成为它们追逐和猎奇的对象，憎恨直面诸多传媒的拘泥于形式的活动。她惧怕到公共场所参与重大的聚会。没有什么比站直身子同上千人逐一打招呼更让她深恶痛绝的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仿佛是一个童话，挺好玩的，当你日复一日地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变得单调乏味。过了一阵以后，就会变成不得不作如是观的例行公事。

正如格蕾丝的女侍臣弗吉尼娅·加利科所说的那样，时至1981年，格蕾丝已是心力交瘁。她拿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开玩笑，太多的时光是在飞机上度过的。回到宫廷里，她又面临着许多压力。秘书向她问这问那，一切都必须安排妥当。偶尔，她也会获得片刻的休息时间，便坐在椅子上编织些什么，而这样的休息时间总是被轻易打断。

1981年美国广播公司打算筹拍一部以反映格蕾丝的生平为内容、由谢丽尔·拉德主演的传记片。格蕾丝获悉后深感不安，便同弗兰克·西纳特拉联系，求他帮助予以阻止。

一切尝试归于失败的时候，摩纳哥宫廷发表了一则声明：“王妃对这一计划深感不快。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谢丽尔与格蕾丝在长相上毫无酷肖之处。”不过这部电视电影还是拍了出来，接着在格蕾丝去世后进行了播放。

这年的圣诞节，格蕾丝是跟兰尼埃、子女、加利·格兰特和弗洛·科勒斯一起在摩纳哥度过的。新年期间，她和兰尼埃赴曼谷作了一次难得的



美人迟暮

旅行，并在东方国家逗留。后来有小报宣称：消息灵通人士听到了他们俩激烈的争吵声。

她已经开始生命中的第五个十年了。无论何时感到不快，她都会开车越过边界，去意大利面馆大快朵颐，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她的体重正在增加。她和其他的女人一样，很在意自己的身材问题，她不停地向友人打听，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正常起来。与此同时，还展开了一场与体重拼搏的竞争。

她一方面尽量严格节食，一方面每天早晨在健身脚踏车上度过15分钟。两年后，她与朋友弗洛·科莱斯在达拉斯的温室度过了一个星期，体重有所减轻，但没能保持住这个态势。最主要的是，她深知自己的青春韶华已流逝。对于男人来说，50岁是一个绝妙的年龄，而对于女人来说，则是酷刑，是末日。格蕾丝更有这种感觉，毕竟，美人迟暮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岁月狠狠一拳朝她击来，令她措手不及。

在随后的岁月里，她更加表现出自己对于这种衰老的忌讳：她的头发有些部位很稀疏，只要是见人，她便非戴头套不可。

在格蕾丝去世的前一个晚上，格温同她通电话进行交谈。格蕾丝说："我现在变得如此肥胖，对自己简直有一种恐怖感。"当时她正在经历着更年期，每当她勉为其难地也对此开开玩笑的时候，总会称之为"愤怒的定律"。她对格温说："我就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躯体，它简直太可怕了。"很明显，她并不愿意接受自己正在衰老这个事实。

在人生中的最后几年里，格蕾丝越来越多地在各地飞行穿梭。1980年2月，格蕾丝应威廉·巴克利的要求飞往罗马，与大卫·尼文合作做一档有关西斯廷教堂的电视节目，在节目里诵读选自《圣经》的一段文字。可是，尽管她看上去像以往那样光彩照人，却没有一家电视联播公司出价竞



买这个节目。

她从来不是一个沉湎于自艾自怜的人，也从来不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当她在同一年获知美国黑人表演艺人约瑟芬·贝克因破产而失去“马伦德”，即收容世界各地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儿童的彩虹部落之家时，便设法同她取得联系，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改在摩纳哥外的罗克布伦为约瑟芬和儿童们购买了一幢别墅。

约瑟芬·贝克未办正式手续的养子让·克洛德·贝克说：“作为一名白人美国人，作为蒙特卡洛红十字会主席，格蕾丝王妃对美国白人虐待美国黑人的恶行深感愧疚，便伸出双手帮助一名黑人女性。格蕾丝王妃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她在约瑟芬身上看到一位艺人了不起的品德。”

3. 摩纳哥之殇

1982年9月10日，罗伯特·多恩海姆来到罗卡吉尔看望格蕾丝的时候，她始终在诉说伤风和过敏症状。她情绪低落，愁闷不堪，整个周末，她和史蒂芬妮展开了一场极糟糕的争论。原来，年方17岁的史蒂芬妮决意要和她的男友、演员让·保罗·贝尔蒙多之子、赛车驾驶员保罗·贝尔蒙多同居。

身为高贵的格里马尔迪家族中的一员，史蒂芬妮比她的姐姐卡罗琳娜更加叛逆。这个自小受到父母溺爱的孩子从来听不进去他人的规劝。或许是因为身在叛逆期，或许是因为真的追求自由的生活，她总是对母亲的建议嗤之以鼻。格蕾丝曾经多次向朋友抱怨说，自己对史蒂芬妮毫无办法，她甚至连坐下来听自己说话的耐心都没有。

在车祸发生前的一段时间，格蕾丝准备将史蒂芬妮送到巴黎的一所设计学院学习，但是在临行前，史蒂芬妮竟然又告诉母亲说，她不想再去那里。

这件事让格蕾丝大为头痛，同时也使母女的关系到达了最紧张的阶段。

当时的格蕾丝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她胸闷、感冒、头痛，那天，她与史蒂芬妮一同驾车外出。本来，她可以选择让司机来开车，可她或许太过于珍惜自己与女儿独处的时间——毕竟，史蒂芬妮越来越讨厌与自己在一起了，这对于所有的母亲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在司机未到来之前，便决定要自己开车。

她开的是辆罗孚3500型汽车，是兰尼埃在1972年给她的，之前她驾驶着它已经出过一次事故，她讨厌开这辆车。由于从12岁开始就一直备受令人眩晕的头痛之苦，她几乎从来不开车，罗孚的行驶记录几乎是零。

1982年9月13日上午9时30分，格蕾丝迈步踏进了明媚的阳光，跨进了罗孚车，转动了方向盘。她心情焦灼、紧张不安，她厌恶开车，特别是沿途绕着一个特定的转弯处行驶——在这个转弯处，罗孚将会被撞毁，然后迅猛地从悬崖上跌落下去，里面坐着格蕾丝和史蒂芬妮。

在去世前不久，格蕾丝曾带着格温·罗宾斯开车路过同样的转弯处。当时格蕾丝说："要知道，亲爱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这儿遭遇一场可怕的事故的。"

她终其一生始终被令人不安的预兆所困扰，也为灵光乍现的未来所忧虑。她相信，自己是一个通灵的人，也会定期找心灵学家咨询。

70年代中期，她向美国最著名的心灵学家之一弗兰克·安德鲁斯作过咨询。咨询是在安德鲁斯位于曼哈顿穆尔贝利大街的寓所里进行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格蕾丝表示还有一个问题。"我向来总有一种预感，那就是自己将会死于一场车祸，"她说，"会是这样吗？"

弗兰克·安德鲁斯沉吟了片刻。"您真的想知道吗？"

"是的，"她说，"是的，我真的很想知道。"



她是影后，她是王妃，她是母亲，她是妻子，但在后半生，她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做回自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是否将会死于一场车祸，哎，我无法明言。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不改变膳食习惯和饮酒嗜好，那么，你很容易患中风或者心力衰竭，而那种情形有可能是在车祸时发生的。"

尽管她对驾车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尽管存在她将死于车祸的预感，格蕾丝那天还是转动方向盘驱车而去。

她也希望自己活下去。因为尽管她感到失望——人到中年、兰尼埃的不忠、卡罗琳娜和史蒂芬妮令她面对诸多的问题，可是格蕾丝还是热爱生活的。她的确预感自己将会死于一场车祸，但不是在当时，也不会那么行色匆匆。毕竟，她一向是幸运的。

的确，格蕾丝·凯利天生是幸运的。她是一名仪态完美、才华横溢的女演员，也是一名具有超凡性感魅力的女性，优雅、时尚、睿智，再加上教养、财富和风度，她的每一个追求到头来总是会梦想成真。她经历过多姿多彩的生活：费城女继承人、好莱坞银幕女神、摩纳哥王妃、女儿、妻子和母亲。而所有这一切，尽管有时候好像并不快乐，她却一向是幸运的。

她在去世前五个月这样说过："没有人会喜欢日趋衰老的想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态，而不是心烦意乱的问题。在开始这儿疼痛、那儿不适而被迫削减或调整自己的活动以前，你是不会感到老之将至的。那种症状并没有在我的身上出现，还没有。我是幸运的，也期待着命运今后带来的一切。"

1982年9月14日中午12时，兰尼埃亲王准许关闭维持摩纳哥王妃生命的机器。

当天晚上10时35分，格蕾丝被宣布香消玉殒。

从1929年11月12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费城，这个美丽的女人在演绎

了精彩的一生之后，在1982年9月14日，死于那个带给了自己无限痛苦与快乐的小国摩纳哥。

我们不得不说，红颜薄命这句话为美好的人和事的不幸逝去，披上了一层凄美的轻纱，格蕾丝王妃车祸去世的消息使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有人并不相信这个消息，有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或许这个美丽女人的一生，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是一部过于美丽的童话，她的一生光彩照人、绚丽多姿，甚至连突然发生的死亡也如同童话中注定的一部分一般。

格蕾丝·凯利已然离开，但是童话却并没有结束，而是给人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更多的则是怀念。

致 谢

为了给读者们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动人的格蕾丝·凯利，本书选用了部分历史图片。由于这些图片年代久远，拍摄者又遍及世界各地，所以我们未能及时联系版权所有者并支付费用，希望相关版权所有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可发邮件至oakpku@hotmail.com，也可致电010-84497968），我们将按相关规定支付费用，在此向你们表示深深歉意与感谢。

作 者